

目录

增一阿含經增上品（六）	1
增一阿含經等趣四諦品（四）	2
增一阿含經馬血天子問八政品（五）	3
增一阿含經馬血天子問八政品（六）	7
雜阿含經（一二四八）	8
雜阿含經（九三七至九三九）	10
雜阿含經（一〇七九）	13
雜阿含經（一一七二至一一七五）	15
雜阿含經（一一七七）	23
雜阿含經（一二四九）	24
雜阿含經（一二六一）	26
雜阿含經（五六八）	28
雜阿含經（五七六至五九一）	30
雜阿含經（五九六至六〇三）	43
雜阿含經（九九五至九九八）	49
雜阿含經（一〇〇〇至一〇二二）	52
雜阿含經（一二六六至一二七七）	67
雜阿含經（一二七九至一三〇五）	80
雜阿含經（一三〇九至一三一八）	103
雜阿含經（一一一六）	110
雜阿含經（一〇七八）	110
雜阿含經（一三二四）	112
雜阿含經（一三二六）	114
雜阿含經（一三二九）	116
雜阿含經（一三三六至一三四六）	121
雜阿含經（一三四九至一三五二）	130
雜阿含經（一三四七至一三四八）	132
雜阿含經（一三五三至一三六二）	133

雜阿含經（一〇二三至一〇三八）	139
雜阿含經（一一二二）	154
雜阿含經（一一六二至一一六三）	156
雜阿含經（一一六四）	157
增一阿含經增上品（九）	159
增一阿含經等趣四諦品（二）	160
增一阿含經五王品（一）	163
增一阿含經苦樂品（六）	166
中阿含經業相應品師子經.....	169
雜阿含經（八七三）	174
雜阿含經（八七四）	174
雜阿含經（九〇九）	175
雜阿含經（九一七至九二三）	176
雜阿含經（九九〇至九九一）	183
雜阿含經（一一三九至一一四〇）	187
雜阿含經（一〇八四至一〇九〇）	189
雜阿含經（一〇九五至一一〇三）	194
佛說大乘戒經.....	202
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	204
佛說略教誡經.....	209
佛說法受塵 chén 經.....	211
佛說九橫經.....	212
佛說五恐怖世經.....	213
佛說獠狗經.....	214
佛說群牛譬經.....	217
佛說大魚事經.....	219
大寶積經寶梁聚會.....	220
沙門品第一.....	220
比丘品第二.....	225

旃陀羅品第三.....	228
營事比丘品第四.....	232
阿蘭若比丘品第五.....	235
乞食比丘品第六.....	238
糞掃衣比丘品第七.....	240

增一阿含經增上品（六）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猶如四大毒蛇極為凶暴，舉著一函中。若有人從四方來，欲令活、不求死，欲求樂、不求苦，不愚不闇，心意不亂，無所繫屬。

「是時，若王、若王大臣喚此人而告之曰：『今有四大毒蛇極為兇暴，汝今當隨時將養沐浴令淨，隨時飲食無令使乏，今正是時，可往施行。』是時，彼人心懷恐懼，不敢直前，便捨，馳走莫知所湊深。復重告彼人作是語：『今使五人皆持刀劍而隨汝後，其有獲汝者，當斷其命，不足稽遲。』

「是時，彼人畏四大毒蛇，復畏五人捉持刀劍者，馳走東西，不知如何？復告彼人曰：『今復使六怨家使隨汝後，其有得者當斷其命；欲所為者可時辦之。』是時，彼人畏四大毒蛇，復畏五人持刀杖者，復畏六怨家，便馳走東西，彼人若見空墟之中，欲入中藏。若值空舍，若破牆間無堅牢處，若見空器，盡無所有，若復有人與此人親友，欲令免濟，便告之曰：『此間空閑之處多諸賊寇，欲所為者今可隨意。』

「是時，彼人復畏四大毒蛇，復畏五人持刀杖者，復畏六怨家，復畏空墟村中，便馳走東西。彼人前行，若見大水極深且廣，亦無人民及橋梁可度得至彼岸，然復彼人所立之處多諸惡賊。是時，彼人作是思惟：『此水極為深廣，饒諸賊寇，當云何得度彼岸？我今可集聚材木草囊作棧，依此棧從此岸得至彼岸。』是時，彼人便集薪草作棧已，即得至彼岸，志不移動。

「諸比丘當知，我今作喻，當念解之。說此義時，為何義？言四毒蛇者，即四大是也。云何為四大？所謂地種、水種、

火種、風種，是謂四大。五人持刀劍者，此是五盛陰也。云何為五？所謂色陰、痛陰、想陰、行陰、識陰是也。六怨家者，欲愛是也。空村者，內六入是也。云何為六？所謂六入者，眼入、耳入、鼻入、口入、身入、意入。

「若有智慧者而觀眼時，盡空無所有，亦不牢固；若復觀耳、鼻、口、身、意時，盡空無所有，皆虛、皆寂，亦不牢固。云水者，四流是也。云何為四？所謂欲流、有流、無明流、見流。大棧者，賢聖八品道是也。云何為八？正見、正治、正語、正方便、正業、正命、正念、正定，是謂賢聖八品道也。水中求度者，善權方便精進之力也。此岸者，身邪也；彼岸者，滅身邪也。此岸者，阿闍世國界也；彼岸者，毘沙王國界也。此岸者，波旬國界也；彼岸者，如來之境界也。」

是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等趣四諦品（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日初出之時，人民之類普共田作，百鳥悲鳴，嬰孩哀喚。我今，比丘當知，此是譬喻，當解其義。此義云何當解？若日初出之時，此譬如來出世。人民之類普共田作，此譬如檀越施主，隨時供給衣被、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百鳥悲鳴者，此高德法師之喻，能與四部之眾說微妙之法。嬰孩喚呼者，此弊魔波旬之喻。是故，諸比丘！如日初出，如來出世，除去闇冥，靡不照明。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馬血天子問八政品（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船筏譬喻，汝等善思念之，戢在心懷。」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諸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云何名為船筏譬喻？若汝等行路為賊所擒，當執心意，無起惡情；當起護心，遍滿諸方所，無量無限不可稱計，持心當如地，猶如此地亦受於淨，亦受於不淨，屎尿穢惡皆悉受之，然地不起增減之心，不言此好、此醜。汝今所行亦當如是，設為賊所擒獲，莫生惡念，起增減心。亦如地、水、火、風，亦受於惡，亦受於好，都無增減之心；起慈、悲、喜、護之心，向一切眾生。所以然者，行善之法猶可捨之，何況惡法而可翫習。如有人遭恐難之處，欲度難處至安隱之處，隨意馳走，求其安處。彼見大河極為深廣，亦無船、橋而可得渡至彼岸者；然所立之處極為恐難，彼岸無為。」

「爾時，彼人思惟方計：『此河水極深且廣，今可收拾材木草葉，縛筏求渡，依此筏已，從此岸得至彼岸。』爾時，彼人即收拾材木草葉，縛筏而渡，從此岸至彼岸。彼人已渡岸，復作是念：『此筏於我，多所饒益，由此筏得濟厄難，從有恐之地，得至無為之處。我今不捨此筏，持用自隨。』云何，比丘！彼人所至到處，能用此筏自隨乎？為不能耶？」

諸比丘對曰：「不也。世尊！彼人所願，今已果獲，復用筏自隨乎？」

佛告比丘：「善法猶可捨，何況非法。」

爾時，有一比丘白世尊言：「云何當捨於法，而況非法？我等豈非由法學道乎？」

世尊告曰：「依憍慢滅憍慢、慢慢、增上慢、自慢、邪見慢、慢中慢、增上慢，以無慢滅慢慢，滅無慢、正慢，滅邪慢、增上之慢，盡滅四慢。我昔未成佛道，坐樹王下時，便生此念：『欲界之中誰最豪貴，我當降伏？』此欲界之中，天及人民，皆悉靡伏。時，我復重作是念：『聞有弊魔波旬，今當與彼戰。』以降波旬，一切憍慢豪貴之天，一切靡伏。時我，比丘！於座上笑，使魔波旬境界皆悉震動。」

虛空之中聞說偈聲：

「『捨真淨王法， 出家學甘露，
 設剋廣願者， 空此三惡趣。
 我今集兵眾， 瞻彼沙門顏，
 設不用我計， 執脚擲海表。』

「是時，弊魔波旬瞋恚熾盛，即告師子大將曰：『速集四部之眾，欲往攻伐沙門！又當觀察為有何力勢，堪任與我共戰鬪耶？』我爾時復更思惟：『與凡人交戰猶不默然，何況欲界豪貴者乎？要當與彼少多爭競。』時我，比丘！著仁慈之鎧，手執三昧之弓、智慧之箭，俟彼大眾。是時，弊魔、大將兵眾十八億數，顏貌各異，猿猴、師子來至我所。

「爾時，羅刹之眾，或一身若干頭，或有數十身而共一頭，或兩肩有三頸，當心有口，或有一手；或有兩手者；或復四手；或兩手擎頭，口銜死蛇，或頭上火然，口出火光；或兩手擘口，欲前噉之；或披腹相向，手執刀劍，擔持戈矛；或執舂杵；或擔山、負石、擔持大樹者；或兩脚在上，頭在下；或乘象、師子、虎、狼、毒虫；或步來者；或空中飛。是時，弊魔將爾許之眾，圍遶道樹。

「時，魔波旬在我左側而語我曰：『沙門速起。』時我，比丘！默然不對。如是再三。魔語我曰：『沙門畏我不乎？』我告之曰：『我今執心無所畏懼。』時波旬曰：『沙門！頗見我四部之眾耶？然汝一己，無有器械兵刃，禿頭露形，著此三衣，復言：「吾無所畏。」』

「爾時，我向波旬，便說此偈：

「『仁鎧三昧弓， 手執智慧箭，
 福業為兵眾， 今當壞汝軍。』

「時，魔波旬復語我曰：『我於沙門多所饒益。設不從我語者，正爾取汝，灰滅其形。又復沙門！顏貌端政，年壯可美，出處剎利轉輪王種，速起此處，習於五樂，我當將和使汝得作轉輪聖王。』時，我復報波旬曰：『汝所說者，無常變易，不得久住。亦當捨離，非吾所貪。』時，弊魔波旬復語我曰：『沙門！今日為何所求？志願何物？』時我報曰：『吾所願者，無憂畏處，安隱恬泊，涅槃城中；使此眾生流浪生死，沈翳苦惱者，導引正路。』

「魔報我曰：『設今沙門不速起乎坐者，當執汝腳，擲著海表。』時我報波旬曰：『我自觀察天上、人中，魔、若魔天、人、若非人，及汝四部之眾，不能使吾一毛動。』魔報我曰：『沙門！今日欲與吾戰乎？』我報之曰：『思得交戰。』魔報我曰：『汝怨是誰？』我復報曰：『憍慢者是。增上慢、自慢、邪慢、慢中慢、增上慢。』魔語我曰：『汝以何義滅此諸慢？』時我報曰：『波旬當知，有慈三昧、悲三昧、憇三昧、護三昧、空三昧、無願三昧、無相三昧，由慈三昧，辦悲三昧；緣悲三昧，得喜三昧；緣喜三昧，得護三昧。由空三昧，得無願三昧；因無願三昧，得無相三昧。以此三三昧之力，與汝共戰。行盡則苦盡，苦盡則結盡，結盡則至涅槃。』

「魔語我曰：『沙門！頗以法滅法乎？』時我報曰：『可以法滅法。』魔問我言：『云何以法滅法？』時我告曰：『以正見滅邪見，以邪見滅正見；正治滅邪治，邪治滅正治；正語滅邪語，邪語滅正語；正業滅邪業，邪業滅正業；正命滅邪命，邪命滅正命；正方便滅邪方便，邪方便滅正方便；正念滅邪念，邪念滅正念；正定滅邪定，邪定滅正定。』魔語我曰：『沙門！今日雖有斯語，此處難剋也。汝今速起，無令吾擲著海表。』

「時，我復語波旬曰：『汝作福，唯有一施，今得作欲界魔王；我昔所造功德，無能稱計。汝今所說，方言甚難耶！』波旬報曰：『今所作福，汝今證知；汝自稱說造無數福，誰為證知？』時我，比丘！即伸右手以指案地，語波旬：『我所造功德，地證知之。』我當說此語，是時地神從地涌出，叉手白言：『世尊！我當證知。』地神語適訖，時魔波旬愁憂苦惱，即退不現。

「比丘！當以此方便知之，法猶尚滅，何況非法。我長夜與汝說一覺喻經，不錄其文，況解其義。所以然者，此法玄邃，聲聞、辟支佛所修此法者，獲大功德，得甘露無為之處。彼云何名為乘筏之喻？所謂依慢滅慢，慢已滅盡，無復諸惱亂想之念。猶如野狸之皮極修治之，以手拳加之，亦無聲響，無堅[革*印]處。此亦如是，若比丘慢盡，都無增減。是故，我今告汝等曰：『設為賊所擒獲者，勿興惡念，當以慈心遍滿諸方，猶如彼極柔之皮，長夜便獲無為之處。』如是，比丘！當作是念。」

當說此法時，於彼坐上，三千天子諸塵垢盡，得法眼淨；六十餘比丘還捨法服，習白衣行；六十餘比丘漏盡意解，得法眼淨。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馬血天子問八政品（六）

聞如是：

一時，佛在摩竭國神祇恒水側，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猶如摩竭牧牛人愚惑，少智慧，意欲從恒水此岸，渡牛至彼岸，亦復不觀彼此之岸深淺之處，便驅牛入水，先渡瘦者，又犢尚小，在水中央，極為羸劣，不能得至彼岸。復次，渡中流之牛不肥不瘦，亦不得渡，於中受其苦惱。次復，渡極有力者，亦在水中，受其困厄。

「今我眾中比丘亦復如是，心意闇鈍，無有慧明，不別生死位，不別魔之橋船，意欲渡生死之流，不習於禁戒之法，便為波旬得其便也。從邪道求於涅槃，望得滅度，終不果獲。自造罪業，復墮他人著罪中。猶摩竭牧牛人點慧多智，意欲渡牛至彼此之岸，先觀察深淺之處，前渡極盛力牛到彼岸；次渡中流之牛，不肥不瘦，亦得渡至彼岸；次渡極羸者，亦渡無他，小犢尋從其後而濟渡無為。

「比丘！如來亦復如是，善察今世、後世，觀生死之海，魔之徑路，自以八正道度生死之難。復以此道度不度者，猶如道牛之正；一正，餘者悉從。我弟子亦復如是，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於現法中以身作證而自遊化，度魔境界至無為處。亦如彼有力之牛渡彼恒水得至彼岸。我聲聞亦復如是，斷五下結，成阿那含，於彼般涅槃不還來此間，度魔境界至無為處。如彼中流之牛，不肥不瘦，得渡恒水而無疑難。我弟子亦復如是，斷三結使，婬、怒、癡薄，成斯陀含，來至此世，盡於苦際，斷魔境界至無為之處。如彼瘦牛將諸小犢得渡彼恒水，我弟子亦復如是，斷結使，成須陀洹，必至得度，度魔境界，度生死之難。如彼小犢從母得渡。我弟子亦復如是，持信

奉法，斷魔諸縛，至無為處。」

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魔王所應獲， 不究生死邊，
如來今究竟， 世間現慧明。
諸佛所覺了， 梵志不明曉，
猶涉生死岸， 兼度未度者。
今此五種人， 及餘不可計，
欲度生死難， 盡佛威神力。」

「是故，比丘！當專其心，無放逸行，亦求方便，成賢聖八品之道；依賢聖道已，便能自度生死之海。所以然者，猶如彼愚牧牛之人，外道梵志是也，自溺生死之流，復墮他人著罪中。彼恒水者，即是生死之海也。彼黠慧牧牛者，如來是也；度生死之難，由聖八品道。是故，比丘！當求方便，成八聖道。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二四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摩竭提國有牧牛者，愚癡無慧，夏末秋初，不善觀察恒水此岸，亦不善觀恒水彼岸，而馱群牛峻岸而下，峻岸而上，中間洄復，多起患難。諸比丘！過去世時，摩竭提國有牧牛人，不愚不癡者，有方便慧，夏末秋初，能善觀察恒水此岸，亦善觀察恒水彼岸，善度其牛，至平博山谷好水草處。彼初度時，先度大牛能領群者，斷其急流。次馱第二多力少牛，隨後而度，然後第三馱羸小者，隨逐下流，

悉皆次第安隱得度。新生犢子愛戀其母，亦隨其後，得度彼岸。

「如是，比丘！我說斯譬，當知其義。彼摩竭提牧牛者，愚癡無慧；彼諸六師富蘭那等亦復如是，習諸邪見，向於邪道。如彼牧牛人愚癡無慧，夏末秋初，不善觀察此岸彼岸，高峻山嶮，從峻岸下，峻岸而上，中間洄洑，多生患難。如是六師富蘭那等愚癡無慧，不觀此岸，謂於此世；不觀彼岸，謂於他世；中間洄洑，謂境諸魔，自遭苦難。彼諸見者，習其所學，亦遭患難。

「彼摩竭提善牧牛者，不愚不癡，有方便慧，謂如來、應、等正覺。如牧牛者善觀此岸，善觀彼岸，善度其牛，於平博山谷，先度大牛能領群者，橫截急流，安度彼岸。如是我聲聞能盡諸漏，乃至自知不受後有。橫截惡魔世間貪流，安隱得度生死彼岸。

「如摩竭提國善牧牛者，次度第二多力少牛，截流橫度。如是我諸聲聞斷五下分結，得阿那含，於彼受生，不還此世，亦復斷截惡魔貪流，安隱得度生死彼岸。

「如摩竭提國善牧牛者，馭其第三羸小少牛，隨其下流，安隱得度。如是我聲聞斷三結，貪、恚、癡薄，得斯陀含，一來此世，究竟苦邊，橫截於彼惡魔貪流，安隱得度生死彼岸。

「如摩竭提國善牧牛者，新生犢子愛戀其母，亦隨得度。如是我聲聞斷三結，得須陀洹，不墮惡趣，決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邊，斷截惡魔貪流，安隱得度生死彼岸。」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此世及他世，	明智善顯現，
諸魔得未得，	乃至於死魔。
一切悉知者，	三藐三佛智，
斷截諸魔流，	破壞令消亡。

開示甘露門， 顯現正真道，
心常多欣悅， 逮得安隱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九三七至九三九）

（九三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毘舍離獼猴池側重閣講堂。時，有四十比丘住波梨耶聚落，一切皆修阿練若行、糞掃衣、乞食，學人未離欲，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

爾時，世尊作是念：「此四十比丘住波梨耶聚落，皆修阿練若行、糞掃衣、乞食，學人未離欲，我今當為說法，令其即於此生不起諸漏，心得解脫。」

爾時，世尊告波梨耶聚落四十比丘：「眾生無始生死，無明所蓋，愛繫其頸，長夜生死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諸比丘！於意云何？恒水洪流趣於大海，中間恒水為多？汝等本來長夜生死輪轉，破壞身體流血為多？」

諸比丘白佛：「如我解世尊所說義，我等長夜輪轉生死，其身破壞流血甚多，多於恒水百千萬倍。」

佛告比丘：「置此恒水，乃至四大海水為多？汝等長夜輪轉生死，其身破壞血流為多？」

諸比丘白佛：「如我解世尊所說義，我等長夜輪轉生死，其身破壞流血甚多，踰四大海水也。」

佛告諸比丘：「善哉！善哉！汝等長夜輪轉生死，所出身血甚多無數，過於恒水及四大海。所以者何？汝於長夜，曾生象中，或截耳、鼻、頭、尾、四足，其血無量。或受馬身，駝、

驢、牛、犬諸禽獸類，斷截耳、鼻、頭、足四體，其血無量，汝等長夜或為賊盜，為人所害，斷截頭、足、耳、鼻，分離四體，其血無量。汝等長夜身壞命終，棄於塚間，膿壞流血，其數無量，或墮地獄、畜生、餓鬼，身壞命終，其流血出亦復無量。」

佛告比丘：「色為是常，為非常耶？」

比丘白佛：「無常。世尊！」

佛告比丘：「若無常者，是苦耶？」

比丘白佛：「是苦。世尊！」

佛告比丘：「若無常、苦者，是變易法，聖弟子寧復於中見是我、異我、相在不？」

比丘白佛：「不也，世尊！」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佛告比丘：「若所有色，過去、未來、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如是如實知。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聖弟子如是觀者，於色厭離，於受、想、行、識厭離；厭已不樂，不樂已解脫，解脫知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佛說是法時，四十比丘波梨耶聚落住者不起諸漏，心得解脫。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三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以來，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

佛告諸比丘：「於意云何？恒河流水，乃至四大海，其水為多？為汝等長夜輪轉生死，流淚為多？」

諸比丘白佛：「如我解世尊所說義，我等長夜輪轉生死，流淚甚多，過於恒水及四大海。」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汝等長夜輪轉生死，流淚甚多，非彼恒水及四大海。所以者何？汝等長夜喪失父母、兄弟、姊妹、宗親、知識，喪失錢財，為之流淚，甚多無量。汝等長夜棄於塚間，膿血流出，及生地獄、畜生、餓鬼。諸比丘！汝等從無始生死，長夜輪轉，其身血淚甚多無量。」

佛告諸比丘：「色為常耶？為無常耶？」

比丘白佛：「無常。世尊！」

佛告比丘：「若無常者，是苦耶？」

比丘白佛：「是苦。世尊！」

佛告比丘：「若無常、苦者，是變易法，多聞聖弟子寧於其中見我、異我、相在不？」

比丘白佛：「不也，世尊！」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諸比丘！聖弟子如是知、如是見，乃至於色解脫，於受、想、行、識解脫，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三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於無始生死，無明所蓋，愛繫其頸，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

佛告諸比丘：「於意云何？恒河流水及四大海，其水為多，汝等長夜輪轉生死，飲其母乳為多耶？」

比丘白佛：「如我解世尊所說義，我等長夜輪轉生死，飲其母乳，多於恒河及四大海水。」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汝等長夜輪轉生死，飲其母乳，多於恒河及四大海水。所以者何？汝等長夜或生象中，飲其母乳，無量無數。或生駝、馬、牛、驢諸禽獸類飲其母乳，其數無量。汝等長夜棄於塚間，膿血流出，亦復無量。或墮地獄、畜生、餓鬼，髓血流出，亦復如是。比丘！汝等無始生死輪轉已來，不知苦之本際。云何？比丘！色為常耶？為無常耶？」

比丘白佛：「非常。世尊！」

「乃至聖弟子於五受陰觀察非我、非我所，於諸世間得無所取；不取已，無所著，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〇七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異比丘於後夜時至搗補河邊，脫衣置岸邊，入水洗浴。浴已，還上岸，著一衣，待身乾。

時，有一天子放身光明，普照搗補河側，問比丘言：「比丘！比丘！此是丘塚，夜則起烟，晝則火然，彼婆羅門見已而作是言：『壞此丘塚，發掘者智，持以刀劍。』又見大龜，婆羅門見已，作是言：『除此大龜，發掘者智，持以刀劍。』見有鼈，婆羅門見已，作此言：『却此鼈，發掘者智，持以刀劍。』見有肉段，彼婆羅門見已，作是言：『除此肉段，發掘者智，持以刀劍。』見有屠殺，婆羅門見已，作是言：『壞是屠殺處，發掘者智，持以刀劍。』見有楞耆，彼婆羅門見已，作是言：『却

此楞耆，發掘者智，持以刀劍。』見有二道，彼婆羅門見已，作是言：『除此二道，發掘者智，持以刀劍。』見有門扇，婆羅門見已，作是言：『却此門扇，發掘者智，持以刀劍。』見有大龍，婆羅門見已，作是言：『止！勿却大龍，應當恭敬。』比丘！汝來受此論，往問世尊，如佛所說，汝隨受持。所以者何？除如來，我不見世間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於此論心悅樂者，若諸弟子從我所聞，然後能說。」

爾時，比丘從彼天所聞此論已，往詣世尊，稽首禮足，退坐一面。以彼天子所問諸論廣問世尊：「云何為丘塚？云何為夜則起烟？云何為晝則火然？云何是婆羅門？云何發掘？云何智者？云何刀劍？云何為大龜？云何毘毘？云何為肉段？云何為屠殺處？云何為楞耆？云何為二道？云何為門扇？云何為大龍？」

佛告比丘：「丘塚者，謂眾生身，羸四大色父母遺體，搏食、衣服、覆蓋、澡浴、摩飾、長養，皆是變壞磨滅之法。夜起烟者，謂有人於夜時起，隨覺隨觀。晝行其教，身業、口業。婆羅門者，謂如來、應、等正覺。發掘者，謂精勤方便。智者，謂多聞聖弟子。刀劍者，謂智慧刀劍。大龜者，謂五蓋。毘毘者，謂忿恨。肉段者，謂慳悞。屠殺者，謂五欲功德。楞耆者，謂無明。二道，謂疑惑。門扇者，謂我慢。大龍者，謂漏盡羅漢。如是，比丘！若大師為聲聞所作，哀愍悲念，以義安慰，於汝已作，汝等當作所作，當於曝露、林中、空舍、山澤、巖窟，敷草樹葉，思惟禪思，不起放逸，莫令後悔，是則為我隨順之教。」即說偈言：

「說身為丘塚，	覺觀夜起烟，
晝業為火然，	婆羅門正覺。
精進勤發掘，	黠慧明智士，

以智慧利劍， 厭離勝進者。
五蓋為巨龜， 忿恨為毘毘，
慳悞為肉段， 五欲屠殺處。
無明為楞耆， 疑惑於二道，
門扇現我慢， 漏盡羅漢龍。
究竟斷諸論， 故我如是說。」

佛說此經已，彼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一七二至一一七五）

（一一七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拘睺彌國瞿師羅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有四毒蛇，凶惡毒虐，盛一篋中。時，有士夫聰明不愚，有智慧，求樂厭苦，求生厭死。時，有一士夫語向士夫言：『汝今取此篋盛毒蛇，摩拭洗浴，恩親養食，出內以時。若四毒蛇脫有惱者，或能殺汝，或令近死，汝當防護。』爾時，士夫恐怖馳走。『忽有五怨，拔刀隨逐，要求欲殺，汝當防護。』爾時，士夫畏四毒蛇及五拔刀怨，驅馳而走。

「人復語言：『士夫！內有六賊，隨逐伺汝，得便當殺，汝當防護。』爾時，士夫畏四毒蛇、五拔刀怨及內六賊，恐怖馳走，還入空村，見彼空舍，危朽腐毀，有諸惡物，捉皆危脆，無有堅固。

「人復語言：『士夫！是空聚落當有群賊，來必奄害汝。』爾時，士夫畏四毒蛇、五拔刀賊、內六惡賊、空村群賊，而復馳走。忽爾道路臨一大河，其水浚急，但見此岸有諸怖畏，而

見彼岸安隱快樂，清涼無畏，無橋船可渡得至彼岸，作是思惟：『我取諸草木，縛束成棧，手足方便，渡至彼岸。』作是念已，即拾草木，依於岸傍，縛束成棧，手足方便，截流橫渡。

「如是士夫免四毒蛇、五拔刀怨、六內惡賊，復得脫於空村群賊，渡於浚流，離於此岸種種怖畏，得至彼岸安隱快樂。我說此譬，當解其義。比丘！篋者，譬此身色龜四大，四大所造精血之體，穢食長養，沐浴衣服，無常變壞危脆之法。毒蛇者，譬四大——地界、水界、火界、風界。地界若諍，能令身死，及以近死；水、火、風諍亦復如是。五拔刀怨者，譬五受陰。六內賊者，譬六愛喜。空村者，譬六內入。善男子！觀察眼入處，是無常變壞，執持眼者，亦是無常虛偽之法；耳、鼻、舌、身、意入處亦復如是。空村群賊者，譬外六入處。眼為可意、不可意色所害；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為可意、不可意法所害。浚流者，譬四流——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河者，譬三愛——欲愛、色愛、無色愛。此岸多恐怖者，譬有身。彼岸清涼安樂者，譬無餘涅槃。棧者，譬八正道。手足方便截流渡者，譬精進勇猛到彼岸。婆羅門住處者，譬如來、應、等正覺。

「如是，比丘！大師慈悲安慰弟子，為其所作；我今已作，汝今亦當作其所作，於空閑樹下，房舍清淨，敷草為座，露地、塚間，遠離邊坐，精勤禪思，慎莫放逸，令後悔恨！此則是我教授之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一七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拘睺彌國瞿師羅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多聞聖弟子於一切苦法集、滅、味、患、離如實知見，見五欲猶如火坑。如是觀察五欲已，於五欲貪、欲愛、欲念、欲著不永覆心，知其欲心行處、住處，而自防閉；行處、住處逆防閉已，隨其行處、住處，世間貪、憂、惡不善法不漏其心。

「云何名為多聞聖弟子於一切苦法集、滅、味、患、離如實知見？多聞聖弟子於此苦聖諦如實知，此苦集、此苦滅、此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是名多聞聖弟子於一切苦法集、滅、味、患、離如實知見。

「云何多聞聖弟子見五欲如火坑，乃至世間貪、憂、惡不善法不永覆心？譬如近一聚落，邊有深坑，滿中盛火，無有烟焰。時，有士夫不愚不癡，聰明黠慧，樂樂厭苦，樂生惡死。彼作是念：『此有火坑，滿中盛火，我若墮中，必死無疑。』於彼生遠、思遠、欲遠。如是多聞聖弟子見五欲如火坑，乃至世間貪、憂、惡不善法不永覆心；若行處、住處逆防逆知，乃至世間貪、憂、惡不善法不漏其心。

「譬如聚落邊有[木*奈]林，多諸棘刺，時，有士夫入於林中，有所營作。入林中已，前後左右上下盡有棘刺。爾時，士夫正念而行、正念來去、正念明目、正念端視、正念屈身。所以者何？莫令利刺傷壞身故。多聞聖弟子亦復如是，若依聚落城邑而住，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善護其身，善執其心，正念安住、正念而行、正念明目、正念觀察。所以者何？莫令利刺傷聖法、律。

「云何利刺傷聖法、律？謂可意愛念之色，是名利刺傷聖法、律。云何是可意愛念之色傷聖法、律？謂五欲功德，眼識色生愛念，長養欲樂；耳識聲、鼻識香、舌識味、身識觸生愛念，長養欲樂，是名可愛念色傷聖法、律；是名多聞聖弟子所

行處、所住處逆防逆知，乃至不令世間貪、憂、不善法以漏其心。

「或時多聞聖弟子生於正念，生惡不善覺，長養欲、長養恚、長養癡，是鈍根；多聞聖弟子雖起集滅，以欲覆心。譬如鐵丸，燒令極熱，以少水灑，尋即乾消，如是多聞聖弟子鈍根生念，尋滅如是。多聞聖弟子如是行，如是住。若王、大臣若親往詣其所，請以俸祿，語言：『男子！何用剃髮，執持瓦器，身著袈裟，家家乞食為？不如安慰服五欲樂，行施作福。』云何？比丘！多聞聖弟子，國王、大臣、諸親檀越請以俸祿，彼當還戒退滅以不？」

答曰：「不也。所以者何？多聞聖弟子於一切苦法集、滅、味、患、離如實知見故，見火坑，譬五欲，乃至世間貪、憂、惡不善法不永覆心，行處、住處逆防逆知，乃至世間貪、憂、惡不善法不漏其心。若復為國王、大臣、親族請以俸祿，還戒退滅，無有是處！」

佛告諸比丘：「善哉！善哉！彼多聞聖弟子其心長夜臨趣、流注、浚輪，向於遠離，向於離欲，而於涅槃，寂靜捨離，樂於涅槃；於有漏處，寂滅清涼。若為國王、長者、親族所請，還戒退滅者，無有是處！餘得大苦。譬如恒河，長夜臨趣、流注、浚輪東方，多眾斷截，欲令臨趣、流注、浚輪西方，寧能得不？」

答言：「不能。世尊！所以者何？恒水長夜流注東方，欲令西流，未而可得，彼諸大眾徒辛苦耳！如是多聞聖弟子長夜臨趣、流注、浚輪，向於遠離，乃至欲令退滅，無有是處，徒辛苦耳！」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一七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阿毘閼恒水邊。時，有比丘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善哉！世尊！為我說法，我聞法已，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正信非家，出家學道，於上增修梵行，見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爾時，世尊觀察水，見恒水中有一大樹，隨流而下，語彼比丘：「汝見此恒水中大樹流不？」

答言：「已見。世尊！」

佛告比丘：「此大樹不著此岸，不著彼岸，不沈水底，不闔洲渚，不入洄洑，人亦不取，非人不取，又不腐敗，當隨水流，順趣、流注、浚輸大海不？」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佛言：「比丘亦復如是。亦不著此岸，不著彼岸，不沈水底，不闔洲渚，不入洄洑，人亦不取，非人不取，又不腐敗，臨趣、流注、浚輸涅槃。」

比丘白佛：「云何此岸？云何彼岸？云何沈沒？云何洲渚？云何洄洑？云何人取？云何非人取？云何腐敗？善哉世尊！為我廣說，我聞法已，當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乃至自知不受後有。」

佛告比丘：「此岸者，謂六入處。彼岸者，謂六外入處。人取者，猶如有一習近俗人及出家者，若喜、若憂、若苦、若樂，彼彼所作，悉與共同，始終相隨，是名人取。非人取者，猶如有人願修梵行，我今持戒、苦行、修諸梵行，當生在處，在處天上，是非人取。洄洑者，猶如有一還戒退轉。腐敗者，犯戒行惡不善法，腐敗寡聞，猶莠稗、吹貝之聲，非沙門為沙

門像，非梵行為梵行像。如是，比丘！是名不著此彼岸，乃至浚輪涅槃。」

時，彼比丘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時，彼比丘獨一靜處，思惟佛所說水流大樹經教，乃至自知不受後有，得阿羅漢。

時，有牧牛人，名難屠，去佛不遠，執杖牧牛。比丘去已，詣世尊所，稽首禮足，於一面住，白佛言：「世尊！我今堪能不著此岸，不著彼岸，不沈沒，不閼洲渚，非人所取，不非人取，不入洄洑，亦不腐敗，我得於世尊正法、律中出家修梵行不？」

佛告牧牛者：「汝送牛還主不？」

牧牛者言：「諸牛中悉有犢牛，自能還歸，不須送也，但當聽我出家學道。」

佛告牧牛者：「牛雖能還家，汝今已受食人衣食，要當還報其家主。」

時，牧牛者聞佛教已，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時，尊者舍利弗在此會中，牧牛者去不久，白佛言：「世尊！難屠牧牛者求欲出家，世尊何故遣還歸家？」

佛告舍利弗：「難屠牧牛者若還住家受五欲者，無有是處！牛付主人已，輒自當還，於此法，律出家學道，淨修梵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得阿羅漢。」

時，難屠牧牛者以牛付主人已，還至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牛已付主，聽我於正法、律出家學道。」

佛告難屠牧牛者：「汝得於此法、律出家、受具足，得比丘分。」

出家已，思惟：「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

非家，出家學道，增修梵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成阿羅漢。

(一一七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異比丘獨處坐禪，作是思惟：「比丘云何知、云何見，得見清淨？」作是念已，詣諸比丘，語諸比丘言：「諸尊比丘！云何知、云何見，令見清淨？」

比丘答言：「尊者！於六觸入處集滅、味、患、離如實正知。比丘！作如是知、如是見者，得見清淨。」

是比丘聞彼比丘記說，心不歡喜，復詣餘比丘所，問彼比丘言：「諸尊比丘！云何知、云何見，得見清淨？」

彼比丘答言：「於六界集、滅、味、患、離如實正知。如是，比丘！如是知、如是見，得見清淨。」

時，比丘聞其記說，心亦不喜，復詣餘比丘，作是問言：「比丘！云何知、云何見，得見清淨？」

彼比丘答言：「於五受陰觀察，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作如是知、如是見，得見清淨。」

是比丘聞諸比丘記說，心亦不喜，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獨靜思惟：『比丘云何知、云何見，得見清淨？』作是念已，詣諸比丘，三處所說，具白世尊，我聞彼說，心不歡喜，來詣世尊。故以此義請問世尊：『比丘云何知、云何見，得見清淨？』」

佛告比丘：「過去世時，有一士夫，未曾見緊獸，往詣曾見緊獸者，問曾見緊獸士夫言：『汝知緊獸不？』答言：『知。』復問：『其狀云何？』答言：『其色黑如火燒柱。』當彼見時，緊獸黑色，如火燒柱。」

「時，彼士夫聞緊獸黑色如火燒柱，不大歡喜，復更詣一曾見緊獸士夫，復問彼言：『汝知緊獸不？』彼答言：『知。』復問：『其狀云何？』彼曾見緊獸士夫答言：『其色赤而開敷，狀似肉段。』彼人見時，緊獸開敷，實似肉段。

「是士夫聞彼所說，猶復不喜，復更詣餘曾見緊獸士夫，問：『汝知緊獸不？』答言：『知。』復問：『其狀云何？』答言：『毳毳下垂，如尸利沙果。』

「是人聞已，心復不喜，復行問餘知緊獸者，問：『汝知緊獸不？』彼答言：『知。』又問：『其狀云何？』彼復答言：『其葉青、其葉滑、其葉長廣，如尼拘婁陀樹。』如彼士夫問其緊獸，聞則不喜，處處更求，而彼諸人見緊獸者，隨時所見，而為記說，是故不同。

「如是，諸比丘！若於獨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所因思惟法不起諸漏，心得解脫，隨彼所見，而為記說。汝今復聽我說譬，其智者以譬喻得解。

「譬如有邊國王，善治城壁，門下堅固，交道平正，於四城門置四守護，悉皆聰慧，知其來去。當其城中，有四交道，安置床榻，城主坐上。若東方使來，問守門者：『城主何在？』彼即答言：『主在城中四交道頭，床上而坐。』彼使聞已，往詣城主，受其教令，復道而還。南、西、北方遠使來人，問守門者：『城主何在？』彼亦答言：『在其城中四交道頭。』彼使聞已，悉詣城主，受其教令，各還本處。」

佛告比丘：「我說斯譬，今當說義。所謂城者，以譬人身麤色，如篋毒蛇譬經說。善治城壁者，謂之正見。交道平正者，謂內六入處。四門者，謂四識住。四守門者，謂四念處。城主者，謂識受陰。使者，謂止、觀。如實言者，謂四真諦。復道還者，以八聖道。」

佛告比丘：「若大師為弟子所作，我今已作，以哀愍故，如篋毒蛇譬經說。」

爾時，比丘聞佛說已，專精思惟，不放逸住，增修梵行，乃至不受後有，成阿羅漢。

雜阿含經（一一七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灰河，兩岸極熱，多諸利刺，在於闇處，眾多罪人在於河中隨流漂沒。中有一人，不愚不癡，聰明黠慧，樂樂厭苦，樂生厭死，作如是念：『我今何緣在此灰河，兩岸極熱，又多利刺，在闇冥處隨流漂沒？我當以手足方便，逆流而上。』漸見小明。其人默念：『今已疾強見此小明。』復運手足，勤加方便，遂見平地，即住於彼，觀察四方，見大石山，不斷不壞，亦不穿穴，即登而上。復見清涼八分之水，所謂冷、美、輕、軟、香、淨，飲時不噎，咽中不闕。飲已安身，即入其中，若浴若飲，離諸惱熱。

「然後復進大山上，見七種華，謂優鉢羅華、鉢曇摩華、拘牟頭華、分陀利華、修提提華、彌離頭提提花、阿提目多花。聞花香已，復上石山，見四層階堂，即坐其上；見五柱帳，即入其中，斂身正坐，種種枕褥，散花遍布，莊嚴妙好；而於其中自恣坐臥，涼風四湊，令身安隱，坐高林下，高聲唱言：『灰河眾生諸賢正士！如彼灰河，兩岸極熱，多諸利刺，其處闇冥，求出於彼。』

「河中有聞聲者，乘聲問言：『何方得出？從何處出？』其中有言：『汝何須問何處得出？彼喚聲者亦自不知、不見從

何而出，彼亦當復在此灰河，兩岸極熱，多諸利刺，於閻冥中隨流來下，用問彼為？」

「如是，比丘！我說此譬，今當說義。灰者，謂三惡不善覺。云何三？欲覺、恚覺、害覺。河者，謂三愛——欲愛、色愛、無色愛。兩岸極熱者，謂內、外六入處。多諸利刺者，謂五欲功德。閻冥處者，謂無明障閉慧眼。眾多人者，謂愚癡凡夫。流，謂生死河。中有一人不愚不癡者，謂菩薩摩訶薩。手足方便，逆流上者，謂精勤修學。微見小明者，謂得法忍。得平地者，謂持戒。觀四方者，謂見四真諦。大石山者，謂正見。八分水者，謂八聖道。七種花者，謂七覺分。四層堂者，謂四如意足。五柱悵者，謂信等五根。正身坐者，謂無餘涅槃。散花遍布者，謂諸禪、解脫、三昧、正受。自恣坐臥者，謂如來、應、等正覺。四方風吹者，謂四增心見法安樂住。舉聲唱喚者，謂轉法輪。彼有人問『諸賢正士何處去？何處出』者，謂舍利弗、目犍連等諸賢坐比丘。於中有言『汝何所問？彼亦不知不見有所出處，彼亦當復於此灰河，兩岸極熱，多諸利刺，於閻冥處隨流來下』者，謂六師等諸邪見輩，所謂富蘭那迦葉、末伽梨瞿舍梨子、散闍耶毘羅胝子、阿耆多枳舍欽婆羅、伽拘羅迦氈延、尼犍連陀闍提弗多羅，及餘邪見輩。如是，比丘！大師為諸聲聞所作，我今已作，汝今當作所作，如前篋毒蛇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二四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牧牛人成就十一法者，不能令

牛增長，亦不能擁護大群牛，令等安樂。何等為十一？謂不知色、不知相、不去蟲、不能覆護其瘡、不能起烟、不知擇路、不知擇處、不知度處、不知食處、盡[(殼-一)/牛]其乳、不善料理能領群者，是名十一法成就，不能黨護大群牛。

「如是，比丘成就十一法者，不能自安，亦不安他。何等為十一？謂不知色、不知相、不能除其害蟲、不覆其瘡、不能起烟、不知正路、不知止處、不知度處、不知食處、盡[(殼-一)/牛]其乳、若有上座多聞耆舊，久修梵行，大師所歎，不向諸明智修梵行者稱譽其德，悉令宗敬、奉事、供養。

「云何名不知色？諸所有色，彼一切四大，及四大造，是名為色不如實知。

「云何不知相？事業是過相，事業是慧相，是不如實知，是名不知相。

「云何名不知去蟲？所起欲覺能安，不離、不覺、不滅，所起瞋恚、害覺能安，不離，不覺、不滅，是名不去蟲。

「云何不覆瘡？謂眼見色，隨取形相，不守眼根，世間貪憂，惡不善法，心隨生漏，不能防護；耳、鼻、舌、身、意根亦復如是。是名不覆其瘡。

「云何不起烟？如所聞，如所受法，不能為人分別顯示，是名不起烟。

「云何不知正道？八正道及聖法、律是名為道，彼不如實知，是名不知道。

「云何不知止處？謂於如來所知法，不得歡喜、悅樂、勝妙、出離、饒益，是名不知止處。

「云何不知度處？謂彼不知修多羅、毘尼、阿毘曇，不隨時往到其所，諮問請受：『云何為善？云何不善？云何有罪？云何無罪？作何等法為勝非惡？』於隱密法不能開發，於顯露

法不能廣問，於甚深句義自所知者，不能廣宣顯示，是名不知度處。

「云何不知放牧處？謂四念處及賢聖法、律是名放牧處，於此不如實知，是名不知放牧處。

「云何為盡[(穀-一)/牛]其乳？彼剎利、婆羅門長者自在施與衣被、飲食、床臥、醫藥、資生眾具，彼比丘受者不知限量，是名盡[(穀-一)/牛]其乳。

「云何為上座大德多聞耆舊，乃至不向諸勝智梵行者所稱其功德，令其宗重承事供養，令得悅樂？謂比丘不稱彼上座，乃至令諸智慧梵行者往詣其所，以隨順身、口、意業承望奉事，是名不於上座多聞耆舊，乃至令智慧梵行往詣其所，承望奉事，令得悅樂。

「彼牧牛者成就十一法，堪能令彼群牛增長，擁護群牛，令其悅樂。何等為十一？謂知色、知相，如上清淨分說，乃至能領群者，隨時料理，令得安樂，是名牧牛者十一事成就，能令群牛增長擁護，令得安樂。如是，比丘成就十一法者，能自安樂，亦能安他。何等十一？謂知色、知相乃至十一……」如清淨分廣說，「是名比丘十一事成就，自安安他。」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二六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木杵，常用不止，日夜消滅。如是，比丘！若沙門、婆羅門從本以來，不閉根門，食不知量，初夜、後夜不勤覺悟修習善法，當知是輩終日損減，不增善法，

如彼木杵。

「諸比丘！譬如優鉢羅、鉢曇摩、拘牟頭、分陀利生於水中，長於水中，隨水增長。如是，沙門、婆羅門善閉根門，飲食知量，初夜、後夜精勤覺悟，當知是等善根功德日夜增長，終不退減。當如是學：『善閉根門，飲食知量，初夜、後夜精勤覺悟，功德善法日夜增長。』當如是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五六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菴羅聚落菴羅林中，與諸上座比丘俱。

時，有質多羅長者詣諸上座比丘所，禮諸上座已，詣尊者伽摩比丘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尊者伽摩比丘：「所謂行者，云何名行？」

伽摩比丘言：「行者，謂三行——身行、口行、意行。」

復問：「云何身行？云何口行？云何意行？」

答言：「長者！出息、入息名為身行。有覺、有觀名為口行。想、思名為意行。」

復問：「何故出息、入息名為身行？有覺、有觀名為口行？想、思名為意行？」

答：「長者！出息、入息是身法，依於身、屬於身、依身轉，是故出息、入息名為身行。有覺、有觀故則口語，是故有覺、有觀是口行。想、思是意行，依於心、屬於心、依心轉，是故想、思是意行。」

復問：「尊者！覺、觀已，發口語，是覺、觀名為口行。想、思是心數法，依於心、屬於心想轉，是故想、思名為意行。」

復問：「尊者！有幾法？」

「若人捨身時， 彼身屍臥地，
棄於丘塚間， 無心如木石。」

答言：「長者！

「壽暖及與識， 捨身時俱捨，
彼身棄塚間， 無心如木石。」

復問：「尊者！若死、若入滅盡正受，有差別不？」

答：「捨於壽暖，諸根悉壞，身命分離，是名為死。滅盡

定者，身、口、意行滅，不捨壽命，不離於暖，諸根不壞，身命相屬，此則命終、入滅正受差別之相。」

復問：「尊者！云何入滅正受？」

答言：「長者！入滅正受，不言：『我入滅正受，我當入滅正受。』然先作如是漸息方便，如先方便，向入正受。」

復問：「尊者！入滅正受時，先滅何法？為身行、為口行、為意行耶？」

答言：「長者！入滅正受者，先滅口行，次身行、次意行。」

復問：「尊者！云何為出滅正受？」

答言：「長者！出滅正受者亦不念言：『我今出正受，我當出正受。』然先已作方便心，如其先心而起。」

復問：「尊者！起滅正受者，何法先起，為身行、為口行、為意行耶？」

答言：「長者！從滅正受起者，意行先起，次身行，後口行。」

復問：「尊者！入滅正受者。云何順趣、流注、浚輪？」

答言：「長者！入滅正受者，順趣於離、流注於離、浚輪於離，順趣於出、流注於出、浚輪於出，順趣涅槃、流注涅槃、浚輪涅槃。」

復問：「尊者！住滅正受時，為觸幾觸？」

答言：「長者！觸不動、觸無相、觸無所有。」

復問：「尊者！入滅正受時，為作幾法？」

答言：「長者！此應先問，何故今問，然當為汝說。比丘入滅正受者，作於二法——止以觀。」

時，質多羅長者聞尊者迦摩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五七六至五九一）

（五七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白佛：

「不處難陀林， 終不得快樂，
 忉利天宮中， 得天帝名稱。」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童蒙汝何知， 阿羅漢所說，
 一切行無常， 是則生滅法，
 生者既復滅， 俱寂滅為樂。」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五七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即說偈言：

「斷一切鉤鎖， 牟尼無有家，
 沙門著教化， 我不說善哉。」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一切眾生類， 悉共相纏縛，
 其有智慧者， 孰能不愍傷？
 善逝哀愍故， 常教授眾生，
 哀愍眾生者， 是法之所應。」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即沒不現。

（五七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身
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而說偈言：

「常習慚愧心， 此人時時有，
 能遠離諸惡， 如顧鞭良馬。」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常習慚愧心， 此人實希有，
 能遠離諸惡， 如顧鞭良馬。」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悉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五七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不習近正法， 樂著諸邪見，
睡眠不自覺， 長劫心能悟。」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專修於正法， 遠離不善業，
是漏盡羅漢， 嶮惡世平等。」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悉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五八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而說偈言：

「以法善調伏， 不隨於諸見，
雖復著睡眠， 則能隨時悟。」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若以法調伏， 不隨餘異見，
無知己究竟， 能度世恩愛。」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五八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身
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若羅漢比丘， 自所作已作，
一切諸漏盡， 持此後邊身，
記說言有我， 及說我所不？」

爾時，世尊即說偈答：
「若羅漢比丘， 自所作已作，
一切諸漏盡， 持此後邊身，
正復說有我， 我所亦無咎。」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若羅漢比丘， 自所作已作，
一切漏已盡， 持此最後身，
心依於我慢， 而說言有我，
及說於我所， 有如是說不。」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已離於我慢， 無復我慢心，
超越我我所， 我說為漏盡。
於彼我我所， 心已永不著，
善解世名字， 平等假名說。」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五八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白佛：

「若羅漢比丘， 漏盡持後身，
頗說言有我， 及說我所不？」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若羅漢比丘， 漏盡持後身，
亦說言有我， 及說有所。」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若羅漢比丘， 自所作已作，
已盡諸有漏， 唯持最後身，
何言說有我， 說何是我所。」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若羅漢比丘， 自所作已作，
一切諸漏盡， 唯持最後身，
說我漏已盡， 亦不著我所，
善解世名字， 平等假名說。」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五八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羅睺羅阿修羅王障月天子。時，諸月天子悉皆恐怖，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說偈歎佛：

「今禮最勝覺， 能脫一切障，
我今遭苦惱， 是故來歸依。
我等月天子， 歸依於善逝，
佛哀愍世間， 願解阿修羅。」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破壞諸闇冥， 光明照虛空，
今毘盧遮那， 清淨光明顯。
羅睺避虛空， 速放飛兔像，
羅睺阿修羅， 即捨月而還。
舉體悉流污， 戰怖不自安，
神昏志迷亂， 猶如重病人。」

時，有阿修羅名曰婆稚，見羅睺羅阿修羅疾捨月還，便說偈言：

「羅睺阿修羅， 捨月一何速，
神體悉流污， 猶如重病人。」

羅睺阿修羅說偈答言：

「瞿曇說呪偈， 不速捨月者，
或頭破七分， 受諸隣死苦。」

婆稚阿修羅復說偈言：

「佛興未曾有， 安隱於世間，
說呪偈能令， 羅睺羅捨月。」

佛說此經已，時月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五八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為有族本不？ 有轉生族耶？
有俱相屬無， 云何解於縛？」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我無有族本， 亦無轉生族，
俱相屬永斷， 解脫一切縛。」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何名為族本， 云何轉生族，
云何俱相續， 何名為堅縛？」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母為世族本， 妻名轉生族，
子俱是相屬， 愛欲為堅縛，
我無此族本， 亦無轉生族，
俱相屬亦無， 是名脫堅縛。」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善哉無族本， 無生族亦善，
善哉無相屬， 善哉縛解脫。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怨悉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五八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釋氏優羅提那塔所。

爾時，世尊新剃鬚髮，於後夜時結加趺坐，直身正意，繫念在前，以衣覆頭。

時，優羅提那塔邊有天神住，放身光明，遍照精舍，白佛言：「沙門憂耶？」佛告天神：「何所忘失？」

天神復問：「沙門為歡喜耶？」

佛告天神：「為何所得？」

天神復問：「沙門不憂不喜耶？」

佛告天神：「如是，如是。」

爾時，天神即說偈言：

「為離諸煩惱， 為無有歡喜，
云何獨一住？ 非不樂所壞。」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我無惱解脫， 亦無有歡喜，
不樂不能壞， 故獨一而住。」

時，彼天神復說偈言：

「云何得無惱？ 云何無歡喜？
云何獨一住？ 非不樂所壞。」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煩惱生歡喜， 喜亦生煩惱，
無惱亦無喜， 天神當護持。」

時，彼天神復說偈言：

「善哉無煩惱， 善哉無歡喜，
善哉獨一住， 不為不喜壞。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神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五八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子，容色妙絕，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而說偈言：

「猶如利劍害， 亦如頭火燃，
斷除貪欲火， 正念求遠離。」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譬如利劍害， 亦如頭火燃，
斷除於後身， 正念求遠離。」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五八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而說偈言：

「天女眾圍遶， 如毘舍脂眾，
癡惑叢林中， 何由而得出？」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正直平等道， 離恐怖之方，
乘寂默之車， 法想為密覆，
慚愧為長縻， 正念為羈絡，
智慧善御士， 正見為前導，
如是之妙乘， 男女之所乘，
出生死叢林， 逮得安樂處。」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五八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有四轉九門， 充滿貪欲住，
深溺烏泥中， 大象云何出？」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斷愛喜長縻， 貪欲等諸惡，
拔愛欲根本， 正向於彼處。」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五八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賴吒槃提國， 有諸商賈客，
大富足財寶， 各各競求富，
方便欲財利， 猶如然熾火，
如是競勝心， 欲貪常馳騁，
云何當斷貪， 息世間勤求？」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捨俗出非家， 妻子及財寶，
貪恚癡離欲， 羅漢盡諸漏，
正智心解脫， 愛盡息方便。」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五九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拘薩羅國有諸商人，五百乘車，共行治生，至曠野中。曠野有五百群賊在後隨逐，伺便欲作劫盜。時，曠野中有一天神，止住路側。

「時，彼天神作是念：『當往詣彼拘薩羅國諸商人所，問其義理。若彼商人喜我所問，時解說者，我當方便令其安隱，得脫賊難；若不喜我所問者，當放捨之，如餘天神。』」

「時，彼天神作是念已，即放身光，遍照商人車營，而說偈言：

「『誰於覺睡眠， 誰復睡眠覺，
 誰有解此義， 誰能為我說。』」

「爾時，商人中有一優婆塞信佛、信法、信比丘僧，一心向佛、法、僧，歸依佛、法、僧，於佛離疑，於法、僧離疑，於苦、集、滅、道離疑，見四聖諦得第一無間等果，在商人中與諸商人共為行侶。彼優婆塞於後夜時端坐思惟，繫念在前，於十二因緣逆順觀察，所謂是事有故是事有，是事起故是事起。謂緣無明行，緣行識，緣識名色，緣名色六入處，緣六入處觸，緣觸受，緣受愛，緣愛取，緣取有，緣有生，緣生老、死、憂、悲、惱、苦。如是純大苦聚集；如是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處滅，六入處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惱、苦滅，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

「時，彼優婆塞如是思惟已，而說偈言：

「『我於覺睡眠， 我於睡眠覺，
 我解知此義， 能為人記說。』」

「時，彼天神問優婆塞：『云何覺睡眠？云何睡眠覺？云何能解知？云何能記說？』」

「時，優婆塞說偈答言：

「『貪欲及瞋恚， 愚癡得離欲，
 漏盡阿羅漢， 正智心解脫，
 彼則為覺悟， 我於彼睡眠，

不知因生苦， 及苦因緣集，
於此一切苦， 得無餘滅盡，
又不知正道， 等趣息苦處，
斯等為常眠， 我於彼則覺，
如是覺睡眠， 如是睡眠覺，
如是善知義， 如是能記說。』

「時，彼天神復說偈言：

「『善哉覺睡眠， 善哉眠中覺，
 善哉解知義， 善哉能記說，
 久遠乃今見， 諸兄弟而來，
 緣汝恩力故， 令諸商人眾，
 得免於劫賊， 隨道安樂去。』

「如是，諸比丘！彼拘薩羅澤中諸商人眾皆得安隱從曠野出。」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九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海洲上優婆塞至他優婆塞舍會坐，極毀訾欲，言：『此欲者，虛妄不實，欺誑之法，猶如幻化，誑於嬰兒。』還自己舍，恣於五欲，是優婆塞舍有天神止住。時，彼天神作是念：『是優婆塞不勝不類，於餘優婆塞舍會坐眾中極毀訾欲，言：「如是欲者，虛偽不實，欺誑之法，如誑嬰兒。」還己舍已，自恣五欲，我今寧可發令覺悟。』而說偈言：

「『於大聚會中， 毀訾欲無常，

自沒於愛欲， 如牛溺深泥。
我觀彼會中， 諸優婆塞等，
多聞明解法， 奉持於淨戒。
汝見彼樂法， 而說欲無常，
如何自恣欲， 不斷於貪愛，
何故樂世間， 畜妻子眷屬。』

「時，彼天神如是如是開覺彼優婆塞已。如是如是彼優婆塞覺悟已，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精勤修習，盡諸有漏，得阿羅漢。」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五九六至六〇三）

（五九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此世多恐怖， 眾生常惱亂，
已起者亦苦， 未起亦當苦，
頗有離恐處， 唯願慧眼說。」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無有異苦行， 無異伏諸根，
無異一切捨， 而得見解脫。」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五九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
退坐一面。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云何諸眾生， 受身得妙色？
云何修方便， 而得乘出道？
眾生住何法， 為何所修習，
為何等眾生， 諸天所供養。」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持戒明智慧， 自修習正受，
正直心繫念， 熾然憂悉滅，
得平等智慧， 其心善解脫，
斯等因緣故， 受身得妙色，
成就乘出道， 心住於中學，
如是德備者， 為諸天供養。」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五九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而說偈言：

「沈沒於睡眠， 欠喏不欣樂，
飽食心憤鬧， 懈怠不精勤，
斯十覆眾生， 聖道不顯現。」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心沒於睡眠， 欠喏不欣樂，
飽食心憤鬧， 懈怠不精勤，
精勤修習者， 能開發聖道。」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五九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而說偈言：

「外纏結非纏， 內纏纏眾生，
今問於瞿曇， 誰於纏離纏？」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智者建立戒， 內心修智慧，
比丘勤修習， 於纏能解纏。」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六〇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而說偈言：

「難度難可忍， 沙門無知故，
多起諸艱難， 重鈍溺沈沒，
心隨覺自在， 數數溺沈沒，
沙門云何行， 善攝護其心？」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如龜善方便， 以殼自藏六，
比丘習禪思， 善攝諸覺想，
其心無所依， 他莫能恐怖，
是則自隱密， 無能誹謗者。」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六〇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薩羅小流注， 當於何反流，
生死之徑路， 於何而不轉，
世間諸苦樂， 何由滅無餘？」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眼耳鼻舌身， 及彼意入處，
名色滅無餘， 薩羅小還流，
生死道不轉， 苦樂滅無餘。」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六〇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伊尼耶鹿[跳-兆+專]， 仙人中之尊，
少食不嗜味， 禪思樂山林，
我今敬稽首， 而問於瞿曇，
云何出離苦？ 云何苦解脫？
我今問解脫， 於何而滅盡？」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世間五欲德， 心法說第六，
於彼欲無欲， 解脫一切苦，
如是於苦出， 如是苦解脫，
汝所問解脫， 於彼而滅盡。」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六〇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云何度諸流？ 云何度大海？
云何能捨苦？ 云何得清淨？」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信能度諸流， 不放逸度海，
精進能除苦， 智慧得清淨。」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雜阿含經（九九五至九九八）

（九九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而說偈問佛：

「阿練若比丘， 住於空閑處，
寂靜修梵行， 於一坐而食，
以何因緣故， 顏色特鮮明。」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於過去無憂， 未來不欣樂，
現在隨所得， 正智繫念持，
飯食繫念故， 顏色常鮮澤，
未來心馳想， 過去追憂悔，
愚癡火自煎， 如雹斷生草。」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九九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而說偈言：

「不欲起憍慢， 善自調其心，
未曾修寂默， 亦不入正受，
處林而放逸， 不度死彼岸。」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已離於憍慢， 心常入正受，
明智善分別， 解脫一切縛，
獨一處閑林， 其心不放逸，
於彼死魔怨， 疾得度彼岸。」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九九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云何得晝夜， 功德常增長？
云何得生天， 唯願為解說？」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種植園果故， 林樹蔭清涼，
橋船以濟度， 造作福德舍，
穿井供渴乏， 客舍給行旅，
如此之功德， 日夜常增長，

如法戒具足，緣斯得生天。」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九九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
退坐一面。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施何得大力？施何得妙色？
施何得安樂？施何得明目？
修習何等施，名曰一切施？
今啟問世尊，願為分別說。」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施食得大力，施衣得妙色，
施乘得安樂，施燈得明目，
虛館以待賓，是名一切施，
以法而誨彼，是則施甘露。」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雜阿含經（一〇〇〇至一〇二二）

（一〇〇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諸光明皆悉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何等人能為， 遠遊善知識？
何等人能為， 居家善知識？
何等人能為， 通財善知識？
何等人能為， 後世善知識？」

爾時，世尊以偈答言：

「商人之導師， 遊行善知識，
貞祥賢良妻， 居家善知識，
宗親相習近， 通財善知識，
自所修功德， 後世善知識。」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〇〇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而說偈言：

「冥運持命去， 故令人短壽，
為老所侵迫， 而無救護者。
覩斯老病死， 令人大恐怖，
唯作諸功德， 樂住至樂所。」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冥運持命去， 故令人短壽，
為老所侵迫， 而無救護者。
觀此有餘過， 令人大恐怖，
當斷世貪愛， 無餘涅槃樂。」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〇〇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斷除於幾法， 幾法應棄捨，
而復於幾法， 增上方便修，
幾聚應超越， 比丘度駛流。」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斷除五捨五， 增修於五根，
超越五和合， 比丘度流淵。」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〇〇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幾人於覺眠？ 幾人於眠覺？
幾人取塵垢？ 幾人得清淨？」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五人於覺眠， 五人於眠覺，
五人取於垢， 五人得清淨。」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〇〇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而說偈言：

「母子更相喜， 牛主樂其牛，
 眾生樂有餘， 無樂無餘者。」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母子更相憂， 牛主憂其牛，
 有餘眾生憂， 無餘則無憂。」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〇〇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
退坐一面。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何等人之物， 何名第一伴，
 以何而活命， 眾生何處依。」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田宅眾生有， 賢妻第一伴，
 飲食已存命， 業為眾生依。」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〇〇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來詣佛所，稽首佛足，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而說偈言：

「所愛無過子，財無貴於牛，
光明無過日，薩羅無過海。」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愛無過於己，財無過於穀，
光明無過慧，薩羅無過見。」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〇〇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來詣佛所，稽首禮足，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而說偈言：

「刹利兩足尊，[絳-糸+牛]牛四足勝，
童英為上妻，貴生為上子。」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正覺兩足尊，生馬四足勝，
順夫為賢妻，漏盡子之上。」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〇〇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來詣佛所，稽首佛足，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而說偈言：

「從地起眾生， 何者為最勝？
於空墮落者， 復以何勝上？
凡所祈請處， 何者最第一？
於諸言語中， 何者為上辯？」

時，有一天子本為田家子，今得生天上，以本習故，即便說偈答彼天子：

「五穀從地生， 是則為最勝，
種子於空中， 落地為最勝。
[絳-糸+牛]牛資養人， 是則依中勝，
愛子有所說， 是則言中勝。」

彼發問天子語答者言：「我不問汝，何故多言輕躁妄說，我自說偈問世尊言：

「從地起眾生， 何者為最勝？
於空墮地者， 復以何為勝？
凡所祈請處， 何者為最勝？
於諸言語中， 何者為上辯？」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從下踊出者， 三明為最上，
從空流下者， 三明亦第一，
賢聖弟子僧， 是師依之上，
如來之所說， 諸說之最辯。」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世間幾法起？ 幾法相順可？
世幾法取愛？ 世幾法損減？」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世六法等起， 世六法順可，
世六法取愛， 世六法損減。」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〇〇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誰持世間去， 誰拘牽世間？
何等為一法， 制御於世間？」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心持世間去， 心拘引世間，
其心為一法， 能制御世間。」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〇一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誰縛於世間， 誰調伏令解？
斷除何等法， 說名得涅槃？」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欲能縛世間， 調伏欲解脫，
斷除愛欲者， 說名得涅槃。」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〇一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誰掩於世間？ 誰遮絡世間？」

誰結縛眾生？ 何處建立世？」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衰老掩世間， 死遮絡世間，
 愛繫縛眾生， 法建立世間。」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〇一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誰隱彼世間， 誰繫於世間，
 誰憶於眾生， 誰建眾生幢？」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無明覆世間， 愛結縛眾生，
 隱覆憶眾生， 我慢眾生幢。」

時，彼天子即復說偈而問佛言：

「誰無有覆蓋， 誰復無愛結，
 誰即出隱覆， 誰不建慢幢？」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如來等正覺， 正智心解脫，
 不為無明覆， 亦無愛結繫，
 超出於隱覆， 摧滅我慢幢。」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〇一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
退坐一面。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何等為上士， 所有資財物？
云何善修習， 而致於安樂？
云何眾味中， 得為最上味？
云何眾生中， 得為第一壽？」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清淨信樂心， 名士夫勝財。
修行於正法， 能招安樂果。
真諦之妙說， 是則味之上。
賢聖智慧命， 是為壽中最。」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〇一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云何為比丘， 同己之第二？
云何為比丘， 隨順教授者？
比丘於何處， 遊心自娛樂，
娛樂彼處已， 能斷諸結縛？」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信為同己二， 智慧教授者，
涅槃喜樂處， 比丘斷結縛。」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〇一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云何善至老？ 云何善建立？
云何為人寶？ 云何賊不奪？」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正戒善至老， 淨信善建立，
智慧為人寶， 功德賊不奪。」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〇一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來詣佛所，稽首佛足，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何法生眾生， 何等前驅馳，
云何起生死， 何者不解脫？」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愛欲生眾生， 意在前驅馳，
眾生起生死， 苦法不解脫。」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〇一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何法生眾生？ 何等前驅馳？
云何起生死？ 何法可依怙？」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愛欲生眾生， 意在前驅馳，
眾生起生死， 業者可依怙。」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〇一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何法生眾生？ 何等前驅馳？
云何起生死？ 何法甚可畏？」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愛欲生眾生， 意在前驅馳，
眾生起生死， 業為甚可畏。」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〇一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何名為非道？ 云何日夜遷？
 云何垢梵行？ 云何累世間？」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貪欲名非道， 壽命日夜遷，
 女人梵行垢， 女則累世間。
 熾然修梵行， 已洗諸非水。」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〇二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何法映世間？ 何法無有上？
 何等為一法， 普制御眾生？」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名者映世間， 名者世無上，
 唯有一名法， 能制御世間。」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〇二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何法為偈因？ 以何莊嚴偈？
偈者何所依？ 何者為偈體？」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欲者是偈因， 文字莊嚴偈，
名者偈所依， 造作為偈體。」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〇二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云何知車乘？ 云何復知火？
云何知國土？ 云何知妻婦？」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見幢蓋知車， 見煙則知火，
見王知國土， 見夫知其妻。」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雜阿含經（一二六六至一二七七）

（一二六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有尊者闍陀，住那羅聚落好衣菴羅林中，疾病困篤。

時，尊者舍利弗聞尊者闍陀在那羅聚落好衣菴羅林中，疾病困篤。聞已，語尊者摩訶拘絺羅：「尊者知不？闍陀比丘在那羅聚落好衣菴羅林中疾病困篤，當往共看。」摩訶拘絺羅默然許之。

時，尊者舍利弗與尊者摩訶拘絺羅共詣那羅聚落好衣菴羅林中，至尊者闍陀住房。

尊者闍陀遙見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訶拘絺羅，凭床欲起。

尊者舍利弗語尊者闍陀：「汝且莫起！」

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訶拘絺羅坐於異床，問尊者闍陀：「云何？尊者闍陀！所患為可堪忍不？為增、為損？……」如前叉摩修多羅廣說。

尊者闍陀言：「我今身病，極患苦痛，難可堪忍。所起之病，但增無損，唯欲執刀自殺，不樂苦活。」

尊者舍利弗言：「尊者闍陀！汝當努力，莫自傷害！若汝在世，我當與汝來往周旋；汝若有乏，我當給汝如法湯藥；汝若無看病人，我當看汝，必令適意，非不適意。」

闍陀答言：「我有供養，那羅聚落諸婆羅門長者悉見看視，衣被、飲食、臥具、湯藥無所乏少；自有弟子修梵行者隨意瞻病，非不適意。但我疾病苦痛逼身，難可堪忍，唯欲自殺，不樂苦生。」

舍利弗言：「我今問汝，隨意答我。闍陀！眼及眼識、眼所識色，彼寧是我、異我、相在不？」

闍陀答言：「不也。」

尊者舍利弗復問：「闍陀！耳、鼻、舌、身、意及意識、意識所識法，彼寧是我、異我、相在不？」

闍陀答言：「不也。」

尊者舍利弗復問：「闍陀！汝於眼、眼識及色，為何所見、何所識、何所知故，言眼、眼識及色，非我、不異我、不相在？」

闍陀答言：「我於眼、眼識及色，見滅、知滅故，見眼、眼識及色，非我、不異我、不相在。」

復問：「闍陀！汝於耳、鼻、舌、身、意、意識及法，何所見、何所知故，於意、意識及法，見非我、不異我、不相在？」

闍陀答言：「尊者舍利弗！我於意、意識及法，見滅、知滅故，於意、意識及法，見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尊者舍利弗！然我今日身病苦痛，不能堪忍，欲以刀自殺，不樂苦生。」

時，尊者摩訶拘絺羅語尊者闍陀：「汝今當於大師修習正念，如所說句：『有所依者，則為動搖；動搖者，有所趣向；趣向者，為不休息；不休息者，則隨趣往來；隨趣往來者，則

有未來生死；有未來生死故，有未來出沒；有未來出沒故，則有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如是純一苦聚集。』如所說句：『無所依者，則不動搖；不動搖者，得無趣向；無趣向者，則有止息；有止息故，則不隨趣往來；不隨趣往來，則無未來出沒，無未來出沒者；則無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如是純大苦聚滅。』」

闍陀言：「尊者摩訶拘絺羅！供養世尊事，於今畢矣！隨順善逝，今已畢矣！適意，非不適意。弟子所作，於今已作。若復有餘弟子所作供養師者，亦當如是供養大師，適意，非不適意。然我今日身病苦痛，難可堪忍，唯欲以刀自殺，不樂苦生。」爾時，尊者闍陀即於那羅聚落好衣菴羅林中以刀自殺。

時，尊者舍利弗供養尊者闍陀舍利已，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尊者闍陀於那羅聚落好衣菴羅林中以刀自殺。云何？世尊！彼尊者闍陀當至何趣？云何受生？後世云何？」

佛告尊者舍利弗：「彼不自記說言：『尊者摩訶拘絺羅！我供養世尊，於今已畢；隨順善逝，於今已畢，適意，非不適意。若復有餘供養大師者，當如是作，適意，非不適意。』耶？」

爾時，尊者舍利弗復問：「世尊！彼尊者闍陀先於鎮珍尼婆羅門聚落，有供養家、極親厚家、善言語家。」

佛告舍利弗：「如是，舍利弗！正智、正善解脫善男子，有供養家、親厚家、善言語家。舍利弗！我不說彼有大過。若有捨此身，餘身相續者，我說彼等則有大過；若有捨此身已，餘身不相續者，我不說彼有大過也。無大過故，於那羅聚落好衣菴羅林中以刀自殺。」

如是，世尊為彼尊者闍陀說第一記。

佛說此經已，尊者舍利弗歡喜作禮而去。

(一二六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白佛言：「世尊！比丘！比丘度駛流耶？」

佛言：「如是，天子！」

天子復問：「無所攀緣，亦無所住，度駛流耶？」

佛言：「如是，天子！」

天子復問：「無所攀緣，亦無所住而度駛流，其義云何？」

佛言：「天子！我如是如是抱，如是如是直進，則不為水之所漂。如是如是不抱。如是如是不直進，則為水所漂。如是，天子！名為無所攀緣，亦無所住而度駛流。」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二六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白佛言：「比丘知一切眾生所著、所集，決定解脫、廣解脫、極廣解脫耶？」

佛告天子：「我悉知一切眾生所著、所集，決定解脫、廣

解脫、極廣解脫。」天子白佛：「比丘云何知一切眾生所著、所集，決定解脫、廣解脫、極廣解脫？」

佛告天子：「愛喜滅盡，我心解脫；心解脫已，故知一切眾生所著、所集，決定解脫、廣解脫、極廣解脫。」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二六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誰度於諸流？ 晝夜勤精進，
不攀亦不住， 何染而不著？」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一切戒具足， 智慧善正受，
內思惟繫念， 度難度諸流。
不樂於欲想， 超越於色結，
不繫亦不住， 於染亦不著。」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二七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山谷精舍。

時，有拘迦尼，是光明天女，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身諸光明遍照山谷。

時，拘迦尼天女而說偈言：

「其心不為惡， 及身口世間，
五欲悉虛空， 正智正繫念，
不習近眾苦， 非義和合者。」

佛告天女：「如是，如是。

「其心不為惡， 及身口世間，
五欲悉虛空， 正智正繫念，
不習近眾苦， 非義和合者。」

時，拘迦那娑天女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爾時，世尊夜過晨朝，入於僧中，敷尼師壇，於大眾前坐，告諸比丘：「昨日夜後，有拘迦那天女，容色絕妙，來詣我所，稽首我足，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其心不為惡， 及身口世間，
五欲悉虛空， 正智正繫念，
不習近眾苦， 非義和合者。」

我即答言：「如是，天女！如是，天女！

「其心不為惡， 及身口世間，
五欲悉虛空， 正智正繫念，
不習近眾苦， 非義和合者。」

「說是語時，拘迦尼天女聞我所說，歡喜隨喜，稽首我足，即沒不現。」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二七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山谷精舍。

爾時，尊者阿難告諸比丘：「我今當說四句法經。諦聽，善思，當為汝說何等為四句法經。」

爾時，尊者阿難即說偈言：

「其心不為惡， 及身口世間，
五欲悉虛空， 正智正繫念，
不習近眾苦， 非義和合者。

「諸比丘！是名四句法經。」

爾時，有一異婆羅門，去尊者阿難不遠，為諸年少婆羅門受誦經。時，彼婆羅門作是念：「若沙門阿難所說偈，於我所說經，便是非人所說。」

時，彼婆羅門即往詣佛所，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沙門阿難所說偈言：

「其心不為惡， 及身口世間，
五欲悉虛空， 正智正繫念，
不習近眾苦， 非義和合者。

「如是等所說，則是非人語，非為人語。」

佛告婆羅門：「如是，如是，婆羅門！是非人語，非為人語也。時，有拘迦尼天女來詣我所，稽首我足，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其心不為惡， 及身口世間，
五欲悉虛空， 正智正繫念，
不習近眾苦， 非義和合者。」

「我時答言：『如是，如是，如天女所言：

「『其心不為惡， 及身口世間，
 五欲悉虛空， 正智正繫念，
 不習近眾苦， 非義和合者。』』

「是故，婆羅門！當知此所說偈，是非人所說，非是人所說也。」

佛說此經已，彼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禮佛足而去。

（一二七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山谷精舍。

時，有拘迦那娑天女，是光明天女，起大電光熾然，歸佛、歸法、歸比丘僧，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普照山谷，即於佛前而說偈言

「其心不為惡， 及身口世間，
 五欲悉虛空， 正智正繫念，
 不習近眾苦， 非義和合者。」

爾時，世尊告天女言：「如是，如是，天女！如汝所說：

「『其心不為惡， 及身口世間，
 五欲悉虛空， 正智正繫念，
 不習近眾苦， 非義和合者。』』

爾時，拘迦那娑天女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爾時，世尊夜過晨朝入僧中，敷尼師壇，於大眾前坐，告諸比丘：「於昨後夜，拘迦那娑天女，光明之天女，來詣我所，稽首我足，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其心不為惡， 及身口世間，

五欲悉虛空， 正智正繫念，
不習近眾苦， 非義和合者。』

「我時答言：『如是，天女！如是，天女！如汝所說：

「『其心不為惡， 及身口世間，
五欲悉虛空， 正智正繫念，
不習近眾苦， 非義和合者。』』

「拘迦那天女， 電光炎熾然，
敬禮佛法僧， 說偈義饒益。」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二七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山谷精舍。

時，有拘迦那娑天女，光明之天女，放電光明，炎照熾然，
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普照山谷，
即於佛前而說偈言：

「我能廣分別， 如來正法律，
今且但略說， 足以表其心。
其心不為惡， 及身口世間，
五欲悉虛空， 正智正繫念，
不習近眾苦， 非義和合者。」

佛告天女：「如是，天女！如是，天女！如汝所說：

「『其心不為惡， 及身口世間，
五欲悉虛空， 正智正繫念，
不習近眾苦， 非義和合者。』』

時，拘迦那娑天女聞佛所說，歡喜稽首，即沒不現。

爾時，世尊夜過晨朝，入於僧前，於大眾中敷座而坐，告

諸比丘：「昨後夜時，拘迦那娑天女來詣我所，恭敬作禮，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我能廣分別， 如來正法律，
今且但略說， 足以表我心。
其心不為惡， 及身口世間，
五欲悉虛空， 正智正繫念，
不習近眾苦， 非義和合者。」

「我時答言：『如是，天女！如汝所說：

「『其心不為惡， 及身口世間，
 五欲悉虛偽， 正智正繫念。
 不習近眾苦， 非義和合者。』』

「時，彼天女聞我所說，歡喜隨喜，稽首我足，即沒不現。」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二七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毘舍離獼猴池側重閣講堂。

時，有拘迦那娑天女、朱盧陀天女，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一切獼猴池側。

時，朱盧陀天女說偈白佛：

「大師等正覺， 住毘舍離國，
拘迦那朱盧， 稽首恭敬禮。
我昔未曾聞， 牟尼正法律，
今乃得親見， 現前說正法。
若於聖法律， 惡慧生厭惡，
必當墮惡道， 長夜受諸苦。
若於聖法律， 正念律儀備，

彼則生天上， 長夜受安樂。」

拘迦娑天女復說偈言：

「其心不為惡， 及身口世間，
五欲悉虛偽， 正智正繫念。
不習近眾苦， 非義和合者。」

佛告天女：「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其心不為惡， 及身口世間，
五欲悉虛偽， 正智正繫念。
不習近眾苦， 非義和合者。』」

時，彼天女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即沒不現。

爾時，世尊夜過晨朝入僧中，敷座而坐，告諸比丘：「昨
後夜時，有二天女，容色絕妙，來詣我所，為我作禮，退坐一
面。朱盧陀天女而說偈言：

「『大師等正覺， 住毘舍離國，
我拘迦那娑， 及以朱盧陀。
如是二天女， 稽首禮佛足，
我昔未曾聞， 牟尼正法律。
今乃見正覺， 演說微妙法，
若於正法律， 厭惡住惡慧。
必墮於惡道， 長夜受大苦，
若於正法律， 正念律儀備。
生善趣天上， 長夜受安樂。』

「拘迦那天女復說偈言：

「『其心不為惡， 及身口世間，
五欲悉虛偽， 正智正繫念。
不習近眾苦， 非義和合者。』

「我時答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其心不為惡， 及身口世間，
 五欲悉虛偽， 正智正繫念。
 不習近眾苦， 非義和合者。』』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二七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
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而說偈言：
「無觸不報觸， 觸則以觸報，
 以觸報觸故， 不瞋不招瞋。」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有於不瞋人， 而加之以瞋，
 清淨之正士， 離諸煩惱結。
 於彼起惡心， 惡心還自中，
 如逆風揚塵， 還自坌其身。」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二七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子，容色絕妙，來詣佛所，稽首佛足，身諸光

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而說偈言：

「愚癡人所行， 不合於黠慧，
 自所行惡行， 為自惡知識。
 所造眾惡行， 終獲苦果報。」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既作不善業， 終則受諸惱，
 造業雖歡喜， 啼泣受其報。
 造諸善業者， 終則不熱惱，
 歡喜而造業， 安樂受其報。」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二七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而說偈言：

「不可常言說， 亦不一向聽，
 而得於道跡， 堅固正超度。
 思惟善寂滅， 解脫諸魔縛，
 能行說之可， 不行不應說。
 不行而說者， 智者則知非，
 不行己所應， 不作而言作。」

是則同賊非。」

爾時，世尊告天子言：「汝今有所嫌責耶？」

天子白佛：「悔過，世尊！悔過，善逝！」

爾時，世尊熙怡微笑。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我今悔其過， 世尊不納受，
 內懷於惡心， 抱怨而不捨。」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言說悔過辭， 內不息其心，
 云何得息怨？ 何名為修善？」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誰不有其過？ 何人無有罪？
 誰復無愚癡？ 孰能常堅固？」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雜阿含經（一二七九至一三〇五）

（一二七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退落墮負處， 云何而得知？」

唯願世尊說，云何負處門？」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勝處易得知，	負處知亦易，
樂法為勝處，	毀法為負處。
愛樂惡知識，	不愛善知識，
善友生怨結，	是名墮負門。
愛樂不善人，	善人反憎惡，
欲惡不欲善，	是名負處門。
斗秤以欺人，	是名墮負門。
博弈耽嗜酒，	遊輕著女色，
費喪於財物，	是名墮負門，
女人不自守，	捨主隨他行，
男子心放蕩，	捨妻隨外色，
如是為家者，	斯皆墮負門。
老婦得少夫，	心常懷嫉妬，
懷嫉臥不安，	是則墮負門。
老夫得少婦，	墮負處亦然。
常樂著睡眠，	知識同遊戲，
怠墮好瞋恨，	斯皆墮負門。
多財結朋友，	酒食奢不節，
多費喪財物，	斯皆墮負門。
小財多貪愛，	生於剎利心，
常求為王者，	是則墮負門。
求珠璫瓔珞，	革屣履傘蓋，
莊嚴自慳惜，	是則墮負門。
受他豐美食，	自慳惜其財，
食他不反報，	是則墮負門。

沙門婆羅門，	屈請入其舍，
慳惜不時施，	是則墮負門。
沙門婆羅門，	次第行乞食，
呵責不欲施，	是則墮負門。
若父母年老，	不及時奉養，
有財而不施，	是則墮負門。
於父母兄弟，	搥打而罵辱，
無有尊卑序，	是則墮負門。
佛及弟子眾，	在家與出家，
毀訾不恭敬，	是則墮負門。
實非阿羅漢，	羅漢過自稱，
是則世間賊，	墮於負處門。
此世間負處，	我知見故說，
猶如嶮怖道，	慧者當遠避。」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二八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誰屈下而屈下？ 誰高舉而隨舉？
云何童子戲， 如童塊相擲？」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愛下則隨下， 愛舉則隨舉，
愛戲於愚夫， 如童塊相擲。」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二八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而說偈言：

「決定以遮遮， 意妄想而來，
若人遮一切， 不令其逼迫。」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決定以遮遮， 意妄想而來，
不必一切遮， 但遮其惡業。
遮彼彼惡已， 不令其逼迫。」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二八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云何得名稱？ 云何得大財？
 云何德流聞？ 云何得善友？」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持戒得名稱， 布施得大財，
 真實德流聞， 恩惠得善友。」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二八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云何人所作， 智慧以求財，
 等攝受於財， 若勝若復劣？」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始學功巧業， 方便集財物，
 得彼財物已， 當應作四分，
 一分自食用， 二分營生業，
 餘一分藏密， 以擬於貧乏。」

營生之業者，田種行商賈，
牧牛羊興息，邸舍以求利，
造屋舍床臥，六種資生具，
方便修眾具，安樂以存世，
如是善修業，黠慧以求財，
財寶隨順生，如眾流歸海。
如是財饒益，如蜂集眾味，
晝夜財增長，猶如蟻積堆。
不付老子財，不寄邊境民，
不信姦狡人，及諸慳悋者，
親附成事者，遠離不成事，
能成事士夫，猶如火熾然。
善友貴重人，敏密修良者，
同氣親兄弟，善能相攝受。
居親眷屬中，標顯若牛王，
各隨其所應，分財施飲食。
壽盡而命終，當生天受樂。」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二八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拘薩羅國有彈琴人，
名曰龜牛，於拘薩羅國人間遊行，止息野中。時，有六廣大天

宮天女，來至憍薩羅國龜牛彈琴人所，語龜牛彈琴人言：『阿舅！阿舅！為我彈琴，我當歌舞。』龜牛彈琴者言：『如是，姊妹！我當為汝彈琴，汝當語我汝是何人？何由生此？』天女答言：『阿舅！且彈琴，我當歌舞，於歌頌中，自說所以生此因緣。』彼拘薩羅國龜牛彈琴人即便彈琴，彼六天女即便歌舞。

「第一天女說偈歌言：

「『若男子女人， 勝妙衣惠施，
 施衣因緣故， 所生得殊勝。
 施所愛念物， 生天隨所欲，
 見我居宮殿， 乘空而遊行。
 天身如金聚， 天女百中勝，
 觀察斯福德， 迴向中之最。』

「第二天女復說偈言：

「『若男子女人， 勝妙香惠施，
 愛念可意施， 生天隨所欲。
 見我處宮殿， 乘空而遊行，
 天身若金聚， 天女百中勝。
 觀察斯福德， 迴向中之最。』

「第三天女復說偈言：

「『若男子女人， 以食而惠施，
 可意愛念施， 生天隨所欲。
 見我居宮殿， 乘虛而遊行，
 天身如金聚， 天女百中勝，
 觀察斯福德， 迴向中之最。』

「第四天女復說偈言：

「『憶念餘生時， 曾為人婢使，
 不盜不貪嗜， 勤修不懈怠。』

量腹自節身， 分飡救貧人，
今見居宮殿， 乘虛而遊行。
天身如金聚， 天女百中勝，
觀察斯福德， 供養中為最。』

「第五天女復說偈言：

「『憶念餘生時， 為人作子婦，
 嫿姑性狂暴， 常加麁澁言。
 執節修婦禮， 卑遜而奉順，
 今見處宮殿， 乘虛而遊行。
 天身如金聚， 天女百中勝，
 觀察斯福德， 供養中為最。』

「第六天女復說偈言：

「『昔曾見行跡， 比丘比丘尼，
 從其聞正法， 一宿受齋戒。
 今見處天宮， 乘虛而遊行，
 天身如金聚， 天女百中勝。
 觀察斯福德， 迴向中之最。』

「爾時，拘薩羅國麁牛彈琴人而說偈言：

「『我今善來此， 拘薩羅林中，
 得見此天女， 具足妙天身。
 既見又聞說， 當增修善業，
 緣今修功德， 亦當生天上。』

「說是語已，此諸天女即沒不現。」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二八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何法起應滅？ 何生應防護？
何法應當離？ 等觀何得樂？」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瞋恚起應滅， 貪生逆防護，
無明應捨離， 等觀真諦樂。
欲生諸煩惱， 欲為生苦本，
調伏煩惱者， 眾苦則調伏。
調伏眾苦者， 煩惱亦調伏。」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於是，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二八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若人行放逸， 愚癡離惡慧，
禪思不放逸， 疾得盡諸漏。」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非世間眾事， 是則之為欲，

心法馳覺想， 是名士夫欲。
世間種種事， 常在於世間，
智慧修禪思， 愛欲永潛伏。
信為士夫伴， 不信則不度，
信增其名稱， 命終得生天。
於身虛空想， 名色不堅固，
不著名色者， 遠離於積聚。
觀此真實義， 如解脫哀愍，
由斯智慧故， 世稱歎供養。
能斷眾雜相， 超絕生死流，
超度諸流已， 是名為比丘。」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於是，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二八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與何人同處， 復與誰共事，
知何等人法， 名為勝非惡？」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與正士同遊， 正士同其事，
解知正士法， 是則勝非惡。」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二八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而說偈言：

「慳慳生於心， 不能行布施，
明智求福者， 乃能行其惠。」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怖畏不行施， 常得不施怖，
怖畏於飢渴， 慳惜從怖生。
此世及他世， 常癡飢渴畏，
死則不隨死， 獨往無資糧。
少財能施者， 多財難亦捨，
難捨而能捨， 是則為難施。
無知者不覺， 慧者知難知，
以法養妻子， 少財淨心施。
百千耶盛會， 所獲其福利，
比前如法施， 十六不及一。
打縛惱眾生， 所得諸財物，
惠施安國土， 是名有罪施。
方之平等施， 稱量所不及，

如法不行非， 所得財物施。
難施而行施， 是應賢聖施，
所往常獲福， 壽終上生天。」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二八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金婆羅山金婆羅鬼神住處石室中。

爾時，世尊金鎗刺足，未經幾時，起身苦痛；能得捨心，正智正念，堪忍自安，無退減想。

彼有山神天子八人，作是念：「今日世尊住王舍城金婆羅山金婆羅鬼神住處石室中，金鎗刺足，起身苦痛而能捨心，正念正智，堪忍自安，無所退減，我等當往面前讚嘆。」作是念已，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

第一天神說偈嘆言：

「沙門瞿曇， 人中師子， 身遭苦痛，
堪忍自安， 正智正念， 無所退減。」

第二天子復讚嘆言：

「大士之大龍， 大士之牛王，
大士夫勇力， 大士夫良馬，
大士夫上首， 大士夫之勝。」

第三天子復讚嘆言：

「此沙門瞿曇， 士夫分陀利，
身生諸苦痛， 而能行捨心，

正智正念住， 堪忍以自安，
而無所退減。」

第四天子復讚嘆言：「若有於沙門瞿曇士夫分陀利所說違反嫌責，當知斯等長夜當得不饒益苦，唯除不知真實者。」

第五天子復說偈言：

「觀彼三昧定， 善住於正受，
解脫離諸塵， 不踊亦不沒，
其心安隱住， 而得心解脫。」

第六天子復說偈言：

「經歷五百歲， 誦婆羅門典，
精勤修苦行， 不解脫離塵，
是則卑下類， 不得度彼岸。」

第七天子復說偈言：

「為欲之所迫， 持戒之所縛，
勇捍行苦行， 經歷於百年，
其心不解脫， 不離於塵垢，
是則卑下類， 不度於彼岸。」

第八天子復說偈言：

「心居憍慢欲， 不能自調伏，
不得三昧定， 牟尼之正受，
獨一居山林， 其心常放逸，
於彼死魔軍， 不得度彼岸。」

時，彼山神天子八人各各讚嘆已，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二九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而說偈言：

「廣無過於地， 深無踰於海，
高無過須彌， 大士無毘紐。」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廣無過於愛， 深無踰於腹，
高莫過憍慢， 大士無勝佛。」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於是，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二九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何物火不燒？ 何風不能吹？
水災壞大地， 何物不流散？
惡王及盜賊， 強劫人財物，
何男子女人， 不為其所奪？
云何珍寶藏， 終竟不亡失？」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福火所不燒， 福風不能吹，
水災壞大地， 福水不流散。」

惡王及盜賊， 強奪人財寶，
若男子女人， 福不被劫奪。
樂報之寶藏， 終竟不亡失。」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於是，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即沒不現。

（一二九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誰當持資糧？ 何物賊不劫？
何人劫而遮？ 何人劫不遮？
何人常來詣， 智慧者喜樂？」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信者持資糧， 福德劫不奪，
賊劫奪則遮， 沙門奪歡喜，
沙門常來詣， 智慧者欣樂。」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於是，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二九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一切相映障， 知一切世間，
樂安慰一切， 唯願世尊說，
云何是世間， 最為難得者？」

是時，世尊說偈答言：

「為主而行忍， 無財而欲施，
遭難而行法， 富貴修遠離，
如是四法者， 是則為最難。」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於是，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二九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大力自在樂， 所求無不得，
何復勝於彼， 一切所欲備？」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大力自在樂， 彼則無所求，

若有求欲者， 是苦非為樂，
於求已過去， 是則樂於彼。」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於是，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二九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車從何處起？ 誰能轉於車？
車轉至何所， 何故壞磨滅？」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車從諸業起， 心識能於車，
隨因而轉至， 因壞車則亡。」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於是，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二九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

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白佛言：「世尊！拘屢陀王女修波羅提沙今日生子。」

佛告天子：「此則不善，非是善。」

時，彼天子即說偈言：

「人生子為樂， 世間有子歡，
 父母年老衰， 子則能奉養，
 瞿曇何故說， 生子為不善。」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當知恒無常， 純空陰非子，
 生子常得苦， 愚者說言樂。
 是故我說言， 生子非為善，
 非善為善像， 念像不可念。
 實苦貌似樂， 放逸所踐蹈。」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於是，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二九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云何數所數？ 云何數不隱？
 云何數中數？ 云何說言說？」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佛法難測量， 二流不顯現，
若彼名及色， 滅盡悉無餘，
是名數所數， 彼數不隱藏，
是彼數中數， 是則說名數。」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於時，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二九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何物重於地？ 何物高於空？
何物疾於風？ 何物多於草？」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戒德重於地， 慢高於虛空，
憶念疾於風， 思想多於草。」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於是，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二九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何戒何威儀？ 何得何為業？
 慧者云何住？ 云何往生天？」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遠離於殺生，	持戒自防樂，
害心不加生，	是則生天路。
遠離不與取，	與取心欣樂，
斷除賊盜心，	是則生天路。
不行他所受，	遠離於邪淫，
自受知止足，	是則生天路。
自為己及他，	為財及戲笑，
妄語而不為，	是則生天路。
斷除於兩舌，	不離他親友，
常念和彼此，	是則生天路。
遠離不愛言，	軟語不傷人，
常說淳美言，	是則生天路。
不為不誠說，	無義不饒益，
常順於法言，	是則生天路。
聚落若空地，	見利言我有，
不行此貪想，	是則生天路。
慈心無害想，	不害於眾生，
心常無怨結，	是則生天路。
苦業及果報，	二俱生淨信，

受持於正見， 是則生天路。
如是諸善法， 十種淨業跡，
等受堅固持， 是則生天路。」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久見婆羅門， 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過， 永超世恩愛。」

於時，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三〇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釋提桓因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釋提桓因說偈問佛：

「何法命不知？ 何法命不覺？
何法鑊於命？ 何法為命縛？」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色者命不知， 諸行命不覺，
身鑊於其命， 受縛於命者。」

釋提桓因復說偈言：

「色者非為命， 諸佛之所說，
云何而得熟？ 於彼甚深藏，
云何段肉住？ 云何知命身？」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迦羅邏為初， 迦羅邏生胞，
胞生於肉段， 肉段生堅厚，
堅厚生肢節， 及諸毛髮等，

色等諸情根， 漸次成形體，
因母飲食等， 長養彼胎身。」

爾時，釋提桓因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三〇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長勝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長勝天子而說偈言：

「善學微妙說， 習近諸沙門，
獨一無等侶， 正思惟靜默。」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善學微妙說， 習近諸沙門，
獨一無等侶， 寂默靜諸根。」

時，長勝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三〇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尸毘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尸毘天子說偈問佛：

「何人應同止？ 何等人共事？
應知何等法， 是轉勝非惡？」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與正士同止， 正士共其事，
應知正士法， 是轉勝非惡。」

時，彼尸毘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三〇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月自在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月自在天子而說偈言：

「彼當至究竟， 如蚊依從草，
若得正繫念， 一心善正受。」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彼當到彼岸， 如魚決其網，
禪定具足住， 心常致喜樂。」

時，彼月自在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三〇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毘瘦紐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毘瘦紐天子而說偈言：

「供養於如來， 歡喜常增長，
欣樂正法律， 不放逸隨學。」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若如是說法， 防護不放逸，
以不放逸故， 不隨魔自在。」

於是，毘瘦紐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三〇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般闍羅健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般闍羅健天子而說偈言：

「憤亂之處所， 黠慧者能覺，
禪思覺所覺， 牟尼思惟力。」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了知憤亂法， 正覺得涅槃，
若得正繫念， 一心善正受。」

時，般闍羅健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雜阿含經（一三〇九至一三一八）

（一三〇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摩伽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摩伽天子說偈問佛：

「殺何得安眠？ 殺何得善樂？
為殺何等人， 瞿曇所讚嘆？」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若殺於瞋恚， 而得安隱眠，
殺於瞋恚者， 令人得歡喜。
瞋恚為毒本， 殺者我所歎，
殺彼瞋恚已， 長夜無憂患。」

於時，摩伽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三一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彌耆迦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彌耆迦天子說偈問佛：

「明照有幾種， 能照明世間，
唯願世尊說， 何等明最上？」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有三種光明， 能照耀世間，
晝以日為照， 月以照其夜。
燈火晝夜照， 照彼彼色像，
上下及諸方， 眾生悉蒙照。
人天光明中， 佛光明為上。」

佛說此經已，彌耆迦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三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陀摩尼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陀摩尼天子而說偈言：

「為婆羅門事， 學斷莫疲倦，
斷除諸愛欲， 不求受後身。」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婆羅門無事， 所作事已作，
乃至不得岸， 晝夜常勤跪。
已到彼岸住， 於岸復何跪，
此是婆羅門， 專精漏盡禪。
一切諸憂惱， 熾然永已斷，
是則到彼岸， 涅槃無所求。」

時，陀摩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三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多羅捷陀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斷幾捨幾法？ 幾法上增修？
超越幾積聚， 名比丘度流？」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斷五捨於五， 五法上增修，
超五種積聚， 名比丘度流。」

時，彼多羅捷陀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三一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迦摩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迦摩天子白佛言：「甚難！世尊！甚難！善逝！」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所學為甚難， 具足戒三昧，
遠離於非家， 閑居寂靜樂。」

迦摩天子白佛言：「世尊！靜默甚難得！」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得所難得學， 具足戒三昧，
晝夜常專精， 修習意所樂。」

迦摩天子白佛言：「世尊！正受心難得！」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難住正受住， 諸根心決定，
能斷死魔縻， 聖者隨欲進。」

迦摩天子復白佛言：「世尊！嶮道甚難行！」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難涉之嶮道， 當行安樂進，
非聖墮於彼， 足上頭向下。」

賢聖乘正直， 嶮路自然平。」

佛說此經已，迦摩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三一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迦摩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迦摩天子說偈問佛：

「貪恚何所因， 不樂身毛豎，
 恐怖從何起， 覺想由何生？
 猶如鳩摩羅， 依倚於乳母。」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愛生自身長， 如尼拘律樹，
 處處隨所著， 如榛綿叢林。
 若知彼因者， 發悟令開覺，
 度生死海流， 不復更受有。」

時，迦摩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三一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栴檀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栴檀天子說偈問佛：

「聞瞿曇大智， 無障礙知見，

何所住何學， 不遭他世惡？」

爾時，世尊說偈答曰：

「攝持身口意， 不造三惡法，
處在於居家， 廣集於群賓。
信惠財法施， 以法立一切，
住彼學彼法， 則無他世畏。」

佛說是經已，栴檀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三一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栴檀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誰度於諸流， 晝夜勤不懈，
不攀無住處， 云何不沒溺？」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一切戒具足， 智慧善正受，
內思惟正念， 能度難度流，
不染此欲想， 超度彼色愛，
貪喜悉已盡， 不入於難測。」

時，彼栴檀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三一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迦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迦葉天子白佛言：「世尊！我今當說比丘及比丘功德。」

佛告天子：「隨汝所說。」

時，迦葉天子而說偈言：

「比丘修正念， 其心善解脫，
 晝夜常勤求， 懷有諸功德。
 了知於世間， 滅除一切有，
 比丘得無憂， 心無所染著。

「世尊！是名比丘，是名比丘功德。」

佛告迦葉：「善哉！善哉！如汝所說。」

迦葉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一三一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迦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迦葉天子白佛言：「世尊！我今當說比丘及比丘所說。」

佛告迦葉天子：「隨所樂說！」

時，彼迦葉天子而說偈言：

「比丘守正念， 其心善解脫，
 晝夜常勤求， 逮得離塵垢。
 曉了知世間， 於塵離塵垢，

比丘無憂患， 心無所染著。

「世尊！是名比丘，是名比丘所說。」

佛告迦葉：「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迦葉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雜阿含經（一一一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天帝釋晨朝來詣佛所，稽首佛足，以帝釋神力，身諸光明遍照祇樹精舍。

時，釋提桓因說偈問佛言：

「為殺於何等， 而得安隱眠？

為殺於何等， 而得無憂畏？

為殺何等法， 瞿曇所讚歎？」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害兇惡瞋恚， 而得安隱眠，

害兇惡瞋恚， 心得無憂畏。

瞋恚為毒根， 滅彼苦種子，

滅彼苦種子， 而得無憂畏。

彼苦種滅故， 賢聖所稱歎。」

爾時，釋提桓因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一〇七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異比丘，於夜明相出時，出搗補河邊，脫衣著岸邊，入水洗浴。浴已上岸，被一衣，待身乾。

時，有一天子放身光明，普照搗補河側，語比丘言：「汝少出家，鮮白髮黑，年始盛美，應習五欲，莊嚴瓔珞，塗香華鬘，五樂自娛，而於是時，違親背俗，悲泣別離，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如何捨現前樂，而求非時之利？」

比丘答言：「我不捨現前樂求非時樂，我今乃是捨非時樂得現前樂。」

天問比丘：「云何捨非時樂得現前樂？」

比丘答言：「如世尊說，非時之欲，少味多苦，少利多難。我今於現法中，已離熾然，不待時節，能自通達，現前觀察，緣自知覺。如是，天子！是名捨非時樂得現前樂。」

天復問比丘：「云何復是如來所說，非時之欲，少樂多苦？云何復是如來所說，現法利樂，乃至緣自覺知？」

比丘答言：「我年少出家，不能廣宣如來所說正法、律儀。世尊近在迦蘭陀竹園。汝可往詣如來，問其所疑，如世尊說，隨憶受持。」

天子復言：「比丘！於如來所，有諸力天眾多圍遶，我先無問，未易可詣。比丘！汝若能為先白世尊者，我可隨往。」

比丘答言：「當為汝去！」

天白比丘：「唯然，尊者！我隨後來。」

時，彼比丘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以向天子往反問答具白世尊：「今者，世尊！彼天子誠實言者須臾應至，不誠實者自當不來。」

時，彼天子遙語比丘：「我已在此，我已在此。」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眾生隨愛想， 以愛想而住，
 以不知愛故， 則為死方便。」

佛告天子：「汝解此偈者，便可發問。」

天子白佛：「不解，世尊！不解，善逝！」佛復說偈而告天子曰：

「若知所愛者， 不於彼生愛，
彼此無所有， 他人莫能說。」

佛告天子：「汝解此義者，便可發問。」

天子白佛：「不解，世尊！不解，善逝！」

佛復說偈言：

「見等勝劣者， 則有言論生，
三事不傾動， 則無軟中上。」

佛告天子：「解此義者，則可發問。」

天子白佛：「不解，世尊！不解，善逝！」

佛復說偈言：

「斷愛及名色， 除慢無所繫，
寂滅息瞋恚， 離結絕惓惓，
不見於人天， 此世及他世。」

佛告天子：「解此義者，乃可發問。」

天子白佛：「已解，世尊！已解，善逝！」

佛說此經已，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即沒不現。

雜阿含經（一三二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摩竭提國人間遊行，到針毛鬼住處夜宿。爾時，針毛鬼會諸鬼神，集在一處。

時，有炎鬼見世尊在針毛鬼住處夜宿。見已，往詣針毛鬼所，語針毛鬼言：「聚落主！汝今大得善利，今如來、應、等

正覺於汝室宿。」

針毛鬼言：「今當試看，為是如來、為非？」

時，針毛鬼與諸鬼神集會已，還歸自舍，束身衝佛。爾時，世尊却身避之。如是再三，束身衝佛，佛亦再三却身避之。

爾時，針毛鬼言：「沙門怖耶？」

佛言：「聚落主！我不怖也，但汝觸惡。」

針毛鬼言：「今有所問，當為我說，能令我喜者善，不能令我喜者，當壞汝心，裂汝胸，令汝熱血從其面出，捉汝兩手擲恒水彼岸。」

佛告針毛鬼：「聚落主！我不見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天神、世人能壞如來、應、等正覺心者，能裂其胸者，能令熱血從面出者，執其兩臂擲著恒水彼岸者。汝今但問，當為汝說。令汝歡喜。」

時，針毛鬼說偈問佛：

「一切貪恚心， 以何為其因，
不樂身毛豎， 恐怖從何起？
意念諸覺想， 為從何所起，
猶如新生兒， 依倚於乳母。」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愛生自身長， 如尼拘律樹，
展轉相拘引， 如籐綿叢林，
若知彼所因， 當令鬼覺悟，
度生死海流， 不復重增有。」

爾時，針毛鬼聞世尊說偈，心得歡喜，向佛悔過，受持三歸。

佛說此經已，針毛鬼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三二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摩竭提國人間遊行，到阿闍鬼住處夜宿。

時，阿闍鬼集會諸鬼神。時，有竭曇鬼見世尊在阿闍鬼住處夜宿。見已，至阿闍鬼所，語阿闍鬼言：「聚落主！汝獲大利，如來宿汝住處。」

阿闍鬼言：「生人今日在我舍住耶？今當令知，為是如來？為非如來？」

時，阿闍鬼諸鬼神聚會畢，還歸自家，語世尊曰：「出去！沙門！」

爾時，世尊以他家故，即出其舍。

阿闍鬼復言：「沙門！來入！」佛即還入。以滅慢故，如是再三。

時，阿闍鬼第四復語世尊言：「沙門！出去！」

爾時，世尊語阿闍鬼言：「聚落主！已三見請，今不復出。」

阿闍鬼言：「今問沙門，沙門答我，能令我喜者善；不能令我喜者，我當壞其心，裂其胸，亦令熱血從其面出，執持兩手擲著恒水彼岸！」

世尊告言：「聚落主！我不見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天神、世人，有能壞我心，裂我胸，令我熱血從面而出，執持兩手擲著恒水彼岸者。然，聚落主！汝今但問，當為汝說。令汝心喜。」

時，阿闍鬼說偈問佛：

「說何等名為，	勝士夫事物？
行於何等法，	得安樂果報？
何等為美味？	云何壽中勝？」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淨信為最勝， 士夫之事物，
行法得樂果， 解脫味中上，
智慧除老死， 是為壽中勝。」

時，阿闍鬼復說偈言：

「云何得名稱？」 如上所說偈。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持戒名稱流。」 如上所說偈。

時，阿闍鬼復說偈言：

「幾法起世間？ 幾法相順可？
世幾法取受？ 世幾法損減？」

爾時，世尊以偈答言：

「世六法等起， 六法相順可，
世六法取受， 世六法損減。」

阿闍鬼復說偈問佛：

「誰能度諸流， 晝夜勤方便？
無攀無住處， 孰能不沈沒？」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一切戒具足， 智慧善正受，
正念內思惟， 能度難度流。
不樂於五欲， 亦超度色愛，
無攀無住處， 是能不沒溺。」

時，阿闍鬼復說偈問佛：

「以何法度流？ 以何度大海？
以何捨離苦？ 以何得清淨？」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以信度河流， 不放逸度海，

精進能除苦， 以慧得清淨。
汝當更問餘， 沙門梵志法，
其法無有過， 真諦施調伏。」

時，阿闍鬼復說偈問佛：

「何煩更問餘， 沙門梵志法，
即曰最勝士， 以顯大法炬。
於彼竭曇摩， 常當報其恩，
告我等正覺， 無上導御師。
我即日當行， 從村而至村，
親侍等正覺， 聽受所說法。」

佛說此經已，阿闍鬼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一三二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娑多耆利天神、醯魔波低天神共作約誓：「若其宮中有寶物出者，必當相語；不相語者，得違約罪。」

時，醯魔波低天神宮中有未曾有寶，波曇摩華出，華有千葉，大如車輪，金色寶莖。

時，醯魔波低天神遣使告語娑多耆利：「聚落主！今我宮中忽生未曾有寶，波曇摩花，華有千葉，大如車輪，金色寶莖，可來觀看！」

娑多耆利天神遣使詣醯魔波低舍，告言：「聚落主！用是波曇摩百千為？今我宮中有未曾有寶——大波曇摩出，所謂如來、應、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汝便可來奉事供養。」

時，醯魔波低天神即與五百眷屬往詣娑多耆利天神所，說偈問言：

「十五日良時， 天夜遇歡會，
 當說受何齋， 從阿羅漢受。」

時，娑多耆利說偈答言：

「今日佛世尊， 在摩竭勝國，
 住於王舍城， 迦蘭陀竹園，
 演說微妙法， 滅除眾生苦，
 苦苦及苦集， 苦滅盡作證，
 八聖出苦道， 安隱趣涅槃，
 當往設供養， 我羅漢世尊。」

醯魔波低說偈問言：

「彼有心願樂， 慈濟眾生不，
 彼於受不受， 心想平等不？」

娑多耆利說偈答言：

「彼妙願慈心， 度一切眾生，
 於諸受不受， 心想常平等。」

時，醯魔波低說偈問言：

「為具足明達， 已行成就不，
 諸漏永滅盡， 不受後有耶？」

娑多耆利說偈答言：

「明達善具足， 正行已成就，
 諸漏永已盡， 不復受後有。」

醯摩波低說偈問言：

「牟尼意行滿， 及身口業耶？
 明行悉具足， 以法讚歎耶？」

娑多耆利說偈答言：

「具足牟尼心， 及業身口滿，
明行悉具足， 以法而讚歎。」

醯摩波低說偈問言：

「遠離於害生， 不與不取不，
為遠於放蕩， 不離禪思不？」

娑多耆利復說偈言：

「常不害眾生， 不與不妄取，
遠離於放蕩， 日夜常思禪。」

醯魔波低復說偈問言：

「為不樂五欲， 心不濁亂不，
有清淨法眼， 滅盡愚癡不？」

娑多耆利說偈答言：

「心常不樂欲， 亦無濁亂心，
佛法眼清淨， 愚癡盡無餘。」

醯魔波低復說偈問言：

「至誠不妄語， 僇澁言無有，
得無別離說， 無不誠說不？」

娑多耆利說偈答言：

「至誠不妄語， 亦無僇澁言，
不離他親厚， 常說如法言。」

醯摩波低復說偈問言：

「為持清淨戒， 正念寂滅不，
具足等解脫， 如來大智不？」

娑多耆利說偈答言：

「淨戒悉具足， 正念常寂靜，
等解脫成就， 得如來大智。」

醯魔波低復說偈問言：

「明達悉具足， 正行已清淨，
所有諸漏盡， 不復受後有。」

娑多耆利說偈答言：

「明達悉具足， 正行已清淨，
一切諸漏盡， 無復後生有。」

醯魔波低復說偈言：

「牟尼善心具， 及身口業跡，
明行悉成就， 故讚歎其法。」

娑多耆利說偈答言：

「牟尼善心具， 及身口業跡，
明行悉成就， 讚歎於其法。」

醯魔波低復說偈言：

「伊尼延鹿[跳-兆+專]， 仙人之勝相，
少食捨身貪， 牟尼處林禪，
汝今當共行， 敬禮彼瞿曇。」

時，有百千鬼神眷屬圍繞，娑多耆利、醯魔波低速至佛前禮拜供養，整衣服，偏袒右肩，合掌敬禮，而說偈言：

「伊尼延鹿[跳-兆+專]， 仙人之勝相，
少食無貪嗜， 牟尼樂林禪。
我等今故來， 請問於瞿曇，
師子獨遊步， 大龍無恐懼。
今故來請問， 牟尼願決疑，
云何得出苦？ 云何苦解脫？
唯願說解脫， 苦於何所滅？」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世五欲功德， 及說第六意，
於彼欲無貪， 解脫一切苦。」

如是從苦出， 如是解脫苦，
今答汝所問， 苦從此而滅。」

娑多耆利、醯魔波低復說偈問佛：

「泉從何轉還， 惡道何不轉，
世間諸苦樂， 於何而滅盡？」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眼耳鼻舌身， 及以意入處，
於彼名及色， 永滅盡無餘。
於彼泉轉還， 於彼道不轉，
於彼苦及樂， 得無餘滅盡。」

娑多耆利、醯魔波低復說偈問佛：

「世間幾法起？ 幾法世和合？
幾法取受世？ 幾法令世滅？」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六法起世間， 六法世和合，
六法取受世， 六法世損滅。」

娑多耆利、醯魔波低復說偈問：

「云何度諸流， 日夜勤方便，
無攀無住處， 而不溺深淵？」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一切戒具足， 智慧善正受，
如思惟繫念， 是能度深淵。
不樂諸欲想， 亦超色諸結，
無攀無住處， 不溺於深淵。」

娑多耆利、醯魔波低復說偈問佛：

「何法度諸流？ 以何度大海？
云何捨離苦？ 云何得清淨？」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正信度河流， 不放逸度海，
精進能斷苦， 智慧得清淨。」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汝可更問餘， 沙門梵志法，
真實施調伏， 除此更無法。」

醯魔波低復說偈言：

「更餘何所問， 沙門梵志法，
大精進今日， 已具善開導。
我今當報彼， 娑多耆利恩，
能以導御師， 告語於我等。
我當詣村村， 家家而隨佛，
承事禮供養， 從佛聞正法。
此百千鬼神， 悉合掌恭敬，
一切歸依佛， 牟尼之大師。
得無上之名， 必見真實義，
成就大智慧， 於欲不染着。
慧者當觀察， 救護世間者，
得賢聖道跡， 是則大仙人。」

佛說是經已，娑多耆利、醯魔波低及諸眷屬五百鬼神聞佛所說，皆大歡喜，隨喜禮佛而去。

雜阿含經（一三三六至一三四六）

（一三三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阿那律陀在拘薩羅人間，住一林中。

時，有天神名闍隣尼，是尊者阿那律陀本善知識，往詣尊者阿那律陀所。到阿那律所，說偈言：

「汝今可發願， 願還生本處，
三十三天上， 五欲樂悉備。
百種諸音樂， 常以自歡娛，
每至睡眠時， 音樂以覺悟。
諸天玉女眾， 晝夜侍左右。」

尊者阿那律陀說偈答言：

「諸天玉女眾， 此皆大苦聚，
以彼顛倒想， 繫著有身見。
諸求生彼者， 斯亦是大苦，
闍隣尼當知， 我不願生彼。
生死已永盡， 不受後有故。」

尊者阿那律說是語時，闍隣尼天子聞尊者阿那律所說，歡喜隨喜，即沒不現。

（一三三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比丘在拘薩羅人間，林中止住，勤誦經、勤講說；精勤思惟，得阿羅漢果證已，不復精勤誦說。

時，有天神，止彼林中者，而說偈言：

「比丘汝先時， 晝夜勤誦習，
常為諸比丘， 共論決定義。
汝今於法句， 寂然無所說，
不與諸比丘， 共論決定義。」

時，彼比丘說偈答言：

「本未應離欲， 心常樂法句，
既離欲相應， 誦說事已畢。
先知道已備， 用聞見道為，
世間諸聞見， 無知悉放捨。」

時，彼天神聞比丘所說，歡喜隨喜，即沒不現。

（一三三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異比丘在拘薩羅人間，止一林中。時，彼比丘有眼患，受師教，應嗅鉢曇摩花。時，彼比丘受師教已，往至鉢曇摩池側，於池岸邊，迎風而坐，隨風嗅香。

時，有天神，主此池者，語比丘言：「何以盜華？汝今便是盜香賊也！」

爾時，比丘說偈答言：

「不壞亦不奪， 遠住隨嗅香，
汝今何故言， 我是盜香賊？」

爾時，天神復說偈言：

「不求而不捨， 世間名為賊，
汝今人不與， 而自一向取，
是則名世間， 真實盜香賊。」

時，有一士夫取彼藕根，重負而去。

爾時，比丘為彼天神而說偈言：

「如今彼士夫， 斷截分陀利，
拔根重負去， 便是姦狡人，
汝何故不遮， 而言我盜香。」

時，彼天神說偈答言：

「狂亂姦狡人， 猶如乳母衣，
何足加其言， 宜堪與汝語。
袈裟污不現， 黑衣墨不污，
姦狡兇惡人， 世間不與語。
蠅脚污素帛， 明者小過現，
如墨點珂貝， 雖小悉皆現。
常從彼求淨， 無結離煩惱，
如毛髮之惡， 人見如泰山。」

時，彼比丘復說偈言：

「善哉善哉說， 以義安慰我，
汝可常為我， 數數說斯偈。」

時，彼天神復說偈言：

「我非汝買奴， 亦非人與汝，
何為常隨汝， 數數相告語，
汝今自當知， 彼彼饒益事。」

時，彼天子說是偈已，彼比丘聞其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去，獨一靜處，專精思惟，斷諸煩惱，得阿羅漢。

（一三三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尊者十力迦葉住王舍城仙人窟中。時，有獵師名曰尺只，去十力迦葉不遠，張網捕鹿。爾時，十力迦葉為彼獵師哀愍說法。時，彼獵師不解所說。時，十力迦葉即以神力，指端火然，彼猶不悟。

爾時，仙人窟中住止天神而說偈言：

「深山中獵師， 少智盲無目，
何為非時說， 薄德無辯慧，
所聞亦不解， 明中亦無見，
於諸善勝法， 愚癡莫能了，
正使燒十指， 彼終不見諦。」

時，彼天神說是偈已，尊者十力迦葉即默然住。

（一三四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尊者金剛子，住巴連弗邑一處林中。時，巴連弗邑人民夏四月過，作憍牟尼大會。

時，尊者金剛子聞世間大會，生不樂心，而說偈言：

「獨一處空林， 猶如棄枯木，
夏時四月滿， 世間樂莊嚴，
普觀諸世間， 其苦無過我。」

爾時，林中住止天神即說偈言：

「獨一處空林， 猶如棄枯木，
為三十三天， 心常所願樂，
猶如地獄中， 仰思生人道。」

時，金剛子為彼天神所勸發已，專精思惟，斷諸煩惱，得阿羅漢。

（一三四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異比丘在拘薩羅人間，住一林中，唯好樂持戒，不

能增長上進功德。

時，彼林中止住天神作是念：「此非比丘法，住於林中，唯樂持戒，不能增修上進功德，今我當作方便而發悟之。」即說偈言：

「非一向持戒， 及修習多聞，
獨靜禪三昧， 閑居修遠離。
比丘偏倚息， 終不得漏盡，
平等正覺樂， 遠非凡夫輩。」

時，彼比丘天神勸進已，專精思惟，斷諸煩惱，得阿羅漢。

（一三四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有尊者那迦達多在拘薩羅人間，住一林中，有在家、出家常相親近。

時，彼林中止住天神作是念：「此非比丘法，住於林中，與諸在家、出家周旋親數，我今當往方便發悟。」而說偈言：

「比丘旦早出， 迫暮而還林，
道俗相習近， 苦樂必同安。
恐起家放逸， 而隨魔自在。」

時，那迦達多比丘為彼天神如是如是開覺已。如是如是專精思惟，斷諸煩惱，得阿羅漢。

（一三四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眾多比丘在拘薩羅人間，住一林中，言語嬉戲，終

日散亂，心不得定，縱諸根門，馳騁六境。

時，彼林中止住天神見是比丘不攝威儀，心不欣悅，而說偈言：

「此先有瞿曇， 正命弟子眾，
無常心乞食， 無常受床臥，
觀世無常故， 得究竟苦邊，
今有難養眾， 沙門所居止，
處處求飲食， 遍遊於他家，
望財而出家， 無真沙門欲，
垂著僧伽梨， 如老牛曳尾。」

爾時，比丘語天神言：「汝欲厭我耶？」

時，彼天神復說偈言：

「不指其名姓， 不非稱其人，
而總向彼眾， 說其不善者，
踈漏相現者， 方便說其過，
勤修精進者， 歸依恭敬禮。」

彼諸比丘為天神勸發已，專精思惟，斷諸煩惱，得阿羅漢。

（一三四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異比丘在拘薩羅人間，住一林中。時，彼比丘與長者婦女嬉戲，起惡名聲。

時，彼比丘作是念：「我今不類，共他婦女起惡名聲，我今欲於此林中自殺。」

時，彼林中止住天神作是思念：「不善不類，此比丘不壞、無過，而於林中欲自殺身，我今當作方便開悟。」

時，彼天神化作長者女身，語比丘言：「於諸巷路四衢道中，世間諸人為我及汝起惡名聲，言我與汝共相習近，作不正事。已有惡名，今可還俗，共相娛樂。」

比丘答言：「以彼里巷四衢道中，為我與汝起惡名聲，共相習近，為不正事。我今且自殺身！」

時，彼天神還復天身，而說偈言：

「雖聞多惡名， 苦行者忍之，
不應苦自苦， 亦不應起惱。
聞聲恐怖者， 是則林中獸，
是輕躁眾生， 不成出家法。
仁者當堪耐， 不中住惡聲，
執心堅住者， 是則出家法。
不由他人語， 令汝成劫賊，
亦不由他語， 令汝得羅漢。
如汝自知己， 諸天亦復知。」

爾時，比丘為彼天神所開悟已，專精思惟，斷除煩惱，得阿羅漢。

（一三四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尊者見多比丘在拘薩羅人間，住一林中，著糞掃衣。

時，梵天王與七百梵天乘其宮殿，來詣尊者見多比丘所，恭敬禮事。

時，有天神，住彼林中者，而說偈言：

「觀彼寂諸根， 能感善供養，
具足三明達， 得不傾動法，

度一切方便， 少事糞掃衣，
七百梵天子， 乘宮來奉詣，
見生死有邊， 今禮度有岸。」

時，彼天神說偈讚歎見多比丘已，即沒不現。

（一三四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異比丘在拘薩羅人間，住一林中。時，彼比丘身體疲極，夜著睡眠。

時，有天神，住彼林中者，而覺悟之，即說偈言：

「可起比丘， 何故著睡眠？
 睡眠有何義？ 修禪莫睡眠。」

時，彼比丘說偈答言：

「不肯當云何？ 懈怠少方便，
 緣盡四體羸， 夜則著睡眠。」

時，彼天神復說偈言：

「且汝當執守， 勿聲而大呼，
 汝已得修閑， 莫令其退沒。」

時，彼比丘說偈答言：

「我當用汝語， 精勤修方便，
 不為彼睡眠， 數數覆其心。」

時，彼天神如是如是覺悟彼比丘。時，彼比丘專精方便，斷諸煩惱，得阿羅漢。時，彼天神復說偈言：

「汝豈能自起， 專精勤方便，
 不為眾魔軍， 厭汝令睡眠。」

時，彼比丘說偈答言：

「從今當七夜， 常坐正思惟，
其身生喜樂， 無一處不滿，
初夜觀宿命， 中夜天眼淨，
後夜除無明， 見眾生苦樂，
上中下形類， 善色及惡色，
知何業因緣， 而受斯果報，
若士夫所作， 所作還自見，
善者見其善， 惡者自見惡。」

時，彼天神復說偈言：

「我知先一切， 比丘十四人，
皆是須陀洹， 悉得禪正受，
來到此林中， 當得阿羅漢，
見汝一懈怠， 仰臥著睡眠，
莫令住凡夫， 故方便覺悟。」

爾時，比丘復說偈言：

「善哉汝天神， 以義安慰我，
至誠見開覺， 令我盡諸漏。」

時，彼天神復說偈言：

「比丘應如是， 信非家出家，
抱愚而出家， 逮得見清淨。
我今攝受法， 當盡壽命思，
若汝疾病時， 我當與良藥。」

時，彼天神說是偈已，即沒不現。

雜阿含經（一三四九至一三五二）

（一三四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拘薩羅國人間遊行，住一林中。

時，有天神，依彼林者，見佛行跡，低頭諦觀，修於佛念。

時，有優樓鳥住於道中，行欲蹈佛足跡。

爾時，天神即說偈言：

「汝今優樓鳥， 團目栖樹間，
 莫亂如來跡， 壞我念佛境。」

時，彼天神說此偈已，默然念佛。

（一三五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拘薩羅人間，住一林中，依波吒利樹下住止。

時，有天神依彼林中住，即說偈言：

「今日風卒起， 吹波吒利樹，
 落波吒利花， 供養於如來。」

時，彼天神說偈已，默然而住。

（一三五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眾多比丘住支提山側，皆是阿練若比丘，著糞掃衣，常行乞食。

時，山神，依彼山住者，而說偈言：

「孔雀文繡身， 處鞞提醯山，
 隨時出妙聲， 覺乞食比丘。
孔雀文繡身， 處鞞提醯山，
 隨時出妙聲， 覺糞掃衣者。」

孔雀文繡身， 處鞞提醯山，
隨時出妙聲， 覺依樹坐者。」
時，彼天神說此偈已，即默然住。

（一三五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眾多比丘住支提山，一切皆修阿練若行，著糞掃衣，
常行乞食。爾時，那娑佉多河岸崩，殺三營事比丘。

時，支提山住天神而說偈言：

「乞食阿蘭若， 慎莫營造立，
不見佉多河， 傍岸卒崩倒。
壓殺彼造立， 營事三比丘，
糞掃衣比丘， 慎莫營造立。
不見佉多河， 傍岸卒崩倒，
壓殺彼造立， 營事三比丘。
依樹下比丘， 慎莫營造立，
不見佉多河， 傍岸卒崩倒。
壓殺彼造立， 營事三比丘。」

時，彼天神說此偈已，即默然住。

雜阿含經（一三四七至一三四八）

（一三四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尊者舍利弗在拘薩羅人間，依一聚落，止住田側。時，

尊者舍利弗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村乞食。

時，有一尼撻子飲酒狂醉，持一瓶酒從聚落出，見尊者舍利弗，而說偈言：

「米膏熏我身， 持米膏一瓶，
山地草樹木， 視之一金色。」

爾時，尊者舍利弗作是念：「作此惡聲，是惡邪物，而說是偈，我豈不能以偈答之？」時，尊者舍利弗即說偈言：

「無想味所熏， 持空三昧瓶，
山地草樹木， 視之如涕唾。」

（一三四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異比丘在拘薩羅人間，住一林中，得他心智，煩惱有餘。去林不遠有井，有飲野干罐拘鉤頸。

時，彼野干作諸方便求脫，而自念言：「天遂欲明，田夫或出，當恐怖我。汝汲水罐怖我已久，可令我脫？」

時，彼比丘知彼野干心之所念，而說偈言：

「如來慧日出， 離林說空法，
心久恐怖我， 今可放令去。」

時，彼比丘自教授已，一切結盡，得阿羅漢。

雜阿含經（一三五三至一三六二）

（一三五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迦蘭陀竹園。

時，有異比丘住頻陀山。

爾時，山林大火卒起，舉山洞然。時，有俗人而說偈言：

「今此頻陀山， 大火洞熾然，
 焚燒彼竹林， 亦燒竹苑實。」

時，彼比丘作是念：「今彼俗人能說此偈，我今何不說偈答之？」即說偈言：

「一切有熾然， 無慧能救滅，
 焚燒諸受欲， 亦燒不作苦。」

時，彼比丘說此偈已，默然而住。

（一三五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迦蘭陀竹園。

時，有異比丘在恒河側，住一林中。

時，有一族姓女，常為舅姑所責，至恒水岸邊，而說偈言：

「恒水我今欲， 隨流徐入海，
 不復令舅姑， 數數見嫌責。」

時，彼比丘見族姓女，聞其說偈，作是念：「彼族姓女尚能說偈，我今何為不說偈答耶？」即說偈言：

「淨信我今欲， 隨彼八聖水，
 徐流入涅槃， 不見魔自在。」

時，彼比丘說此偈已，默然而住。

（一三五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異比丘在拘薩羅人間，住一林中，去林不遠，有種

瓜田。

時，有盜者夜偷其瓜，見月欲出，而說偈言：

「明月汝莫出， 待我斷其瓜，
我持瓜去已， 任汝現不現。」

時，彼比丘作是念：「彼盜瓜者尚能說偈，我豈不能說偈答耶？」即說偈言：

「惡魔汝莫出， 待我斷煩惱，
斷彼煩惱已， 任汝出不出。」

時，彼比丘說此偈已，默然而住。

（一三五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異比丘在拘薩羅人間，住一林中。

時，有沙彌而說偈言：

「云何名為常？ 乞食則為常。
云何為無常？ 僧食為無常。
云何名為直？ 唯因陀羅幢。
云何名為曲？ 曲者唯見鉤。」

時，彼比丘作是念：「此沙彌能說斯偈，我今何不說偈而答？」即說偈言：

「云何名為常？ 常者唯涅槃。
云何為無常？ 謂諸有為法。
云何名為直？ 謂聖八正道。
云何名為曲？ 曲者唯惡徑。」

時，彼比丘說此偈已，默然而住。

(一三五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舍利弗弟子，服藥已，尋即食粥。

時，尊者舍利弗到瓦師舍，從乞瓦甌。時，彼瓦師即說偈言：

「云何得名勝？ 而不施一錢。
云何勝實德？ 於財無所減。」

爾時，舍利弗說偈答言：

「若不食肉者， 而施彼以肉，
諸修梵行者， 施之以女色，
不坐高床者， 施以高廣床，
於彼臨行者， 施以息止處，
如是等施與， 於財不損減，
是則有名譽， 而不捨一錢，
實德名稱流， 於財無所減。」

時，彼瓦師復說偈言：

「汝今舍利弗， 所說實為善，
今施汝百甌， 非餘亦不得。」

尊者舍利弗說偈答言：

「彼三十三天， 炎魔兜率陀，
化樂諸天人， 及他化自在，
瓦鉢信以得， 而汝不生信。」

尊者舍利弗說此偈已，於瓦師舍默然出去。

(一三五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異比丘在拘薩羅人間，住一林中。

時，有貧士夫在於林側，作如是惓望思惟，而說偈言：

「若得猪一頭， 美酒滿一瓶，
 盛持甌一枚， 人數數持與，
 若得如是者， 當復何所憂。」

時，彼比丘作是念：「此貧士夫尚能說偈，我今何以不說？」
即說偈言：

「若得佛法僧， 比丘善說法，
 我不病常聞， 不畏眾魔怨。」

時，彼比丘說此偈已，默然而住。

（一三五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異比丘在拘薩羅人間，住一林中。

時，彼比丘作如是思惟：「若得好劫貝，長七肘，廣二肘，
作衣已，樂修善法。」

時，有天神，依彼林者，作是念：「此非比丘法，住於林中，
作是思惟，惓望好衣。」

時，天神化作全身骨鎖，於彼比丘前舞，而說偈言：

「比丘思劫貝， 七肘廣六尺，
 晝則如是想， 知夜何所思？」

時，彼比丘即生恐怖，其身戰悚，而說偈言：

「止止不須[疊*毛]， 今著糞掃衣，
 晝見骨鎖舞， 知夜復何見？」

時，彼比丘心驚怖已，即正思惟，專精修習，斷諸煩惱，

得阿羅漢。

(一三六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異比丘在拘薩羅人間，住一林中，得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作，已捨重擔，斷諸有結，正智心善解脫。

時，有一女人於夜闇中，天時微雨，電光睽照，於林中過，欲詣他男子，倒深泥中，環釧斷壞，華璫散落。時，彼女人而說偈言：

「頭髮悉散解， 花璫落深泥，
 環釧悉破壞， 丈夫何所著。」

時，彼比丘作是念：「女人尚能說偈，我豈不能說偈答之？」

「煩惱悉斷壞， 度生死淤泥，
 著纏悉散落， 十方尊見我。」

時，彼比丘說偈已，即默然而住。

(一三六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異比丘在拘薩羅人間，住於河側一林樹間。

時，有丈夫與婦相隨，度河住於岸邊，彈琴嬉戲，而說偈言：

「愛念而放逸， 逍遙青樹間，
 流水流且清， 琴聲極和美，
 春氣調適遊， 快樂何是過。」

時，彼比丘作是念：「彼士夫尚能說偈，我豈不能說偈答

之？

「受持清淨戒， 愛念等正覺，
沐浴三解脫， 善以極清涼，
人道具莊嚴， 快樂豈過是。」
時，彼比丘說此偈已，即默然而住。

（一三六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異比丘在拘薩羅人間，住一林中。
時，有天神見諸鵠鳥而說偈言：

「鵠鳥當積聚， 胡麻米粟等，
於山頂樹上， 高顯作巢窟，
若當天雨時， 安極飲食宿。」
時，彼比丘作是念：「彼亦覺悟我！」即說偈言：

「凡夫積善法， 恭敬於三寶，
身壞命終時， 資神心安樂。」
時，彼比丘說此偈已，以即覺悟，專精思惟，除諸煩惱，
得阿羅漢。

雜阿含經（一〇二三至一〇三八）

（一〇二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尊者叵求那住東園鹿母講堂，疾病困篤。

尊者阿難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

尊！尊者叵求那住東園鹿母講堂，疾病困篤，如是病比丘多有死者。善哉！世尊！願至東園鹿母講堂尊者叵求那所，以哀愍故！」

爾時，世尊默然而許，至日晡時，從禪覺，往詣東園鹿母講堂，至尊者叵求那房，敷座而坐，為尊者叵求那種種說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從坐起去。

尊者叵求那，世尊去後，尋即命終。當命終時，諸根喜悅，顏貌清淨，膚色鮮白。

時，尊者阿難供養尊者叵求那舍利已，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尊者叵求那，世尊來後，尋便命終，臨命終時，諸根喜悅，膚色清淨，鮮白光澤。不審世尊！彼當生何趣？云何受生，後世云何？」

佛告阿難：「若有比丘先未病時，未斷五下分結，若覺病起，其身苦患，心不調適，生分微弱，得聞大師教授、教誡種種說法，彼聞法已，斷五下分結。阿難！是則大師教授設法福利。

「復次，阿難！若有比丘先未病時，未斷五下分結，然後病起，身遭苦患，生分轉微，不蒙大師教授、教誡說法，然遇諸餘多聞大德修梵行者教授、教誡說法，得聞法已，斷五下分結。阿難！是名教授、教誡聽法福利。

「復次，阿難！若比丘先未病時，不斷五下分結，乃至生分微弱，不聞大師教授、教誡說法，復不聞餘多聞大德諸梵行者教授、教誡說法，然彼先所受法，獨靜思惟，稱量觀察，得斷五下分結。阿難！是名思惟觀察先所聞法所得福利。

「復次，阿難！若有比丘先未病時，斷五下分結，不得無上愛盡解脫，不起諸漏，心善解脫，然後得病，身遭苦患，生分微弱，得聞大師教授、教誡說法，得無上愛盡解脫，不起諸

漏，離欲解脫。阿難！是名大師說法福利。

「復次，阿難！若有比丘先未病時，斷五下分結，不得無上愛盡解脫，不起諸漏，離欲解脫，覺身病起，極遭苦患，不得大師教授、教誡說法，然得諸餘多聞大德諸梵行者教授、教誡說法，得無上愛盡解脫，不起諸漏，離欲解脫。阿難！是名教授教誡聞法福利。

「復次，阿難！若有比丘先未病時，斷五下分結，不得無上愛盡解脫，不起諸漏，離欲解脫。其身病起，極生苦患，不得大師教授、教誡說法，不得諸餘多聞大德教授、教誡說法，然先所聞法，獨一靜處，思惟稱量觀察，得無上愛盡解脫，不起諸漏，離欲解脫。阿難！是名思惟先所聞法所得福利。

「何緣叵求那比丘不得諸根欣悅，色貌清淨，膚體鮮澤？叵求那比丘先未病時，未斷五下分結，彼親從大師聞教授、教誡說法，斷五下分結，世尊為彼尊者叵求那受阿那含記。」

佛說此經已，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一〇二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阿濕波誓住東園鹿母講堂，身遭重病，極生苦患。尊者富隣尼瞻視供給……如前跋迦梨修多羅廣說，謂說三受，乃至「轉增無損。」

佛告阿濕波誓：「汝莫變悔！」

阿濕波誓白佛言：「世尊！我實有變悔。」

佛告阿濕波誓：「汝得無破戒耶？」

阿濕波誓白佛言：「世尊！我不破戒。」

佛告阿濕波誓：「汝不破戒，何為變悔？」

阿濕波誓白佛言：「世尊！我先未病時，得身息樂正受多修習；我於今日不復能得入彼三昧，我作是思惟：『將無退失是三昧耶？』」

佛告阿濕波誓：「我今問汝，隨意答我。阿濕波誓，汝見色即是我、異我、相在不？」

阿濕波誓白佛言：「不也，世尊！」

復問：「汝見受、想、行、識是我、異我、相在不？」

阿濕波誓白佛言：「不也，世尊！」

佛告阿濕波誓：「汝既不見色是我、異我、相在，不見受、想、行、識是我、異我、相在，何故變悔？」

阿濕波誓白佛言：「世尊！不正思惟故。」

佛告阿濕波誓：「若沙門、婆羅門三昧堅固，三昧平等，若不得入彼三昧，不應作念：『我於三昧退減。』若復聖弟子不見色是我、異我、相在，不見受、想、行、識是我、異我、相在，但當作是覺知：『貪欲永盡無餘，瞋恚、愚癡永盡無餘。』貪、恚、癡永盡無餘已，一切漏盡，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佛說是法時，尊者阿濕波誓不起諸漏，心得解脫，歡喜踊悅。歡喜踊悅故，身病即除。

佛說此經，令尊者阿濕波誓歡喜隨喜已，從坐起而去。

差摩迦修多羅如五受陰處說。

（一〇二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異比丘年少新學，於此法、律出家未久，少知識，獨一客旅，無人供給，住邊聚

落客僧房中，疾病困篤。

時，有眾多比丘詣佛所，稽首禮足，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有一比丘年少新學，乃至疾病困篤，住邊聚落客僧房中。有是病比丘多死無活。善哉！世尊！往彼住處，以哀愍故！」

爾時，世尊默然而許。即日晡時從禪覺，至彼住處。

彼病比丘遙見世尊，扶床欲起。

佛告比丘：「息臥勿起！云何？比丘！苦患寧可忍不？……」如前差摩迦修多羅廣說如是三受，乃至「病苦但增不損。」

佛告病比丘：「我今問汝，隨意答我。汝得無變悔耶？」

病比丘白佛：「實有變悔。世尊！」

佛告病比丘：「汝得無犯戒耶？」

病比丘白佛言：「世尊！實不犯戒。」

佛告病比丘：「汝若不犯戒，何為變悔？」

病比丘白佛：「世尊！我年幼稚出家未久，於過人法勝妙知見未有所得，我作是念：『命終之時，知生何處？』故生變悔。」

佛告比丘：「我今問汝，隨意答我。云何？比丘！有眼故有眼識耶？」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復問：「比丘！於意云何？有眼識故有眼觸、眼觸因緣生內受，若苦、若樂、不苦不樂耶？」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說。

「云何？比丘！若無眼則無眼識耶？」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復問：「比丘！若無眼識則無眼觸耶？若無眼觸，則無眼觸因緣生內受，若苦、若樂、不苦不樂耶？」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說。

「是故，比丘！當善思惟如是法，得善命終，後世亦善。」爾時，世尊為病比丘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從坐起去。

時，病比丘，世尊去後，尋即命終。臨命終時，諸根喜悅，顏貌清淨，膚色鮮白。

時，眾多比丘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彼年少比丘疾病困篤，尊者今已命終。當命終時，諸根喜悅，顏貌清淨，膚色鮮白。云何？世尊！如是比丘當生何處？云何受生？後世云何？」

佛告諸比丘：「彼命過比丘是真寶物，聞我說法，分明解了，於法無畏，得般涅槃，汝等但當供養舍利。」

世尊爾時為彼比丘受第一記。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〇二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如上說。差別者：「諦聽，善思，當為汝說。若彼比丘作如是念：『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有我、我所見、我慢繫著使，及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有我、我所見、我慢繫著使，及彼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彼比丘：『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有我、我所見、我慢繫著使，及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有我、我所見、我慢繫著使，及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若彼比丘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有我、我所見、我慢繫著使，及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有我、我所見、我慢繫著使，及彼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

足住者，是名比丘斷愛欲，轉諸結，止慢無間等，究竟苦邊。」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〇二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如上說。差別者，乃至佛告病比丘：「汝不自犯戒耶？」

比丘白佛言：「世尊！我不以持淨戒故，於世尊所修梵行。」

佛告比丘：「汝以何等法故，於我所修梵行？」

比丘白佛：「為離貪欲故，於世尊所修梵行；為離瞋恚、愚癡故，於世尊所修梵行。」

佛告比丘：「如是，如是。汝正應為離貪欲故，於我所修梵行；離瞋恚、愚癡故，於我所修梵行。比丘！貪欲纏故，不得離欲；無明纏故，慧不清淨。是故，比丘！於欲離欲心解脫，離無明故慧解脫。若比丘於欲離欲心解脫身作證，離無明故慧解脫，是名比丘斷諸愛欲，轉結縛，止慢無間等，究竟苦邊。是故，比丘！於此法善思惟……」如前廣說，乃至「受第一記。」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一〇二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眾多比丘集於伽梨隸講堂。時，多有比丘疾病。

爾時，世尊晡時從禪覺，往至伽梨隸講堂，於大眾前敷座而坐。坐已，告諸比丘：「當正念正智以待時，是則為我隨順之教。比丘！云何為正念？謂比丘內身身觀念處，精勤方便，正念正智，調伏世間貪憂；外身身觀念處、內外身身觀念處，

內受、外受、內外受，內心、外心、內外心，內法、外法、內外法法觀念處，精勤方便，正念正智，調伏世間貪憂，是名比丘正憶念。

「云何正智？謂比丘若來若去，正知而住，瞻視觀察，屈申俯仰，執持衣鉢，行、住、坐、臥、眠、覺，乃至五十、六十，依語默正智行。比丘！是名正智。

「如是，比丘！正念正智住者能起樂受，有因緣，非無因緣。云何因緣？謂緣於身，作是思惟：『我此身無常、有為、心因緣生；樂受亦無常、有為、心因緣生。』身及樂受觀察無常，觀察生滅，觀察離欲，觀察滅盡，觀察捨彼，觀察身及樂受無常，乃至捨已，若於身及樂受貪欲使者永不復使。

「如是，正念正智生苦受因緣，非不因緣。云何為因緣？如是緣身，作是思惟：『我此身無常、有為、心因緣生；苦受亦無常、有為、心因緣生。』身及苦受觀察無常，乃至捨，於此及苦受瞋恚所使，永不復使。

「如是，正念正智生不苦不樂受因緣，非不因緣。云何因緣？謂身因緣，作是思惟：『我此身無常、有為、心因緣生；彼不苦不樂受亦無常、有為、心因緣生。』彼身及不苦不樂受觀察無常，乃至捨，若所有身及不苦不樂受無明使使，使永不復使。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於色厭離，於受、想、行、識厭離，厭離已離欲，離欲已解脫，解脫知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樂覺所覺時，	莫能知樂覺，
貪欲使所使，	不見於出離。
苦受所覺時，	莫能知苦受，
瞋恚使所使，	不見出離道。

不苦不樂受， 等正覺所說，
彼亦不能知， 終不度彼岸。
若比丘精勤， 正智不傾動，
於彼一切受， 黠慧能悉知。
能知諸受已， 現法盡諸漏，
依慧而命終， 涅槃不墮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〇二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如上說。時，有眾多比丘集會迦梨隸講堂，多有疾病……如上說。差別者：「乃至聖弟子如是觀者，於色解脫，於受、想、行、識解脫，我說是等解脫生、老、病、死。」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智慧多聞者， 非不覺諸受，
若於苦樂受， 分別諦明了。
當知堅固事， 凡夫有昇降，
於樂不染著， 於苦不傾動。
知受不受生， 依於貪恚覺，
斷除斯等已， 其心善解脫。
繫念緣妙境， 正向待終期，
若比丘精勤， 正智不傾動。
於此一切受， 慧者能覺知，
了知諸受已， 現法盡諸漏。
依慧而命終， 涅槃不墮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歡喜，作禮而去。

(一〇三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給孤獨長者得病，身極苦痛。世尊聞已，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次第乞食至給孤獨長者舍。

長者遙見世尊，馮床欲起。

世尊見已，即告之言：「長者勿起！增其苦患。」世尊即坐，告長者言：「云何？長者，病可忍不？身所苦患，為增、為損？」

長者白佛：「甚苦！世尊！難可堪忍……」乃至說三受，如差摩修多羅廣說，乃至「苦受但增不損。」

佛告長者：「當如是學：『於佛不壞淨，於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

長者白佛：「如世尊說四不壞淨，我有此法，此法中有我。世尊！我今於佛不壞淨，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

佛告長者：「善哉！善哉！」即記長者得阿那含果。

長者白佛：「唯願世尊今於此食。」爾時，世尊默而許之。

長者即勅辦種種淨美飲食，供養世尊。世尊食已，為長者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從坐起而去。

(一〇三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尊者阿難聞給孤獨長者身遭苦患，往詣其舍。長者遙見阿難，馮床欲起……乃至說三受，如前叉摩修多羅廣說，乃至「苦患但增不損。」

時，尊者阿難告長者言：「勿恐怖！若愚癡無聞凡夫不信

於佛，不信法、僧，聖戒不具，故有恐怖，亦畏命終及後世苦。汝今不信已斷、已知，於佛淨信具足，於法、僧淨信具足，聖戒成就。」

長者白尊者阿難：「我今何所恐怖？我始於王舍城寒林中丘塚間見世尊，即得於佛不壞淨，於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自從是來，家有錢財悉與佛、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共。」

尊者阿難言：「善哉！長者！汝自記說是須陀洹果。」

長者白尊者阿難：「可就此食。」

尊者阿難默然受請。

即辦種種淨美飲食，供養尊者阿難，食已，復為長者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從坐起而去。

（一〇三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舍利弗聞給孤獨長者身遭苦患。聞已，語尊者阿難：「知不？給孤獨長者身遭苦患，當共往看。」尊者阿難默然而許。

時，尊者舍利弗與尊者阿難共詣給孤獨長者舍。長者遙見尊者舍利弗，扶床欲起……乃至說三種受，如叉摩修多羅廣說，「身諸苦患轉增無損。」

尊者舍利弗告長者言：「當如是學：『不著眼，不依眼界生貪欲識；不著耳、鼻、舌、身，意亦不著，不依意界生貪欲識。不著色，不依色界生貪欲識；不著聲、香、味、觸、法，不依法界生貪欲識。不著於地界，不依地界生貪欲識；不著於水、火、風、空、識界，不依識界生貪欲識。不著色陰，不依色陰

生貪欲識；不著受、想、行、識陰，不依識陰生貪欲識。』」

時，給孤獨長者悲歎流淚。尊者阿難告長者言：「汝今怯劣耶？」

長者白阿難：「不怯劣也。我自顧念，奉佛以來二十餘年，未聞尊者舍利弗說深妙法，如今所聞。」

尊者舍利弗告長者言：「我亦久來未嘗為諸長者說如是法。」

長者白尊者舍利弗：「有居家白衣，有勝信、勝念、勝樂，不聞深法，而生退沒。善哉！尊者舍利弗！當為居家白衣說深妙法，以哀愍故！尊者舍利弗！今於此食。」尊者舍利弗等默然受請。

即設種種淨美飲食，恭敬供養。食已，復為長者種種說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即從坐起而去。

（一〇三三）

達磨提離長者修多羅亦如世尊為給孤獨長者初修多羅廣說，第二修多羅亦如是說。差別者：「若復長者依此四不壞淨已，於上修習六念：謂念如來事，乃至念天。」

長者白佛言：「世尊！依四不壞淨，於上修六隨念，我今悉成就，我常修念如來事，乃至念天。」

佛告長者：「善哉！善哉！汝今自記阿那含果。」

長者白佛：「唯願世尊受我請食。」爾時，世尊默然受請。

長者知佛受請已，即具種種淨美飲食，恭敬供養，世尊食已，復為長者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從坐起而去。

（一〇三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長壽童子，是樹提長者孫子，身嬰重病。

爾時，世尊聞長壽童子身嬰重病，晨朝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次第到長壽童子舍。長壽童子遙見世尊，扶床欲起……乃至說三受，如叉摩修多羅廣說，乃至「病苦但增無損。是故，童子！當如是學：『於佛不壞淨，於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當如是學。」

童子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四不壞淨，我今悉有，我常於佛不壞淨，於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

佛告童子：「汝當依四不壞淨，於上修習六明分想。何等為六？謂一切行無常想、無常苦想、苦無我想、觀食想、一切世間不可樂想、死想。」

童子白佛言：「如世尊說，依四不壞淨，修習六明分想，我今悉有。然我作是念：『我命終後，不知我祖父樹提長者當云何？』」

爾時，樹提長者語長壽童子言：「汝於我所，故念且停。汝今且聽世尊說法，思惟憶念，可得長夜福利安樂饒益。」

時，長壽童子言：「我於一切諸行當作無常想、無常苦想、苦無我想、觀食想、一切世間不可樂想、死想，常現在前。」

佛告童子：「汝今自記斯陀含果。」

長壽童子白佛言：「世尊！唯願世尊住我舍食。」爾時世尊默然而許。

長壽童子即辦種種淨美飲食，恭敬供養。世尊食已，復為童子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從坐起而去。

（一〇三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木*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時，婆藪長者身遭苦患。

爾時，世尊聞婆藪長者身遭苦患……如前達摩提那長者修多羅廣說，得阿那含果記，乃至從坐起而去。

(一〇三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

時，有釋氏沙羅疾病委篤。

爾時，世尊聞釋氏沙羅疾病委篤，晨朝著衣持鉢，入迦毘羅衛國乞食，次到釋氏沙羅舍。釋氏沙羅遙見世尊，扶床欲起……乃至說三受，如差摩迦修多羅廣說，乃至「患苦但增不損。是故，釋氏沙羅，當如是學：『於佛不壞淨，於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

釋氏沙羅白佛言：「如世尊說：『於佛不壞淨，於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我悉有之，我常於佛不壞淨，於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

佛告釋氏沙羅：「是故，汝當依佛不壞淨，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於上修習五喜處。何等為五？謂念如來事，乃至自所施法。」

釋氏沙羅白佛言：「如世尊說，依四不壞淨，修五喜處，我亦有之，我常念如來事，乃至自所施法。」

佛言：「善哉！善哉！汝今自記斯陀含果。」

沙羅白佛：「唯願世尊今我舍食。」爾時，世尊默然而許。

沙羅長者即辦種種淨美飲食，恭敬供養，世尊食已，復為沙羅長者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從坐起而去。

(一〇三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那梨聚落曲谷精舍。

爾時，耶輸長者疾病困篤……如是乃至得阿那含果記，如達摩提那修多羅廣說。

（一〇三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瞻婆國竭伽池側。時，有摩那提那長者疾病新差。

時，摩那提長者語一士夫言：「善男子！汝往尊者阿那律所，為我稽首阿那律足，問訊起居輕利、安樂住不？明日通身四人願受我請。若受請者，汝復為我白言：『我俗人多有王家事，不能得自往奉迎，唯願尊者時到，通身四人來赴我請，哀愍故！』」

時，彼男子受長者教，詣尊者阿那律所，稽首禮足。白言尊者：「摩那提那長者敬禮問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住不？唯願尊者通身四人明日日中，哀受我請。』」時，尊者阿那律默然受請。

時，彼士夫復以摩那提那長者語白尊者阿那律：「我是俗人，多有王家事，不得躬自奉迎，唯願尊者通身四人明日日中，哀受我請，憐愍故！」

尊者阿那律陀言：「汝且自安！我自知時，明日通身四人往詣其舍。」

時，彼士夫受尊者阿那律教，還白長者：「阿梨！當知我已詣尊者阿那律，具宣尊意。尊者阿那律言：『汝且自安，我自知時。』」

彼長者摩那提那夜辦淨美飲食。晨朝復告彼士夫：「汝往

至彼尊者阿那律所，白言：『時到。』』

時，彼士夫即受教，行詣尊者阿那律所，稽首禮足，白言：「供具已辦，唯願知時！」

時，尊者阿那律著衣持鉢，通身四人詣長者舍。

時，摩那提那長者姪女圍遶，住內門左，見尊者阿那律，舉體執足敬禮，引入就坐，各別稽首，問訊起居，退坐一面。

尊者阿那律問訊長者：「堪忍安樂住不？」

長者答言：「如是，尊者！堪忍樂住。先遭疾病，當時委篤，今已蒙差。」

尊者阿那律問長者言：「汝住何住，能令疾病苦患時得除差？」

長者白言：「尊者阿那律！我住四念處，專修繫念故，身諸苦患時得休息。何等為四？謂內身身觀念住，精勤方便，正念正智，調伏世間貪憂。外身、內外身，內受、外受、內外受，內心、外心、內外心，內法、外法、內外法法觀念住，精勤方便，正念正智，調伏世間貪憂。如是，尊者阿那律！我於四念處繫心住故，身諸苦患時得休息，尊者阿那律，住故，身諸苦患時得休息。」

尊者阿那律告長者言：「汝今自記阿那含果。」

時，摩那提那長者以種種淨美飲食自手供養，自恣飽滿。食已，澡漱畢，摩那提那長者復坐卑床，聽說法。尊者阿那律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從坐起去。

雜阿含經（一一二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

時，有眾多釋氏集論議堂，作如是論議。時，有釋氏語釋氏難提：「我有時得詣如來，恭敬供養，有時不得；有時得親近供養知識比丘，有時不得，又復不知有諸智慧優婆塞，有餘智慧優婆塞、智慧優婆夷疾病困苦，復云何教化、教誡說法，今當共往詣世尊所，問如此義，如世尊教，當受奉行。」

爾時，難提與諸釋氏俱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諸釋氏集論議堂，作如是論議，有諸釋氏語我言：『難提！我等或時見如來，恭敬供養，或時不見，或時往見諸知識比丘，親近供養，或時不得……』」如是廣說，乃至「『如佛所教誡，當受奉行。』我等今日請問世尊，若智慧優婆塞，有餘智慧優婆塞、優婆夷疾病困苦。云何教化、教誡說法？」

佛告難提：「若有智慧優婆塞，當詣餘智慧優婆塞、優婆夷疾病困苦者所，以三種穌息處而教授之言：『仁者！汝當成就於佛不壞淨，於法、僧不壞淨。』以是三種穌息處而教授已，當復問言：『汝顧戀父母不？』彼若有顧戀父母者，當教令捨，當語彼言：『汝顧戀父母得活者，可顧戀耳，既不由顧戀而得活，用顧戀為？』彼若言不顧戀父母者，當歎善隨喜，當復問言：『汝於妻子、奴僕、錢財諸物有顧念不？』若言顧念，當教令捨，如捨顧戀父母法；若言不顧念，歎善隨喜，當復問言：『汝於人間五欲顧念以不？』若言顧念，當為說言：『人間五欲惡露不淨，敗壞臭處，不如天上勝妙五欲。』教令捨離人間五欲，教令志願天上五欲。若復彼言心已遠離人間五欲，先已顧念天勝妙欲，歎善隨喜，復語彼言：『天上妙欲無常、苦、空、變壞之法，諸天上有身勝天五欲。』若言已捨顧念天欲，顧念有身勝欲，歎善隨喜，當復教言：『有身之欲，亦復無常、變壞之法，有行滅、涅槃、出離之樂，汝當捨離有身顧念，樂

於涅槃寂滅之樂為上、為勝。』彼聖弟子已能捨離有身顧念，樂涅槃者，歎善隨喜。

「如是，難提！彼聖弟子先後次第教誡、教授，令得不起、涅槃，猶如比丘百歲壽命，解脫涅槃。」

佛說此經已，釋氏難提等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一一六二至一一六三）

（一一六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尊者阿難從世尊後。

時，有二老男女，是其夫婦，年耆根熟，僂背如鉤，諸里巷頭，燒糞掃處，俱蹲向火。

世尊見彼二老夫婦，年耆愚老，僂背如鉤，俱蹲向火，猶如老鵠，欲心相視。見已，告尊者阿難：「汝見彼夫婦二人，年耆愚老，僂背如鉤，俱蹲向火，猶如老鵠，欲心相視不？」

阿難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阿難：「此二老夫婦，於年少時盛壯之身，勤求財物者，亦可得為舍衛城中第一富長者；若復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精勤修習者，亦可得阿羅漢第一上果。於第二分盛壯之身，勤求財物，亦可得為舍衛城中第二富者；若復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者，亦可得阿那含果證。若於第三分中年之身，勤求財物，亦可得為舍衛城中第三富者；若剃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者，亦可得為斯陀含果證。彼於今日，年耆根熟，無有錢財，無有方便，無所堪能，不復堪能，若覓錢財，亦不能得勝過人法。」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不行梵行故， 不得年少財，
思惟古昔事， 眠地如曲弓。
不修於梵行， 不得年少財，
猶如老鵠鳥， 守死於空池。」

佛說此經已，尊者阿難陀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一六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如上說。差別者，唯說異偈言：

「老死之所壞， 身及所受滅，
唯有惠施福， 為隨己資糧。
依於善攝護， 及修禪功德，
隨力而行施， 錢財及飲食。
於群則眠覺， 非為空自活。」

佛說此經已，彼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一一六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木*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時，有眾多比丘集於講堂，作如是論：「諸尊！如世尊說波羅延低舍彌德勒所問：

「『若知二邊者， 於中永無著，
說名大丈夫， 不顧於五欲，
無有煩惱鎖， 超出縫紉憂。』

「諸尊！此有何義？云何邊？云何二邊？云何為中？云何為縫紖？云何思？以智知，以了了；智所知，了所了，作苦邊，脫於苦。」

有一答言：「六內入處是一邊，六外入處是二邊，受是其中，愛為縫紖。習於受者，得彼彼因，身漸轉增長出生，於此即法，以智知，以了了，智所知，了所了，作苦邊，脫於苦。」

復有說言：「過去世是一邊，未來世是二邊，現在世名為中，愛為縫紖。習近此愛，彼彼所因，身漸觸增長出生，乃至脫苦。」

復有說言：「樂受者是一邊，苦受者是二邊，不苦不樂是其中，愛為縫紖，習近此愛，彼彼所得，自身漸觸增長出生，乃至作苦。」

復有說言：「有者是一邊，集是二邊，受是其中，愛為縫紖……」如是廣說，乃至「脫苦。」

復有說言：「身者是一邊，身集是二邊，愛為縫紖……」如是廣說，乃至「脫苦。」

復有說言：「我等一切所說不同，所謂向來種種異說，要不望知。云何世尊有餘之說，波羅延低舍彌德勒所問經？我等應往具問世尊，如世尊所說，我等奉持。」

爾時，眾多比丘詣世尊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向諸比丘集於講堂，作如是言：『於世尊所說波羅延低舍彌德勒所問經，所謂二邊，乃至脫苦。』有人說言：『內六入處是說一邊，外六入處是說二邊，受是其中，愛為縫紖……』如前廣說，悉不決定，今日故來請問世尊，具問斯義，我等所說，誰得其義？」

佛告諸比丘：「汝等所說，皆是善說，我今當為汝等說有餘經。我為波羅延低舍彌德勒有餘經說，謂觸是一邊，觸集是

二邊，受是其中，愛為縫紮。習近愛已，彼彼所得，身緣觸增長出生，於此法，以智知，以了了；智所知，了所了，作苦邊，脫於苦。」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增上品（九）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久遠，三十三天釋提桓因及將諸玉女，詣難檀槃那園遊。

「是時，有一天人便說此偈：

「『不見難檀園， 則不知有樂，
 諸天之所居， 無有過是者。』

「是時，有天語彼天言：『汝今無智不能分別正理，憂苦之物，反言是樂；無牢之物，而言是牢；無常之物，反言是常；不堅要之物，復言堅要。所以然者，汝竟不聞如來說偈乎？

「『一切行無常， 生者必有死，
 不生必不死， 此滅最為樂。』

「『彼有此義，又有此偈，云何方言此處最為樂耶？汝今當知，如來亦說有四流法。若一切眾生沒在此流者，終不得道。云何為四？所謂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

「『云何名為欲流？所謂五欲是也。云何為五？所謂若眼見色起眼色想；若耳聞聲起識想；若鼻嗅香起識想；若舌知味起識想；若身知細滑起識想，是謂名為欲流。

「『云何名為有流？所謂有者，三有是也。云何為三？所謂欲有、色有、無色有，是謂名為有流也。

「『云何名為見流？所謂見流者：世有常、無常；世有邊見、無邊見；彼身彼命、非身非命；有如來死、無如來死、若有如來死無如來死、亦非有如來死亦非無如來死；是謂名為見流。』

「『彼云何無明流？所謂無明者，無知、無信、無見，心意貪欲恒有希望，及其五蓋：貪欲蓋、瞋恚蓋、睡眠蓋、調戲蓋、疑蓋。若復不知苦、不知習、不知盡、不知道，是謂名為無明流。天子當知，如來說此四流。若有人沒在此者，亦不能得道。』

「是時，彼天聞此語已，猶如力士屈伸臂頃，從三十三天沒，來至我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彼天而白我言：『善哉！世尊！快說此語！如來乃說四流。若凡夫之人不聞此四流者，則不獲四樂。云何為四？所謂休息樂、正覺樂、沙門樂、涅槃樂。若凡夫之人不知此四流者，不獲此四樂。』作是語已，我復告曰：『如是，天子！如汝所言，若不覺此四流，則不覺此四樂。』

「我時與彼天人漸漸共論，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漏為大患，出要為樂。爾時，天人以發歡喜之心；是時，我便廣演說四流之法，及說四樂。爾時，彼天專心一意，思惟此法已，諸塵垢盡，得法眼淨。我今亦說此四法、四樂，便得四諦之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等趣四諦品（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眾多比丘入舍衛城。時，眾多比丘便作是念：「然我等乞食日猶故早，我等可往至外道異學村與共論義。」

是時，眾多比丘便往至外道村中。到已，共相問訊，在一面坐已，在一面坐。爾時，異學問道人曰：「沙門瞿曇與諸弟子而說此法：『汝等比丘，盡當學此法，悉當了知，以了知己，當共奉行。』我等亦與諸弟子而說此法：『汝等盡當而學此法，悉當了知，以了知己，當共奉行。』沙門瞿曇與我等有何等異？有何增減？所謂彼說法，我亦說法，彼教誨，我亦教誨。」

爾時，眾多比丘聞此語已，亦不言是，復不言非，即從坐起而去。爾時，眾多比丘自相謂曰：「我等當以此義，往白世尊！」

爾時，眾多比丘入舍衛城乞食，食已，收攝衣鉢，以尼師檀著左肩上，往詣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眾多比丘以此因緣，具白世尊。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彼外道作此問者，汝等當以此語報彼曰：『為一究竟？為眾多究竟乎？』或能彼梵志平等說者，應作是說：『是一究竟，非眾多究竟。』彼究竟者，為是有欲究竟？為無欲究竟？所謂彼究竟者，謂無欲究竟。云何彼究竟者，有患究竟？為無患究竟？所謂彼究竟者，無患究竟，非有患究竟。云何有癡究竟？無癡究竟？所謂彼究竟者，無癡究竟。云何彼究竟者，為是有愛究竟？為無愛究竟？所謂彼究竟者，無愛究竟。云何彼究竟者，有受究竟？為無受究竟？所謂彼究竟者，無受究竟。云何彼究竟者，為是智者？為非智者？所謂智者所究竟。此究竟者，為是怒者所究竟？為非怒者所究竟？所謂此究竟，彼當作是說，非怒者所究竟。」

「比丘！有此二見，云何為二見？所謂有見、無見。諸有沙門、婆羅門不知此二見之本末，彼便有欲心、有瞋恚心、有

愚癡心、有愛心、有受心，彼是無知。彼有怒心，不與行相應，彼人不脫生、老、病、死、愁、憂、苦、惱，辛酸萬端不脫於苦。諸有沙門、婆羅門如實而知之，彼便無愚癡、瞋恚之心，恒與行相應，便得脫生、老、病、死。今說苦之元本。如是，比丘！有此妙法，斯名平等之法。諸不行平等法者，則墮五見。

「今當說四受，云何為四受？所謂欲受、見受、戒受、我受，是謂四受。若有沙門、婆羅門盡知欲受之名，彼雖知欲受之名，復不相應者，彼盡分別諸受之名，先分別欲受之名，而不分別見受、戒受、我受之名。所以然者，以彼沙門、婆羅門不能分別此三受之名。是故，或有沙門、婆羅門盡分別此諸受，彼便分別欲受、見受，不分別戒受、我受。所以然者，以彼沙門、婆羅門不能分別二受。若使沙門、婆羅門盡能分別諸受，或復有不具者，彼便能分別欲受、見受、戒受，不分別我受。所以然者，以彼沙門、婆羅門不能分別我受故。是故，復有沙門、婆羅門盡分別諸受，然復有不具者。

「此名四受，有何等義？云何分別？所謂四受者，由愛而生。如是，比丘！有是妙法所應分別。若有不行此諸受，此不名為平等。所以然者，諸法之義難了難解。如此非法之義者，非三耶三佛之所說也。比丘當知，如來盡能分別一切諸受，以能分別一切諸受，則與相應，則能分別欲受、見受、我受、戒受。是故，如來盡分別諸受，則與法共相應，無有相違。

「此四受由何而生？然此四受由愛而生，由愛而長。成就此受，彼便不能起於諸受；以不起諸受，則不恐懼，以不恐懼，便般涅槃：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造已辦，更不復受有，如實而知之。如是，比丘！有此妙法，如實而知之，具足諸法、法行之本。所以然者，以其此法極微妙故，諸佛之所說，則於諸行無有缺漏。於是，比丘！有初沙門、第二沙門、第三沙門、

第四沙門，更無復有沙門出此上者、能勝此者，作如是師子之吼。」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五王品（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五大國王波斯匿為首，集在園觀之中，各作此論。云何為五王？所謂波斯匿王、毘沙王、優填王、惡生王、優陀延王。

爾時，五王集在一處，各作此論：「諸賢當知，如來說此五欲。云何為五？若眼見色甚愛敬念，世人所希望；若耳聞聲、鼻嗅香、舌知味、身知細滑，如來說此五欲。此五欲中何者最妙？為眼見色妙耶？為耳聞聲妙耶？為鼻嗅香妙耶？為舌知味妙耶？為身知細滑妙耶？此五事何者為最妙？」

其中或有國王而作是說：「色最為妙。」或有作是論：「聲最為妙。」或有作是論：「香最為勝。」或有作是論：「味最為妙。」或有作是論：「細滑為最勝。」是時，言色妙者，優陀延王之所說也。言聲妙者，優填王之所論也。言香妙者，惡生王之所論也。言味妙者，波斯匿王之所論也。言細滑妙者，毘沙王之所論也。是時，五王各相謂言：「我等共論此五欲，然復不知何者為妙？」

是時，波斯匿王語四王曰：「今如來近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我等盡共至世尊所，問斯義。若世尊有所教勅，當共奉行。」

是時，諸王聞波斯匿王語已，便共相將至世尊所，頭面禮

足，在一面坐。是時，波斯匿王以所共論五欲者，具白如來。

爾時，世尊告諸五王曰：「諸王所論各隨時宜。所以然者，夫人性行深著色者，覩無厭足，此人於色最妙、最上，無復過者。爾時，彼人不著聲、香、味、細滑之法，五欲之中色為最妙。若復有人性行著聲，彼聞聲已，極懷歡喜而無厭足，此人於聲最妙、最上，五欲之中聲最為妙。若復有人性行著香，彼聞香已，極懷歡喜而無厭足，此人於香最妙、最上，五欲之中香最為妙。若復有人性行著味，彼知味已，極懷歡喜而無厭足，此人於味最妙、最上，五欲之中味最為妙。若復有人性行著細滑，彼得細滑已，極懷歡喜而無厭足，此人於細滑最上、最妙，五欲之中細滑最為妙。

「若復彼人心以著色，爾時彼人不著聲、香、味、細滑之法；若復彼人性行著聲，爾時彼人不著色、香、味、細滑之法；若復彼人性行著香，爾時彼人不著色、聲、味、細滑之法；若復彼人性行著味，爾時彼人不著色、聲、香、細滑之法；若復彼人性行著細滑，爾時彼人不著色、聲、香、味之法。」

是時，世尊便說此偈：

「欲意熾盛時，	所欲必可克，
得已倍歡喜，	所願無有疑。
彼以得此欲，	貪欲意不解，
以此為歡喜，	緣之最為妙。
若復聽聲時，	所欲必可克，
聞已倍歡喜，	所願無有疑。
彼以得此聲，	貪之意不解，
以此為歡喜，	從之最為妙。
若復嗅香時，	所欲必可克，
嗅已倍歡喜，	所欲無有疑。

彼以得此香，	貪之意不解，
以此為歡喜，	從之最為妙。
若復得味時，	所欲必可克，
得已倍歡喜，	所欲無有疑。
彼以得此味，	貪之意不解，
以此為歡喜，	從之最為妙。
若得細滑時，	所欲必可克，
得已倍歡喜，	所欲無疑難。
彼以得細滑，	貪之意不解，
以此為歡喜，	從之最為妙。

「是故，大王！若言色妙者，當平等論之。所以然者，於色有氣味。若色無味者，眾生終不染著，以其有味故，五欲之中色為最妙。然色有過失。若當色無過失，眾生則無厭患，以其有過失故，眾生厭患之。然色有出要。若當色無出要者，此眾生類不得出生死之海；以其出要故，眾生得至無畏涅槃城中。五欲之中色為最妙。

「然復，大王！若言聲妙者，當平等論之。所以然者，於聲有氣味故。若聲無味者，眾生終不染著；以其有味故，五欲之中聲為最妙。然聲有過失。若當聲無過失，眾生則無厭患；以其有過失故，眾生厭患之。然聲有出要。若當聲無出要者，此眾生類不得出生死之海；以其出要故，眾生得至無畏涅槃城中。五欲之中聲為最妙。

「大王當知，若言香妙者，當平等論之。所以然者，於香有氣味故。若香無氣味者，眾生之類終不染著；以其有味故，五欲之中香為最妙。然香有過失。若香無過失者，眾生則不厭患；以其有過失故，眾生厭患之。然香有出要。若當香無出要者，此眾生類不得出生死之海；以其出要故，眾生得至無畏涅槃

槃城中。五欲之中香為最妙。

「然復，大王！若言味妙者，當平等論之。所以然者，於味有氣味故。若味無氣味者，眾生之類終不染著；以其有氣味故，五欲之中味為最妙。然味有過失。若當味無過失者，眾生則不厭患；以其有過失故，眾生厭患之。然味有出要。若當味無出要者，此眾生類不得出生死之海；以其出要故，眾生得至無畏涅槃城中。味為最妙。

「然復，大王當知，言細滑妙者，當平等論之。所以然者，於細滑無氣味者，眾生終不染著，以其有味故，五欲之中細滑為最妙。然細滑有過失。若細滑無過失者，眾生之類則不厭患之；以其有過失故，眾生厭患之。然細滑有出要。若當細滑無出要者，此眾生類不得出生死之海；以其出要故，眾生得至無畏涅槃城中。五欲之中細滑為最妙。是故，大王！所樂之處，心即染著。如是，大王！當作是知。」

爾時，五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苦樂品（六）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事終不可思議。云何為四？眾生不可思議；世界不可思議；龍國不可思議；佛國境界不可思議。所以然者，不由此處得至滅盡涅槃。

「云何眾生不可思議？此眾生為從何來？為從何去？復從何起，從此終當從何生？如是，眾生不可思議。

「云何世界不可思議？諸有邪見之人：世界斷滅、世界不斷滅，世界有邊、世界無邊，是命、是身，非命、非身，梵天

之所造，諸大鬼神作此世界耶？」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梵天造人民， 世間鬼所造，
或能諸鬼作， 此語誰當定？
欲恚之所纏， 三者俱共等，
心不得自在， 世俗有災變。

「如是，比丘！世間不可思議。

「云何龍界不可思議？云何此雨為從龍口出耶？所以然者，雨滂不從龍口出也。為從眼、耳、鼻出耶，此亦不可思議。所以然者，雨滂不從眼、耳、鼻出，但龍意之所念，若念惡亦雨，若念善亦雨，亦由行本而作此雨。所以然者，今須彌山腹有天，名曰大力，知眾生心之所念，亦能作雨，然雨不從彼天口出，眼、耳、鼻出也。皆由彼天有神力故，而能作雨。如是，比丘！龍境界不可思議。

「云何佛國境界不可思議？如來身者，為是父母所造耶？此亦不可思議。所以然者，如來身者，清淨無穢受諸天氣。為是人所造耶？此亦不可思議。所以然者，以過人行。如來身者，為是大身，此亦不可思議。所以然者，如來身者，不可造作，非諸天所及。如來壽為短耶？此亦不可思議。所以然者，如來有四神足。如來為長壽耶？此亦不可思議。所以然者，然復如來故興世間周旋，與善權方便相應。如來身者，不可摸則，不可言長、言短。音聲亦不可法則，如來梵音，如來智慧、辯才不可思議，非世間人民之所能及。如是佛境界不可思議。

「如是。比丘！有此四處不可思議，非是常人之所思議。然此四事無善根本，亦不由此得修梵行，不至休息之處，乃至不到涅槃之處，但令人狂惑，心意錯亂，起諸疑結。

「所以然者，比丘當知，過去久遠，此舍衛城中有一凡人，

便作是念：『我今當思議世界。』是時，彼人出舍衛城，在一華池水側，結跏趺坐，思惟世界：『此世界云何成？云何敗？誰造此世界？此眾生類為從何來？為從何出？為何時生？』是時，彼人思議，此時便見池水中有四種兵出入。是時，彼人復作是念：『我今狂惑，心意錯亂，世間無者，我今見之。』時，彼人還入舍衛城，在里巷之中作是說：『諸賢當知，世界無者，我今見之。』

「是時，眾多人報彼人曰：『云何世間無者，汝今見之？』時，此人報眾多人曰：『我向者作是思惟：「世界為從何生？」便出舍衛城，在華池側，作是思議：「世界為從何來？誰造此世界？此眾生類從何而來？為誰所生？若命終者當生何處？」我當思議，此時，便見池水中有四種兵出入，世界無者，我今見之。』是時，眾多人報彼人曰：『如汝實狂愚，池水之中那得四種兵？諸世界狂愚之中，汝最為上！』

「是故，比丘！我觀此義已，故告汝等耳。所以然者，此非善本功德，不得修梵行，亦復不得至涅槃處。然思議此者，則令人狂，心意錯亂。然比丘當知，彼人實見四種之兵。所以然者，昔日諸天與阿須倫共鬪，當共鬪時，諸天得勝，阿須倫不如。是時，阿須倫便懷恐怖，化形極使小，從藕根孔中過。佛眼之所見非餘者所及。

「是故，諸比丘！當思議四諦。所以然者，此四諦者，有義、有理，得修梵行，行沙門法，得至涅槃。是故，諸比丘！捨離此世界之法，當求方便，思議四諦。知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業相應品師子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鞞舍離，在獼猴水邊高樓臺觀。

爾時，眾多鞞舍離麗掣集在聽堂，數稱歎佛，數稱歎法及比丘眾。彼時，尼乾弟子師子大臣亦在眾中。

是時，師子大臣欲往見佛，供養禮事，師子大臣則先往詣諸尼乾所，白尼乾曰：「諸尊！我欲往見沙門瞿曇。」

彼時，尼乾訶師子曰：「汝莫欲見沙門瞿曇。所以者何？沙門瞿曇宗本不可作，亦為人說不可作法。師子！若見宗本不可作則不吉利，供養禮事亦不吉利。」

彼眾多鞞舍離麗掣再三集在聽堂，數稱歎佛，數稱歎法及比丘眾。彼時，尼乾弟子師子大臣亦再三在彼眾中。時，師子大臣亦復再三欲往見佛，供養禮事。

師子大臣便不辭尼乾，即往詣佛，共相問訊，却坐一面，而作是語：「我聞沙門瞿曇宗本不可作，亦為人說不可作法。瞿曇！若如是說，沙門瞿曇宗本不可作，亦為人說不可作法，彼不謗毀沙門瞿曇耶？彼說真實耶？彼說是法耶？彼說法如法耶？於如法無過、無難詰耶？」

世尊答曰：「師子！若如是說，沙門瞿曇宗本不可作，亦為人說不可作法，彼不謗毀沙門瞿曇！彼說真實，彼說是法，彼說如法，於法無過，亦無難詰。所以者何？師子！有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不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不可作，亦為人說不可作法。師子！復有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不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可作，亦為人說可作之法。師子！復有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不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斷滅，亦為人說斷滅之法。師子！復有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不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可惡，

亦為人說可憎惡法。師子！復有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不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法、律，亦為人說法、律之法。師子！復有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不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苦行，亦為人說苦行之法。師子！復有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不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不入於胎，亦為人說不入胎法。師子！復有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不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安隱，亦為人說安隱之法。

「師子！云何有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不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不可作，亦為人說不可作法？師子！我說身惡行不可作，口、意惡行亦不可作。師子！若如是比無量不善穢污之法，為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師子！我說此法盡不可作。師子！是謂有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不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不可作，亦為人說不可作法。

「師子！云何復有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不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可作，亦為人說可作之法？師子！我說身妙行可作，口、意妙行亦可作。師子！若如是比無量善法與樂果，受於樂報，生於善處而得長壽。師子！我說此法盡應可作。師子！是謂有事因此事故，不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可作，亦為人說可作之法。

「師子！云何復有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不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斷滅，亦為人說斷滅之法？師子！我說身惡行應斷滅，口、意惡行亦應斷滅。師子！若如是比無量不善穢汙之法，為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師子！我說此法盡應斷滅。師子！是謂有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不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斷滅，亦為人說斷滅之法。

「師子！云何復有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不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可惡，亦為人說可憎惡法？師子！我說身惡行可憎惡，

口、意惡行亦可憎惡。師子！若如是比無量不善穢汙之法，為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師子！我說此法盡可憎惡。師子！是謂有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不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可惡，亦為人說可憎惡法。

「師子！云何復有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不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法、律，亦為人說法、律之法？師子！我為斷貪婬故而說法、律，斷瞋恚、愚癡故而說法、律。師子！若如是比無量不善穢汙之法，為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師子！我為斷彼故而說法、律。師子！是謂有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不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法、律，亦為人說法、律之法。

「師子！云何復有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不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苦行，亦為人說苦行之法？師子！或有沙門、梵志裸形無衣，或以手為衣，或以葉為衣，或以珠為衣，或不以瓶取水，或不以甕取水，不食刀杖劫抄之食，不食欺妄食，不自往，不遣信，不來尊、不善尊、不住尊。若有二人食，不在中食，不懷妊家食，不畜狗家食，設使家有糞蠅飛來，便不食也。不噉魚，不食肉，不飲酒，不飲惡水，或都無所飲，學無飲行；或噉一口，以一口為足，或二口、三、四，乃至七口，以七口為足；或食一得，以一得為足，或二、三、四，乃至七得，以七得為足；或日一食，以一食為足，或二、三、四、五、六、七日、半月、一月一食，以一食為足；或食菜茹，或食稗子，或食櫟米，或食雜[麩-夫+廣]，或食頭頭邏食，或食麤食；或至無事處，依於無事，或食根，或食果，或食自落果，或持連合衣，或持毛衣，或持頭舍衣，或持毛頭舍衣，或持全皮，或持穿皮，或持全穿皮；或持散髮，或持編髮，或持散編髮，或有剃髮，或有剃鬚，或剃鬚髮，或有拔髮，或有拔鬚，或拔鬚髮；或住立斷坐，或修蹲行，或有臥刺，以刺為床，或有臥果，

以果為床，或有事水，晝夜手抒，或有事火，竟昔然之，或事日、月、尊祐大德，叉手向彼，如此之比受無量苦，學煩熱行。師子！有此苦行我不說無。師子！然此苦行為下賤業，至苦至困，凡人所行，非是聖道。師子！若有沙門、梵志，彼苦行法知斷滅盡，拔絕其根，至竟不生者，我說彼苦行。師子！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彼苦行法知斷滅盡，拔絕其根，至竟不生，是故我苦行。師子！是謂有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不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苦行，亦為人說苦行之法。

「師子！云何復有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不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不入於胎，亦為人說不入胎法？師子！若有沙門、梵志當來胎生，知斷滅盡，拔絕其根，至竟不生者，我說彼不入於胎。師子！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當來有胎生知斷滅盡，拔絕其根，至竟不生，是故我不入於胎。師子！是謂有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不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不入於胎，亦為人說不入胎法。

「師子！云何復有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不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安隱，亦為人說安隱之法？師子！族姓子所有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我於現法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我自安隱，亦安隱他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我已安彼，便為生法，眾生於生法解脫，老法、病法、死法、憂感染汙法，眾生於憂感染汙法解脫。師子！是謂有事因此事故，於如實法不能謗毀，沙門瞿曇宗本安隱，亦為人說安隱之法。」

師子大臣白世尊曰：「瞿曇！我已知。善逝！我已解。瞿曇！猶明目人，覆者仰之，覆者發之，迷者示道，闇中施明，若有眼者，便見於色。沙門瞿曇亦復如是，為我無量方便說法、

現義，隨其諸道。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世尊！猶如有人養不良馬，望得其利，徒自疲勞而不獲利。世尊！我亦如是，彼愚癡尼乾不善曉了，不能自知，不識良田而不自審，長夜奉敬，供養禮事，望得其利，唐苦無益。世尊！我今再自歸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世尊！我本無知，於愚癡尼乾有信有敬，從今日斷。所以者何？欺誑我故。世尊！我今三自歸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佛說如是。師子大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師子經竟(二千四百一十三字)

雜阿含經（八七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種善好調伏眾。何等為四？謂比丘調伏、比丘尼調伏、優婆塞調伏、優婆夷調伏，是名四眾。」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才辯無畏，	多聞通達法，
行法次法向，	是則為善眾。
比丘持淨戒，	比丘尼多聞，
優婆塞淨信，	優婆夷亦然，
是名為善眾。	如日光自照，
如則善好僧，	是則僧中好，
是法令僧好，	如日光自照。」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調伏，如是辯、柔和、無畏、多聞、通達法、說法、法次法向、隨順法行，亦如是說。

雜阿含經（八七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種子。何等為三？有隨生子、有勝生子、有下生子、何等為隨生子？謂子父母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子亦隨學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是名隨生子。何等為勝生子？若子父母不受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戒，子則能受不殺、不盜、不婬、

不妄語、不飲酒戒，是名勝生子。云何下生子？若子父母受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戒，子不能受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戒，是名下生子。」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生隨及生上， 智父之所欲，
生下非所須， 以不紹繼故，
為人法之子， 當作優婆塞。
於佛法僧寶， 勤修清淨心，
雲除月光顯， 光榮眷屬眾。」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五戒，如是信、戒、施、聞、慧經，亦如是說。

雜阿含經（九〇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調馬聚落主來詣佛所，恭敬問訊，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告調馬聚落主：「調伏馬者，有幾種法？」

聚落主答言：「瞿曇！有三種法。何等為三？謂一者柔軟，二者剛強，三者柔軟剛強。」

佛告聚落主：「若以三種法，馬猶不調，當如之何？」

聚落主言：「便當殺之？」

聚落主白佛言：「瞿曇！無上調御丈夫者，當以幾種法調御丈夫？」

佛告聚落主：「我亦以三法調御丈夫。何等為三？一者柔軟，二者剛強，三者柔軟剛強。」

聚落主白佛：「瞿曇！若三種調御丈夫，猶不調者，當如

之何？」

佛言：「聚落主！三事調伏猶不調者，便當殺之。所以者何？莫令我法有所屈辱。」

調馬聚落主白佛言：「瞿曇法中，殺生者不淨，瞿曇法中不應殺，而今說言：『不調伏者，亦當殺之。』？」

佛告聚落主：「如汝所言：『如來法中，殺生者不淨，如來不應有殺。』聚落主！然我以三種法調御丈夫，彼不調者，不復與語，不復教授，不復教誡。聚落主！若如來調御丈夫，不復與語，不復教授，不復教誡，豈非殺耶？」

調馬聚落主白佛言：「瞿曇！若調御丈夫不復與語，不復教授，不復教誡，真為殺也。是故我從今日，捨諸惡業，歸佛、歸法、歸比丘僧。」

佛告聚落主：「此真實要。」

佛說此經已，調馬聚落主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即從坐起，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九一七至九二三）

（九一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世間有三種調馬。何等為三種？有馬捷疾具足、色不具足、形體不具足。有馬色具足、捷疾具足形體不具足。有馬捷疾具足、色具足、形體具足。如是有三種調士夫相。何等為三？有士夫捷疾具足、色不具足、形體不具足。有士夫捷疾具足、色具足、形體不具足。有士夫捷疾具足、色具足、形體具足。」

「比丘！何等為不調士夫捷疾具足、色不具足、形體不具足，有士夫於此苦如實知，此苦集、此苦滅、此苦滅道跡如實知，如是觀者三結斷，身見、戒取、疑。此三結斷得須陀洹，不墮惡趣法，決定正趣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邊，是名捷疾具足。何等為非色具足？若有問阿毘曇、律，不能以具足句味，次第隨順，具足解說，是名色不具足。云何形體不具足？非大德名聞，感致衣被、飲食、床臥、湯藥、眾具，是名士夫捷疾具足、色不具足、形體不具足。

「何等為捷疾具足、色具足、形體不具足？謂士夫此苦如實知，此苦集、此苦滅、此苦滅道跡如實知，乃至究竟苦邊，是捷疾具足。何等為色具足？若問阿毘曇、律，乃至能為解說，是名色具足。何等為形體不具足？非大德名聞，不能感致衣被、飲食、臥具、湯藥，是名士夫捷疾具足、色具足、形體不具足。

「何等為士夫捷疾具足、色具足、形體具足？謂士夫此苦如實知，此苦集、此苦滅、此苦滅道跡如實知，乃至究竟苦邊，是名捷疾具足。何等為色具足，若問阿毘曇、律，乃至能解說，是名色具足。何等為形體具足，大德名聞，乃至臥具、湯藥，是名形體具足，是名士夫捷疾具足、色具足、形體具足。」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一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世間有三種良馬。何等為三？有馬捷疾具足、非色具足、非形體具足。有馬捷疾具足、色具足、非形體具足，有馬捷疾具足、色具足、形體具足。於正法、律有三種善男子。何等為三？有善男子捷疾具足、非色具足、非

形體具足，有善男子捷疾具足、色具足、非形體具足，有善男子捷疾具足、色具足、形體具足。

「何等為善男子捷疾具足、非色具足、非形體具足？謂善男子苦聖諦如實知，苦集聖諦如實知，苦滅聖諦如實知，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作如是知、如是見已，斷五下分結，謂身見、戒取、疑、貪欲、瞋恚；斷此五下分結已，得生般涅槃阿那含，不復還生此世，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云何色不具足？若問阿毘曇、律，不能解了句味，次第隨順，決定解說，是名色不具足。云何形體不具足？謂非名聞大德，能感財利供養、衣被、飲食、隨病湯藥，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非色具足、非形體具足。

「何等為捷疾具足、色具足、非形體具足？謂善男子此苦聖諦如實知，乃至得生般涅槃阿那含，不復還生此世，是名捷疾具足。云何色具足？若有問阿毘曇、律，能以次第句味，隨順決定，而為解說，是名色具足。云何非形體具足？謂非名聞大德，能感財利供養、衣被、飲食、隨病湯藥，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色具足、非形體具足。

「何等為善男子捷疾具足、色具足、形體具足？謂善男子此苦聖諦如實知，乃至得阿那含生般涅槃，不復還生此世，是名捷疾具足。何等為色具足，若有問阿毘曇、毘尼，乃至而為解說，是名色具足。何等為形體具足？謂名聞大德能感財利，乃至湯藥、眾具，是名形體具足，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色具足、形體具足。」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一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世間有三種良馬。何等為三？謂有馬捷疾具足、非色具足、非形體具足。有馬捷疾具足、色具足、非形體具足。有馬捷疾具足、色具足、形體具足。如是於此法、律有三種善男子。何等為三？有善男子捷疾具足、非色具足、非形體具足，有善男子捷疾具足、色具足、非形體具足，有善男子捷疾具足、色具足、形體具足。

「何等為善男子捷疾具足、非色具足、非形體具足？謂善男子此苦聖諦如實知，此苦集聖諦如實知，此苦滅聖諦如實知，此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如是知、如是見已，欲有漏心解脫、有有漏心解脫、無明有漏心解脫：『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是名捷疾具足。云何非色具足？若有問阿毘曇、律，乃至不能為決定解說，是名色不具足。何等非形體具足？謂非名聞大德，乃至不感湯藥、眾具，是名形體不具足，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非色具足、非形體具足。

「何等為善男子捷疾具足、色具足、非形體具足？謂善男子此苦聖諦如實知，乃至不受後有，是名捷疾具足。云何色具足？謂若有問阿毘曇、毘尼，乃至能為決定解說，是名色具足。何等為非形體具足？謂非名聞大德，乃至不能感湯藥、眾具，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色具足、非形體具足。

「何等為善男子捷疾具足、色具足、形體具足？謂善男子此苦聖諦如實知，乃至不受後有，是名捷疾具足。何等為色具足？謂善男子若有問阿毘曇、毘尼，乃至能為決定解說，是名色具足。何等為形體具足？謂善男子名聞大德，乃至能感湯藥、眾具，是名形體具足，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色具足、形體具足。」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二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世有三種良馬，王所服乘。何等為三？謂良馬色具足、力具足、捷疾具足。如是於正法、律有三種善男子，世所奉事、供養、恭敬，為無上福田。何等為三？謂善男子色具足、力具足、捷疾具足。

「何等為色具足？謂善男子住於淨戒波羅提木叉律儀，威儀行處具足，見微細罪，能生怖畏，受持學戒，是名色具足。

「何等力具足？已生惡不善法令斷，生欲、精勤方便，攝受增長；未生惡不善法不起，生欲、精勤方便，攝受增長。未生善法令起，生欲、精勤方便，攝受增長；已生善法住不忘失，生欲、精勤方便，攝受增長，是名力具足。

「何等為捷疾具足？謂此苦聖諦如實知，乃至得阿羅漢，不受後有，是名捷疾具足。是名善男子色具足、力具足、捷疾具足。」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二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世有良馬，四能具足，當知是良馬，王所服乘。何等為四？所謂賢善、捷疾、堪能、調柔。如是善男子四德成就，世所宗重，承事供養，為無上福田。何等為四？謂善男子成就無學戒身、無學定身、無學慧身、無學解脫身。」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二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世有四種良馬，有良馬駕以平乘，顧其鞭影馳駛，善能觀察御者形勢，遲速左右，隨御者心。是名，比丘！世間良馬第一之德。復次，比丘！世間良馬不能顧影而自驚察，然以鞭杖觸其毛尾則能驚速察御者心，遲速左右，是名世間第二良馬。復次，比丘！若世間良馬不能顧影，及觸皮毛能隨人心，而以鞭杖小侵皮肉則能驚察，隨御者心，遲速左右。是名，比丘！第三良馬。復次，比丘！世間良馬不能顧其鞭影，及觸皮毛，小侵膚肉，乃以鐵錐刺身，徹膚傷骨，然後方驚，牽車著路，隨御者心，遲速左右，是名世間第四良馬。

「如是於正法、律有四種善男子。何等為四？謂善男子聞他聚落有男子、女人疾病困苦，乃至死，聞已，能生恐怖，依正思惟，如彼良馬顧影則調，是名第一善男子於正法、律能自調伏。復次，善男子不能聞他聚落若男、若女老、病、死苦，能生怖畏，依正思惟；見他聚落若男、若女老、病、死苦，則生怖畏，依正思惟，如彼良馬觸其毛尾，能速調伏，隨御者心，是名第二善男子於正法、律能自調伏。復次，善男子不能聞、見他聚落中男子、女人老、病、死苦，生怖畏心，依正思惟，然見聚落、城邑有善知識及所親近老、病、死苦，則生怖畏，依正思惟，如彼良馬，觸其膚肉，然後調伏，隨御者心，是名善男子於聖法、律而自調伏。復次，善男子不能聞、見他聚落中男子、女人及所親近老、病、死苦，生怖畏心，依正思惟；然於自身老、病、死苦能生厭怖，依正思惟，如彼良馬侵肌徹

骨，然後乃調，隨御者心，是名第四善男子於聖法、律能自調伏。」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二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調馬師名曰只尸，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觀世間甚為輕賤，猶如群羊。世尊！唯我堪能調馬；狂逸惡馬，我作方便，須臾令彼態病悉現，隨其態病，方便調伏。」

佛告調馬師聚落主：「汝以幾種方便調伏於馬？」

馬師白佛：「有三種法調伏惡馬。何等為三？一者柔軟，二者麤澁，三者柔軟麤澁。」

佛告聚落主：「汝以三種方便調馬，猶不調者，當如之何？」

馬師白佛：「遂不調者，便當殺之。所以者何？莫令辱我。」

調馬師白佛：「世尊是無上調御丈夫，為以幾種方便調御丈夫？」

佛告聚落主：「我亦以三種方便調御丈夫。何等為三？一者一向柔軟，二者一向麤澁，三者柔軟麤澁。」

佛告聚落主：「所謂一向柔軟者，如所說：『此是身善行，此是身善行報，此是口、意善行，此是口、意善行報，是名天、是名人、是名善趣化生、是名涅槃，是為柔軟。』

「麤澁者，如所說：『是身惡行，是身惡行報，是口、意惡行，是口、意惡行報，是名地獄、是名畜生、是名餓鬼、是名惡趣、是名墮惡趣，是名如來麤澁教也。』

「彼柔軟麤澁俱者，謂如來有時說身善行，有時說身善行報，有時說口、意善行，有時說口、意善行報；有時說身惡行，

有時說身惡行報，有時說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惡行報。如是名天、如是名人、如是名善趣、如是名涅槃。如是名地獄、如是名畜生、餓鬼、如是名惡趣、如是墮惡趣，是名如來柔軟麤澁教。」

調馬師白佛：「世尊！若以三種方便調伏眾生，有不調者，當如之何？」

佛告聚落主：「亦當殺之。所以者何？莫令辱我。」

調馬師白佛言：「若殺生者，於世尊法為不清淨，世尊法中亦不殺生，而今言殺，其義云何？」

佛告聚落主：「如是！如是！如來法中殺生不清淨，如來法中亦不殺生；然如來法中以三種教授不調伏者，不復與語、不教、不誡。聚落主！於意云何？如來法中不復與語、不教、不誡，豈非死耶？」

調馬師白佛：「實爾。世尊！不復與語，永不教、誡，真為死也。世尊！以是之故，我從今日離諸惡不善業。」

佛告聚落主：「善哉所說！」

時，調馬師聚落主只尸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禮足而去。

雜阿含經（九九〇至九九一）

（九九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阿難晨朝著衣持鉢，詣舍衛城，次第乞食，至鹿住優婆夷舍。

鹿住優婆夷遙見尊者阿難，疾敷床座，白言：「尊者阿難令坐。」

時，鹿住優婆夷稽首禮阿難足，退住一面，白尊者阿難：「云何言世尊知法？我父富蘭那先修梵行，離欲清淨，不著香花，遠諸凡鄙；叔父梨師達多不修梵行，然其知足。二俱命終，而今世尊俱記二人同生一趣，同一受生，同於後世得斯陀含，生兜率天，一來世間，究竟苦邊。云何？阿難！修梵行、不修梵行，同生一趣、同一受生、同其後世？」

阿難答言：「姊妹！汝今且停。汝不能知眾生世間根之差別，如來悉知眾生世間根之優劣。」如是說已，從坐起去。

時，尊者阿難還精舍，舉衣鉢，洗足已，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以鹿住優婆夷所說廣白世尊。

佛告阿難：「彼鹿住優婆夷云何能知眾生世間根之優劣？阿難！如來悉知眾生世間根之優劣。阿難！或有一犯戒，彼於心解脫、慧解脫不如實知，彼所起犯戒無餘滅、無餘沒、無餘欲盡。或有一犯戒，於心解脫、慧解脫如實知，彼所起犯戒無餘滅、無餘沒、無餘欲盡。於彼籌量者言：『此亦有如是法，彼亦有是法，此則應俱同生一趣、同一受生、同一後世。』彼如是籌量者，得長夜非義饒益苦。

「阿難！彼犯戒者，於心解脫、慧解脫不如實知，彼所起犯戒無餘滅、無餘沒、無餘欲盡。當知此人是退，非勝進，我說彼人為退分。阿難！有犯戒，彼於心解脫、慧解脫如實知，彼於所起犯戒無餘滅、無餘沒、無餘欲盡。當知是人勝進不退，我說彼人為勝進分。自非如來，此二有間，誰能悉知？是故，阿難！莫籌量人人而取人、善籌量人人而病人，籌量人人自招其患，唯有如來能知人耳。如二犯戒，二持戒亦如是。彼於心解脫、慧解脫不如實知，彼所起持戒無餘滅。若掉動者，彼於心解脫、慧解脫不如實知，彼所起掉無餘滅。彼若瞋恨者，彼於心解脫、慧解脫不如實知，彼所起瞋恨無餘滅。若苦貪者，

彼於心解脫、慧解脫如實知，彼所起苦貪無餘滅……」穢污清淨如上說，乃至「如來能知人人。」

「阿難！鹿住優婆夷愚癡少智，而於如來一向說法心生狐疑。云何？阿難！如來所說，豈有二耶？」

阿難白佛：「不也，世尊！」

佛告阿難：「善哉！善哉！如來說法若有二者，無有是處。阿難！若富蘭那持戒，梨師達多亦同持戒者，所生之趣，富蘭那所不能知。梨師達多為生何趣？云何受生？云何後世？若梨師達多所成就智，富蘭那亦成就此智者，梨師達多亦不能知彼富蘭那當生何趣？云何受生？後世云何？阿難！彼富蘭那持戒勝，梨師達多智慧勝；彼俱命終，我說二人同生一趣，同一受生，後世亦同是斯陀含，生兜率天，一來生此究竟苦邊。彼二有間，自非如來，誰能得知？是故，阿難！莫量人人，量人人者，自生損減。唯有如來能知人耳。」

佛說此經已，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九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釋氏彌城留利邑夏安居，有餘比丘於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夏安居。時，彼比丘於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次第至鹿住優婆夷舍，鹿住優婆夷遙見比丘來，疾敷床座，請比丘令坐，如上阿難修多羅說。

時，彼比丘語鹿住優婆夷：「姊妹且停！汝那得知眾生根之優劣。姊妹！唯有如來能知眾生根之優劣。」如是說已，從坐起去。

時，彼比丘三月夏安居訖，作衣竟，持衣鉢，往詣彌城留利釋氏邑。到已，舉衣鉢，洗足已，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

坐一面。以共鹿住優婆夷所論說事向佛廣說。

佛告比丘：「鹿住優婆夷云何能知世間眾生諸根優劣？唯有如來能知世間眾生諸根優劣耳。不離瞋恨、憍慢，時起貪法，不聽受法，不學多聞，於法不調伏見，不能時時起解脫心法。比丘！若復有一不離瞋慢，時起貪法，然彼聞法，修學多聞，於善調伏見，時時能起解脫心法。若思量彼，此有是法，彼有是法，此則同一趣、同一受生、同一後世；如是思量者，長得非義不饒益苦。比丘！若復彼人不離瞋慢，時時起貪法，亦不聽法，不習多聞，不調伏見，亦不時時得解脫心法，我說此人卑鄙下賤。比丘！若復彼人不離瞋慢，時時起貪法，然彼聞法，樂多聞，調伏諸見，時時能得解脫心法，我說是人第一勝妙。彼二有間，自非如來，誰能別知？是故，比丘！莫量人人，乃至如來能知優劣。

「比丘！復次，有一不離瞋慢，時時起口惡行……」餘如上說。「比丘！復次，有一賢善，安樂同止，欣樂明智修梵行者，樂與同止，而彼不樂聞法，乃至不時時得心法解脫，當知彼人住賢善地，不能轉進。賢善地者，謂人、天趣。復次，有一其性賢善，同止安樂，欣樂梵行，以為伴侶，樂聞正法，學習多聞，善調伏見，時時能得解脫心法，當知彼人於賢善地能轉勝進，當知此人於正法流有所堪能。此二有間，自非如來，誰能別知？是故，比丘！莫量人人，量人人者，自招其患。唯有如來能知人耳。比丘！鹿住優婆夷愚癡少智……」如上修多羅廣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一三九至一一四〇）

（一一三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摩訶迦葉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晡時從禪覺，詣世尊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

佛告迦葉：「汝當教授、教誡諸比丘！為諸比丘說法教誡、教授。所以者何？我常為諸比丘說法教誡、教授，汝亦應爾。」

尊者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今諸比丘難可為說法，若說法者，當有比丘不忍、不喜。」

佛告迦葉：「汝見何等因緣而作是說？」

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於諸善法無信敬心，若聞說法，彼則退沒。若惡智人於諸善法無精進、慚愧、智慧，聞說法者，彼則退沒，若人貪欲、瞋恚、睡眠、掉悔、疑惑，身行慳暴，忿恨失念，不定無智，聞說法者，彼則退沒。世尊！如是比諸惡人者，尚不能令心住善法，況復增進！當知是輩，隨其日夜，善法退減，不能增長。」

「世尊！若有士夫於諸善法信心清淨，是則不退；於諸善法精進、慚愧、智慧，是則不退，不貪，不恚、睡眠、掉悔、疑惑，是則不退；身不弊暴，心不染污，不忿，不恨，定心正念智慧，是則不退。如是人者，於諸善法日夜增長，況復心住，此人日夜常求勝進，終不退減。」

佛告迦葉：「如是，如是。於諸善法無信心者，是則退減……」亦如迦葉次第廣說。

時，尊者摩訶迦葉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作禮而去。

(一一四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摩訶迦葉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晡時從禪覺，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告摩訶迦葉：「汝當為諸比丘說法教誡、教授。所以者何？我常為諸比丘說法教誡、教授，汝亦應爾。」

尊者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今諸比丘難可為說法教誡、教授，有諸比丘聞所說法，不忍、不喜。」

佛告摩訶迦葉：「汝何因緣作如是說？」

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唯願世尊為諸比丘說法，諸比丘聞已，當受奉行。」

佛告迦葉：「諦聽，善思，當為汝說。」

佛告迦葉：「昔日，阿練若比丘於阿練若比丘所，歎說阿練若法，於乞食比丘所，歎說乞食功德；於糞掃衣比丘所，歎說糞掃衣功德。若少欲知足，修行遠離，精勤方便，正念正定，智慧漏盡，身作證比丘所，隨其所行，讚歎稱說。迦葉！若於阿練若所，歎說阿練若法，乃至漏盡比丘所，歎說漏盡身作證。若見其人，悉共語言，隨宜慰勞善來者：『汝名何等？為誰弟子？』讓座令坐，歎其賢善，如其法像類，有沙門義、有沙門欲。如是讚嘆時，若彼同住同遊者，則便決定隨順彼行，不久亦當同其所見，同其所欲。」

佛告迦葉：「若是年少比丘見彼阿練若比丘來讚歎阿練若法，乃至漏盡身作證，彼年少比丘應起出迎，恭敬禮拜問訊，乃至彼同住者，不久當得自義饒益。如是恭敬者，長夜當得安樂饒益。」

佛告迦葉：「今日比丘見彼來者，知見大德，能感財利、衣被、飲食、床臥、湯藥者，與共言語，恭敬問訊，歎言善來：『何某名字？為誰弟子？』歎其福德，能感大利、衣被、飲食、臥具、湯藥。若與尊者相習近者，亦當豐足衣被、飲食、臥具、湯藥。若復年少比丘見彼來者，大智大德，能感財利、衣被、飲食、臥具、湯藥者，疾起出迎，恭敬問訊，歎言善來大智大德，能感大利、衣被、飲食、臥具、湯藥。迦葉！如是年少比丘，長夜當得非義不饒益苦。」

「如是，迦葉！斯等比丘為沙門患，為梵行溺，為大映障、惡不善法、煩惱之患，重受諸有，熾燃生死，未來苦報，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是故，迦葉！當如是學：『為阿練若，於阿練若所，稱譽讚歎糞掃衣、乞食，少欲知足，修行遠離，精勤方便，正念正定，正智漏盡，身作證者，稱譽讚歎。』當如是學。」

佛說此經已，尊者摩訶迦葉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一〇八四至一〇九〇）

（一〇八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塚間。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壽命甚促，轉就後世，應勤習善法，修諸梵行。無有生而不死者，而世間人不勤方便專修善法、修賢修義。」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塚間，為諸聲聞如是說法：『人命甚促，乃至不修賢修義。』我今當往，

為作嬈亂。」

時，魔波旬化作年少，往住佛前，而說偈言：

「常逼迫眾生， 得人間長壽，
迷醉放逸心， 亦不向死處。」

爾時，世尊作是念：「此是惡魔來作惱亂。」即說偈言：

「常逼迫眾生， 受生極短壽，
當勤修精進， 猶如救頭然。
勿得須臾懈， 令死魔忽至，
知汝是惡魔， 速於此滅去。」

天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心。」慚愧憂惑，即沒不現。

（一〇八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塚間。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一切行無常，一切行不恒、不安，非穌息，變易之法，乃至當止一切有為行，厭離、不樂、解脫。」

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王舍城寒林中，為諸聲聞說如是法：『一切行無常、不恒，非穌息，變易之法，乃至當止一切有為，厭離、不樂、解脫。』我當往彼，為作嬈亂。」即化作年少，往詣佛所，住於佛前，而說偈言：

「壽命日夜流， 無有窮盡時，
壽命當來去， 猶如車輪轉。」

爾時，世尊作是念：「此是惡魔欲作嬈亂。」即說偈言：

「日夜常遷流， 壽亦隨損減，
人命漸消亡， 猶如小河水。
我知汝惡魔， 便自消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心。」慚愧憂惑，即沒不現。

（一〇八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夜起經行，至於後夜，洗足入室，斂身正坐，專心繫念。

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於王舍城迦蘭陀竹園，夜起經行，於後夜時，洗足入室，正身端坐，繫念禪思。我今當往，為作嬈亂。」即化作年少，住於佛前，而說偈言：

「我心於空中， 執長繩縲下，
政欲縛沙門， 不令汝得脫。」

爾時，世尊作是念：「惡魔波旬欲作嬈亂。」即說偈言：

「我說於世間， 五欲意第六，
於彼永已離， 一切苦已斷。
我已離彼欲， 心意識亦滅，
波旬我知汝， 速於此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已知我心。」慚愧憂惑，即沒不現。

（一〇八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夜起經行，至後夜時，洗足入室，右脇臥息，繫念明相，正念正智，作起覺想。

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乃至作起覺想。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即化作年少，往住佛前，而說偈言：

「何眠何故眠？ 已滅何復眠？
空舍何以眠， 得出復何眠？」

爾時，世尊作是念：「惡魔波旬欲作嬈亂。」即說偈言：

「愛網故染著， 無愛誰持去，
一切有餘盡， 唯佛得安眠，
汝惡魔波旬， 於此何所說。」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心。」慚愧憂惑，即沒不現。

（一〇八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

爾時，世尊於夜闇時，天小微雨，電光睽現，出房經行。

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夜闇微雨，電光時現，出房經行。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執大團石，兩手調弄，到於佛前，碎成微塵。

爾時，世尊作是念：「惡魔波旬欲作嬈亂。」即說偈言：

「若耆闍崛山， 於我前令碎，
於佛等解脫， 不能動一毛。
假令四海內， 一切諸山地，
放逸之親族， 令其碎成塵。
亦不能傾動， 如來一毛髮。」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心。」內懷憂惑，即沒不現。

(一〇八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

爾時，世尊夜起經行，至後夜時，洗足入房，正身端坐，繫念在前。

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夜起經行，後夜入房，正身端坐，繫念在前。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即化作大龍，遶佛身七匝，舉頭臨佛頂上，身如大船，頭如大帆，眼如銅鑪，舌如曳電，出息入息若雷電聲。

爾時，世尊作是念：「惡魔波旬欲作擾亂。」即說偈言：

「猶如空舍宅，	牟尼心虛寂，
於中而旋轉，	佛身亦如是。
無量凶惡龍，	蚊虻蠅蚤等，
普集食其身，	不能動毛髮。
破裂於虛空，	傾覆於大地，
一切眾生類，	悉來作恐怖。
刀矛槍利箭，	悉來害佛身，
如是諸暴害，	不能傷一毛。」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心。」內懷憂惑，即沒不現。

(一〇九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毘婆羅山七葉樹林石室中。

爾時，世尊夜起露地，或坐或經行。至後夜時，洗足入室，安身臥息，右脇著地，足足相累，繫念明相，正念正智，作起覺想。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住王舍城毘婆羅山七葉樹林石室中，夜起露地若坐若行，至後夜時，洗足入室而坐，右脇臥息，足足相累，繫念明相，正念正智，作起覺想。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化作年少，往住佛前，而說偈言：

「為因我故眠， 為是後邊故，
多有錢財寶， 何故守空閑？
獨一無等侶， 而著於睡眠。」

爾時，世尊作是念：「惡魔波旬欲作嬈亂。」即說偈言：

「不因汝故眠， 非為最後邊，
亦無多錢財， 唯集無憂寶。
哀愍世間故， 右脇而臥息，
覺亦不疑惑， 眠亦不恐怖。
若晝若復夜， 無增亦無損，
為哀眾生眠， 故無有損減。
正復以百槍， 貫身常掘動，
猶得安隱眠， 已離內槍故。」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心。」內懷憂感，即沒不現。

雜阿含經（一〇九五至一一〇三）

（一〇九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娑羅婆羅門聚落。

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入婆羅聚落乞食。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晨朝著衣持鉢，入婆羅聚落乞食，我今當往，先入其舍，語諸信心婆羅門長者，令沙門瞿曇空鉢而出。」

時，魔波旬隨逐佛後，作是唱言：「沙門！沙門！都不得食耶？」

爾時，世尊作是念：「惡魔波旬欲作嬈亂。」即說偈言：

「汝新於如來， 獲得無量罪，
汝謂呼如來， 受諸苦惱耶？」

時，魔波旬作是言：「瞿曇！更入聚落，當令得食。」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正使無所有， 安樂而自活，
如彼光音天， 常以欣悅食。
正使無所有， 安樂而自活，
常以欣悅食， 不依於有身。」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心。」內懷憂惑，即沒不現。

（一〇九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木*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已解脫人天繩索，汝等亦復解脫人天繩索。汝等當行人間，多所過度，多所饒益，安樂人天，不須伴行，一一而去。我今亦往鬱鞞羅住處人間遊行。」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住波羅[木*奈]仙人住處鹿野苑中，為諸聲聞如是說法：『我已解脫人天繩索，汝等亦能。汝等各別人間教化，乃至我亦當至鬱鞞羅住處人間遊行。』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即化作年少，住於佛前，而說偈言：

「不脫作脫想， 謂呼已解脫，
為大縛所縛， 我今終不放。」

爾時，世尊作是念：「惡魔波旬欲作嬈亂。」即說偈言：

「我已脫一切， 人天諸繩索，
 已知汝波旬， 即自消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心。」內懷憂惑，即沒不現。

（一〇九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釋氏石主釋氏聚落。

時，石主釋氏聚落多人疫死。處處人民，若男若女，從四方來受持三歸，其諸病人，若男若女，若大若小，皆因來者自稱名字：「我某甲等，歸佛、歸法、歸比丘僧。」舉村舉邑，皆悉如是。

爾時，世尊勤為聲聞說法。

時，諸信心歸三寶者，斯則皆生人、天道中。

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於釋氏石主釋氏聚落，勤為四眾說法。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化作年少，往往佛前，而說偈言：

「何為勤說法， 教化諸人民，
 相違不相違， 不免於驅馳，
 以有繫縛故， 而為彼說法？」

爾時，世尊作是念：「惡魔波旬欲作嬈亂。」即說偈言：

「汝夜叉當知， 眾生群集生，
 諸有智慧者， 孰能不哀愍？
 以有哀愍故， 不能不教化，
 哀愍諸眾生， 法自應如是。」

惡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心。」內懷憂惑，即沒不現。

(一〇九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釋氏石主釋氏聚落。

爾時，世尊獨一靜處，禪思思惟，作是念：「頗有作王，能得不殺，不教人殺，一向行法，不行非法耶？」

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石主釋氏聚落，獨一禪思，作是念：『頗有作王，不殺生，不教人殺，一向行法，不行非法耶？』我今當往，為其說法。」化作年少，往住佛前，作是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可得作王，不殺生，不教人殺，一向行法，不行非法。世尊！今可作王，善逝！今可作王，必得如意。」

爾時，世尊作是念：「惡魔波旬欲作嬖亂。」而告魔言：「汝魔波旬！何故作是言：『作王！世尊！作王！善逝！可得如意。』？」

魔白佛言：「我面從佛聞作是說：『若四如意足修習多修習已，欲令雪山王變為真金，即作不異。』世尊今有四如意足，修習多修習，令雪山王變為真金，如意不異。是故，我白世尊：『作王！世尊！作王！善逝！可得如意。』」

佛告波旬：「我都無心欲作國王，云何當作？我亦無心欲令雪山王變為真金，何由而變？」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正使有真金， 如雪山王者，
一人得此金， 亦復不知足。
是故智慧者， 金石同一觀。」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心。」內懷憂惑，即沒不現。

(一〇九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釋氏石主釋氏聚落。時，有眾多比丘集供養堂，為作衣事。

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於釋氏石主釋氏聚落，眾多比丘集供養堂，為作衣故，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化作少壯婆羅門像，作大縈髮，著獸皮衣，手執曲杖，詣供養堂，於眾多比丘前默然而住。須臾，語諸比丘言：「汝等年少出家，膚白髮黑，年在盛時，應受五欲莊嚴自娛，如何違親背族，悲泣別離，信於非家，出家學道？何為捨現世樂，而求他世非時之樂？」

諸比丘語婆羅門：「我不捨現世樂求他世非時之樂，乃是捨非時樂就現世樂。」

波旬復問：「云何捨非時樂就現世樂？」

比丘答言：「如世尊說，他世樂少味多苦，少利多患；世尊說現世樂者，離諸熾然，不待時節，能自通達，於此觀察，緣自覺知。婆羅門！是名現世樂。」

時，婆羅門三反掉頭瘡癰，以杖築地，即沒不現。

時，諸比丘即生恐怖，身毛皆豎，此是何等婆羅門像，來此作變？即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眾多比丘集供養堂，為作衣故。有一盛壯婆羅門，縈髮大髻，來詣我所，作是言：『汝等年少出家……』」如上廣說，乃至三反掉頭瘡癰，以杖築地，即沒不現。「我等即生恐怖，身毛皆豎，是何婆羅門像，來作此變？」

佛告諸比丘：「此非婆羅門，是魔波旬來至汝所，欲作嬖亂。」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凡生諸苦惱， 皆由於愛欲，

知世皆劍刺， 何人樂於欲？
覺世間有餘， 皆悉為劍刺，
是故黠慧者， 當勤自調伏。
巨積真金聚， 猶如雪山王，
一人受用者， 意猶不知足。
是故黠慧者， 當修平等觀。」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一〇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釋氏石主釋氏聚落。

時，有尊者善覺，晨朝著衣持鉢，入石主釋氏聚落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已，持尼師壇，置右肩上，入林中，坐一樹下，修晝正受，作是念：「我得善利！於正法、律出家學道；我得善利！遭遇大師如來、等正覺；我得善利！得在梵行、持戒、備德、賢善真實眾中。我今當得賢善命終，於當來世亦當賢善。」

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往石主釋氏聚落，有聲聞弟子名曰善覺，著衣持鉢……」如上廣說，乃至「賢善命終，後世亦賢。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化作大身，盛壯多力，見者怖畏，謂其力能翻發動大地，至善覺比丘所。

善覺比丘遙見大身勇盛壯士，即生恐怖。從坐起，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今晨朝著衣持鉢……」廣說如上，乃至「賢善命終，後世亦賢。見有大身士夫，勇壯熾盛，力能動地，見生恐怖，心驚毛豎。」

佛告善覺：「此非大身士夫，是魔波旬欲作嬈亂。汝且還去，依彼樹下，修前三昧，動作彼魔，因斯脫苦。」

時，尊者善覺即還本處，至於晨朝，著衣持鉢，入石主釋氏聚落乞食。食已，還精舍……如上廣說，乃至「賢善命終，後世亦賢。」

時，魔波旬復作是念：「此沙門瞿曇住於釋氏，有弟子名曰善覺……」如上廣說，乃至「賢善命終，後世亦賢。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復化作大身，勇壯熾盛，力能發地，往往其前。

善覺比丘復遙見之。即說偈言：

「我正信非家， 而出家學道，
於佛無價寶， 正念繫心住。
隨汝變形色， 我心不傾動，
覺汝為幻化， 便可從此滅。」

時，魔波旬作是念：「是沙門已知我心。」內懷憂惑，即沒不現。

（一一〇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木*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來聲聞作師子吼，說言：『已知！已知！』不知如來聲聞於何等法已知、已知故作師子吼？謂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

時，天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住波羅[木*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為諸聲聞說法，乃至已知四聖諦。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化作年少，住於佛前，而說偈言：

「何於大眾中， 無畏師子吼，
謂呼無有敵， 望調伏一切？」

爾時，世尊作是念：「惡魔波旬欲作嬖亂。」即說偈言：

「如來於一切， 甚深正法律，
方便師子吼， 於法無所畏。
若有智慧者， 何故自憂怖？」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心。」內懷憂惑，即沒不現。

（一一〇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多眾踐蹈曠野中，與五百比丘眾俱，而為說法，以五百鉢置於中庭。

爾時，世尊為五百比丘說五受陰生滅之法。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住王舍城多眾踐蹈曠野中，與五百比丘俱，乃至說五受陰是生滅法。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化作大牛，往詣佛所，入彼五百鉢間，諸比丘即驅，莫令壞鉢。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此非是牛，是魔波旬欲作嬈亂。」即說偈言：

「色受想行識， 非我及我所，
若知真實義， 於彼無所著。
心無所著法， 超出色結縛，
了達一切處， 不住魔境界。」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一〇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多眾踐蹈曠野中，與六百比丘眾俱，為諸比丘說六觸入處集、六觸集、六觸滅。

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王舍城多眾踐蹈曠野，

為六百比丘說六觸入處是集法、是滅法，我今當往，為作留難。」
化作壯士，大身勇盛，力能動地，來詣佛所。

彼諸比丘遙見壯士，身大勇盛，見生怖畏，身毛皆豎，共相謂言：「彼為何等，形狀可畏？」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此是惡魔，欲作撓亂。」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色聲香味觸， 及第六諸法，
愛念適可意， 世間唯有此。
此是最惡貪， 能繫著凡夫，
超越斯等者， 是佛聖弟子。
度於魔境界， 如日無雲翳。」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心。」內懷憂惑，即沒不現。

佛說大乘戒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傳法大師

臣施護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苾芻言：“有破壞戒行壽命者、有斷滅善根者，出家難值，發精進心，堅固守護hù。若諸苾芻等，於佛法中求解脫者，遠離一切諸惡苦惱，如佛所說，寧捨身命而趣無常，不得縱心犯其戒律。若人捨命只壞一生，若復破戒，令百萬生沈chén淪lún惡道。若人持戒當得見佛。戒為最上莊嚴，戒為最上妙香，戒為歡喜勝shèng因。戒體tǐ清淨，如清冷水能除熱惱。戒法最大，世間呪法，龍蛇之毒而不能侵。持戒得名聞，持戒獲huò安樂，如是命終時，復得生天上。”

佛言：“苾芻！若犯律儀yí，譬如盲人不見眾色，亦如無足不能行道，遠離涅槃，不到彼岸。若持戒人成就一切法寶，譬如賢瓶，圓滿堅固，能盛一切珍寶。如是破損，珍寶散失；若破律儀，則捨一切善法。先曾犯戒，而後心欲求涅槃，如去眼、耳，對鏡照面，何所堪能！”

佛言：“苾芻！女人無信，不可親qīn近；

“王恩雖勝，不可恃shì怙hù；水沫無實，不可撮cuō摩；

“富貴無常，不可久住；色相如花，須臾yú變異yì；

“壽如熟菓，不可久停，如急流渡船、如朽屋暫住；

“寧食毒藥，不得飲酒；寧入大火，不得嗜shì慾yù！”

佛說是經已，時彼苾芻及諸菩薩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大乘戒經

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

(亦名遺教經)

後hòu秦龜qiū茲國三藏鳩摩羅什奉 詔譯

釋迦牟尼佛初轉法輪，度阿若憍陳如，最後說法度須跋陀羅，所應度者皆已度訖，於娑羅雙樹間將入涅槃。

是時中夜寂然無聲，為諸弟子略說法要：“汝等比丘，於我滅後hòu，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如闇àn遇明、貧人得寶。當知此則是汝大師，若我住世無異此也。持淨戒者，不得販賣貿易、安置田宅、畜xù養人民奴婢畜生，一切種殖及諸財寶，皆當遠離如避火坑。不得斬伐草木、墾kěn土掘地，合和湯藥、占相吉凶、仰觀星宿推步盈虛、曆lì數算計，皆所不應。節身時食清淨自活，不得參預世事通致使命，呪術仙藥、結好貴人親厚媾xiè媾màn，皆不應作。

“當自端心正念求度，不得苞藏瑕xiá疵cī、顯xiǎn異惑眾。於四供養知量知足，趣得供事不應穢xù積jī。此則略說持戒之相。戒是正順解脫之本，故名波羅提木叉。依因此戒，得生諸禪定及滅苦智慧。是故比丘，當持淨戒勿令毀犯。若人能持淨戒，是則能有善法；若無淨戒，諸善功德皆不得生。是以當知，戒為第一安隱功德之所住處。

“汝等比丘，已能住戒當制五根，勿令放逸入於五欲，譬如牧牛之人執杖視之，不令縱zòng逸犯人苗稼。若縱zòng五根，非唯五欲將無崖畔不可制也，亦如惡馬不以轡pèi制，將當牽人墜zhuì於坑陷。如被劫害苦止一世，五根賊禍殃及累世，為害甚重，不可不慎。是故智者制而不隨，持之如賊不令縱逸；假令縱之，皆亦不久見其磨滅。此五根者，心為其主。是故汝等當好制心，心之可畏甚於毒蛇、惡獸、怨賊，大火越逸未足

喻也。動轉輕躁，但觀於蜜不見深坑，譬如狂象無鉤、猿猴得樹，騰躍yuè跳躑zhí，難可禁制，當急挫之，無令放逸。縱zòng此心者喪人善事，制之一處，無事不辦。是故比丘，當勤精進折伏其心。

“汝等比丘，受諸飲食當如服藥，於好於惡勿生增減，趣得支身以除飢渴。如蜂採花，但取其味不損色香；比丘亦爾，受人供養取自除惱，無得多求壞huài其善心。譬如智者籌chóu量牛力所堪多少，不令過分以竭其力。

“汝等比丘，晝則勤心修習善法，無令失時，初夜後夜亦勿有廢，中夜誦經以自消息，無以睡眠因緣令一生空過無所得也。當念無常之火燒諸世間，早求自度勿睡眠也。諸煩惱賊常伺殺人，甚於怨家，安可睡眠不自驚jīng寤wù？煩惱毒蛇睡在汝心，譬如黑蜣wán在汝室睡，當以持戒之鉤gōu早摒除之。睡蛇既出乃可安眠，不出而眠是無慚人也。慚恥chǐ之服，於諸莊嚴最為第一，慚如鐵鉤，能制人非法。是故比丘常當慚恥，無得暫替；若離慚恥則失諸功德。有愧之人則有善法；若無愧者，與諸禽獸無相異yì也。

“汝等比丘，若有人來節節支解，當自攝心無令瞋恨，亦當護口勿出惡言；若縱zòng恚心，則自妨道、失功德利。忍之為德，持戒苦行所不能及。能行忍者，乃可名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歡喜忍受惡罵mà之毒如飲甘露者，不名入道智慧人也。所以者何？瞋恚之害能破諸善法、壞好名聞，今世後世人不憚xǐ見。當知瞋心甚於猛火，常當防護無令得入，劫功德賊無過瞋恚。白衣受欲非行道入，無法自制，瞋猶可恕；出家行道無欲之人，而懷huái瞋恚，甚不可也。譬如清冷雲中霹靂lì起火，非所應也。

“汝等比丘，當自摩頭，已捨飾好著壞色衣，執持應器以乞自活，自見如是，若起憍慢當疾滅miè之。謂長憍慢尚非世俗白衣所宜，何況出家入道之人為解脫故，自降其心而行乞耶？

“汝等比丘，諂曲之心與道相違wéi，是故宜應質zhì直其心。當知諂曲但為欺誑，入道之人則無是處。是故汝等，宜應端心，以質直為本。

“汝等比丘，當知多欲之人多求利故，苦惱亦多；少欲之人無求無欲，則無此患。直爾少欲尚應修習，何況少欲能生諸善功德？少欲之人則無諂曲以求人意，亦復不為諸根所牽。行少欲者，心則坦然無所憂yōu畏，觸事有餘常無不足，有少欲者則有涅槃。是名少欲。

“汝等比丘，若欲脫諸苦惱，當觀知足，知足之法即是富樂安隱之處。知足之人，雖臥地上猶為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亦不稱意。不知足者雖富而貧，知足之人雖貧而富。不知足者常為五欲所牽，為知足者之所憐愍。是名知足。

“汝等比丘，若求寂靜無為安樂，當離憤kuì鬧、獨處閑居，靜處之人帝釋諸天所共敬重。是故當捨己眾他眾，空閑獨處思滅苦本。若樂眾者則受眾惱，譬如大樹眾鳥集之，則有枯折之患。世間縛著沒mò於眾苦，譬如老象溺泥不能自出。是名遠離。

“汝等比丘，若勤精進則事無難者，是故汝等當勤精進，譬如小水常流則能穿石。若行者之心數shuò數懈廢，譬如鑽zuān火未熱而息，雖欲得火，火難可得。是名精進。

“汝等比丘，求善知識、求善護助而不忘念；若不忘念者，

諸煩惱賊則不能入。是故汝等常當攝念在心，若失念者則失諸功德。若念力堅強，雖入五欲賊中不為所害，譬如著鎧kǎi入陣則無所畏。是名不忘念。

“汝等比丘，若攝心者，心則在定，心在定故，能知世間生滅miè法相。是故汝等常當精勤修集諸定，若得定者心則不亂luàn，譬如惜水之家善治堤塘；行者亦爾，為智慧水故，善修禪定令不漏失。是名為定。

“汝等比丘，若有智慧則無貪著，常自省察不令有失，是則於我法中能得解脫；若不爾者，既非道人又非白衣，無所名也。實智慧者，則是度老病死海堅牢船也，亦是無明黑闇大明燈也，一切病苦之良藥也，伐煩惱樹者之利斧也。是故汝等當以聞、思、修慧而自增益；若人有智慧之照，雖無天眼而是明見人也。是為智慧。

“汝等比丘，若種種戲論其心則亂luàn，雖復出家猶未得脫。是故比丘當急捨離亂心戲論；若汝欲得寂滅樂者，唯當善滅戲論之患。是名不戲論。

“汝等比丘於諸功德常當一心，捨諸放逸如離怨賊。大悲世尊所欲利益皆以究竟，汝等但當勤而行之。若在山間、若空澤中、若在樹下、閑處靜室，念所受法勿令忘失，常當自勉精進修之，無為空死後致憂悔。我如良醫，知病說藥，服與不服，非醫咎jiù也。又如善導，導人善道，聞之不行，非導過也。汝等若於苦等四諦有所疑者，可疾問之，無得懷疑不求決也。”

爾時世尊如是三唱，人無問者。所以者何？眾無疑故。

爾時，阿菟nóu樓駄觀察眾心而白佛言：“世尊！月可令

熱，日可令冷，佛說四諦不可令異。佛說苦諦真實是苦，不可令樂；集真是因，更無異因；苦若滅者即是因滅，因滅故果滅。滅苦之道實是真道，更無餘道。世尊！是諸比丘於四諦中決定無疑。於此眾中所作未辦者，見佛滅度當有悲感。若有初入法者，聞佛所說即皆得度，譬如夜見電光即得見道；若所作已辦、已度苦海者，但作是念：‘世尊滅度，一何疾哉！’”阿菟nóu樓駄雖說是語，眾中皆悉了達四聖諦義。

世尊欲令此諸大眾皆得堅固，以大悲心復為眾說：

“汝等比丘，勿懷憂惱。若我住世一劫會亦當滅，會而不離終不可得。自利利人法皆具足，若我久住更無所益。應可度者，若天上人間皆悉已度，其未度者，皆亦已作得度因緣。自今已後，我諸弟子展轉行之，則是如來法身常在而不滅也。是故當知，世皆無常，會必有離，勿懷憂yōu也。世相如是，當勤精進早求解脫，以智慧明滅諸癡闇àn。世實危脆無牢強者，我今得滅如除惡病。此是應捨罪惡之物，假名為身，沒mò在生老病死大海，何有智者得除滅之，如殺怨賊而不歡喜？

“汝等比丘，常當一心勤求出道，一切世間動不動法，皆是敗壞不安之相。汝等且止，勿得復語，時將欲過，我欲滅度，是我最後之所教誨。”

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

佛說略教誡經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與無量苾芻眾俱。

爾時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於我法中，有少欲知足活命之事，謂我弟子，剃髮染衣，持鉢巡家，乞食自濟jì；世間愚人之所輕慢。若有淨信善男子，離lí俗出家，修行此事，不為王難所逼迫故，不為賊怖、負債、驚jīng恐、不存活故，但為發心，於生老病死、憂yōu悲苦惱生厭yàn離故，欲斷苦蘊、煩惱纏縛fù，盡jìn其邊際，求解脫故。汝等豈qǐ非為此事故而求出家？”

時諸苾芻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為解脫故而求出家。”

“汝等苾芻！如有一類lèi罪惡苾芻，雖復出家，性多貪染，於五欲境，深生戀liàn著，或起瞋恚huì，生惡尋思，心恒放逸，不勤策勵lì，常多妄念，不習定門，攀緣諸境，樂下劣事，不希勝shèng行，終無所獲huò。此之惡人猶如何等？汝諸苾芻聽說譬喻。如野田中，焚死屍shī木，兩頭俱燒，中間穢污，此木不堪聚落中人及野田人之所受用。我今以此喻彼一類出家懈怠愚癡之人，棄qì捨俗間諸快樂事，沙門義利復不修習，恒生三種不善思惟，所謂思惟五欲、思惟瞋害、思惟欺誑。此之三種不善思惟因何而起？當知皆以無明為因而得生起，身壞命終，墮三惡趣。

“是故汝等，應勤修習，除斷無明。我是大師，汝是弟子，於我教中要略之事，今為汝說。由大悲故、由哀愍故、為利益故、為勝樂故，如我所說，汝等應修。若在山林蘭若樹下、或

露地，汝可善思，不應放逸，勿於後時心生悔恨！如說修行，當得解脫。”

爾時世尊說是語已，諸苾芻眾歡喜奉行。

佛說略教誡經

佛說法受塵 chén 經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佛告：“諸比丘！”

比丘：“受教。”從佛而聽。

佛言：“比丘！凡人為一法，受塵chén自污，迷惑憂yōu愁，沒mò無端際，吾見其不得無上吉祥之道。如丈夫欲見女子色，是以好色之士為染、為醉、為貪、為污、為惑、為著zhuó、為住、為受。

“從婬女言故，長久趨qū走往來，為受懃qín苦。耳常欲聞婬女之聲，鼻欲聞其香，舌欲得其味，身欲更其細滑，是以長久趨走，往來受苦。是故，不當為女色、聲、香、味、細滑所染惑也，當覺知是。

“又復，諸比丘！凡人為法，受塵chén自污，迷惑憂yōu愁，沒mò而無際，吾見其不得無上吉祥之道。如婬女欲見男子色，是以好色之女為染、為醉、為貪、為污、為惑、為著zhuó、為住、為受。

“為士色故，長久趨qū走，往來受苦。耳常欲聞男子之聲，鼻欲聞其香，舌欲得其味，身欲更其細滑，是以長久趨走，往來受苦。是故，不當為士色、聲、香、味、細滑所染惑也，當覺知是。”

佛說是已，皆歡喜受行。

佛說法受塵經

佛說九橫經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佛便告比丘：“有九輩、九因緣，命未盡jìn便橫死：一者、為不應飯為飯，二者、為不量飯，三者、為不習xí飯飯，四者、為不出生，五者、為止熟，六者、為不持戒，七者、為近惡知識，八者、為入里不時不如法行，九者、為可避不避。如是為九因緣，人命為橫盡jìn。

“一、不應飯者，名為不可意飯，亦為以飽，腹不停調。

“二、不量飯者，名為不知節jié度，多飯過足。

“三、不習飯者，名為不知時冬夏，為至他國郡，不知俗宜，不能消飯，食未習故。

“四、不出生者，名為飯物未消，復上飯，不服藥yào吐下，不時消。

“五、為止熟者，名為大便、小便來時，不即時行，噫ài、吐、噎tì、下風來時制。

“六、不持戒者，名為犯五戒——殺、盜、犯他人婦、兩舌、飲酒——亦有餘戒，以犯便入縣官，或絃xián死，或捶杖、利刃所斫zhuó刺，或辜gū飢渴而終；或以得脫，從怨家得手死，或驚怖念罪憂yōu死。

“七、為近惡知識shí者，名為惡知識已作惡，便反坐。何以故坐？不離惡知識故，不覺善惡，不計惡知識惡態tài，不思惡知識惡。

“八、為入里不時者，名為冥行，亦里有諍時行，亦里有縣xiàn官長吏追捕不避，不如法行者，入里妄入他家舍中，妄見不可見，妄聽tīng不可聽，妄犯不可犯，妄說不可說，妄憂

不可憂，妄索不可索。

“九、為可避不避者，名為當避弊bì象、弊馬、牛犇bēn、車、蛇虺huǐ、坑井、水火、拔刀、醉人、惡人，亦餘若干惡。

“如是為九因緣輩，人命未盡jìn當坐是盡，慧人當識shí當避是因緣，以避乃得兩福：一者、得長壽，二、以長壽乃得聞道，好語言亦能行。”

諸比丘歡喜受行。

佛說九橫經

佛說五恐怖世經

宋居士沮渠京聲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佛告諸比丘：“有五當來恐怖，未到未成，且來不久，可畏。當善思惟，以方便遠離之。何謂五？

“一者、謂後當來比丘身無行無戒、意不拘、無慧從身。自無行無戒、意不拘至無慧內。彼人為學至與大戒，從其學以師之，自可戒、自從意、自明慧。本從上學類，至後學者，法先頭學如上，從後毀律，言謗法經，真慧所遠。比丘！是為**第一未來恐怖可畏**，且來不久。當善思惟，方便避之。

“二者、謂後當來比丘，身無行無戒、意不拘、無慧，為彼稱說有藏寶，以非次、內無戒、違尊令彼學，謂從是可到岸，為以遠流。是為**第二未來可畏**，且來不久。當善思惟，方便避之。

“三者、謂後當來比丘，身無行無戒、意不拘、無慧，本無明師，受不正法，比丘從受法，失法律義。是為**第三未來可畏**，且來不久。當善思惟，方便避之。

“四者、後當來比丘，身無行無戒、意不拘、無慧，從身無行無戒、意不拘、無慧，比丘聚會講律說義，後語現之在中，中語現之在後，從是失明就冥，不能自覺，遠離正法。是為**第四未來可畏**，且來不久。當善思惟，方便避之。

“五者、後當來比丘，身無行無戒、意不拘、無慧，從身無行無戒、意不拘、無慧，世之所造巧言放語悉受意善，見彼誦之意為悅樂；尊所說合十二因緣、苦、空、非常，意態tài不樂，悉捨不受，聞彼之說意疑不然，亦不悅喜。是為**第五未來可畏**，且來不久。當善思惟，方便避之。”佛說如是。

佛說五恐怖世經

佛說獬狗經

吳月支國居士支謙譯

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月十五日說戒。時阿難長跪白佛言：“今佛為一切救，開化五道，童蒙méng盲冥míng者，使脫惡道。佛般泥洹後，留舍利、十二部經於世間，當令諸弟子持佛威神，傳佛經戒，開度人民，授其戒法，使人供養，是為如佛無異。”

佛言：“若有人從我弟子受戒，而有還嫉妬dù其師者，是人當從惡道中來。”

阿難問佛：“何謂惡道？”

佛語阿難：“過去佛時，有獬zhì狗還嚙niè其主；前佛慈哀，呪願獬zhì狗，獬狗見佛威神即歡喜，是狗今在泥犁中罪未畢bì。佛般泥洹後罪畢，用前歡喜故，更生入人道中，從我弟子受戒，正當從作獬狗時主受戒，狗有宿識故，還嚙niè大家。”

佛言：“若有人從師受戒，還誹謗說師惡者，言非我行著，如是為如獠狗還嚙其主；誹謗道師惡者，宿命本是狗也。”

阿難問佛：“狗罪畢，入人道，何以故復還嚙故大家耶？”

佛語阿難：“是狗得入人道，持佛戒法，有所教授，貪利供養，愚癡不解，便行謗說師，故墮五逆惡處。”

佛語阿難：“諦聽！佛當具為汝說之。”

阿難言：“諾！受教。”

佛言：“有人持佛法戒行，教人事佛，令入泥犁中者。”

阿難驚jīng起，長跪問佛：“云何教人當令得佛道，何故更入泥犁中？”

佛語阿難：“汝信佛語不？”

阿難言：“信佛語。”

佛言：“汝信佛語，何故聞人受戒當入泥犁中驚jīng為？若人不入泥犁，佛語為妄？”

阿難更起作禮，頭面著地，繞佛三匝，還接佛足，長跪問佛：“阿難不解，未知人根。願佛解之，教人入泥犁意。”

佛語阿難：“後末世時，有弟子作師，惰懶不能勤學，無有智慧；貪穢huì，欲得人供養錢財、穀gǔ帛bó，持用自活；不精佛法，阿諛yú隨人，見人貪殺，不與殺戒；見人嗜shì酒，不斷酒，多少可飲；人行授人戒法，言多少當得錢物作福，但欲得人物，是為賣mài戒令人；方更有慢不精戒者，便犯眾zhòng麤cū殺生。如是教者，持人著泥犁中。用負佛明教故，令護佛道神得其短，便為惡鬼所病，罪重或能至死，償罪即入泥犁中。”

阿難問佛：“新發意者，偶值惡師，不曉xiǎo了，謂法當爾；至使信受其言，愚癡不解故。”

阿難問佛：“更見明師，為可復重受戒不？”

佛語阿難：“於我法中曠kuàng大，極可得悔更自湔jiān洗。初發意時，心常矇冥，為惡師所誤，實自不知；更行受戒，始為入法。不知不曉時，非佛弟子，是為世間小善人耳，無大功德。”

阿難聞佛所說，歡喜作禮。

佛說獬狗經

佛說群牛譬經

西晉沙門法炬譯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pì}如群牛，志性調良，所至到處，擇^{zé}軟草食、飲清涼水。時有一驢^{lú}，便作是念：‘此諸群牛，志性調良，所至到處，擇軟草食、飲清涼水。我今亦可効^{xiào}彼，擇軟草食、飲清涼水。’時彼驢入群牛中，前脚跑^{páo}土，觸^{rǎo}群牛，亦効^{xiào}群牛鳴吼，然不能改其聲：‘我亦是牛，我亦是牛。’然彼群牛以角^{dī}殺，而捨之去。

“此亦如是。若有一比丘不精進、修惡法；非沙門，言是沙門；不修梵行，言修梵行；亦不多聞；邪見；威儀不具足——行步來往、屈申俯仰——不解著衣持鉢；不能延得衣被、食飲、床臥具、病瘦醫藥。彼若見比丘精進、修善法，於沙門中成沙門行；修梵行；多聞博學，而修善法；威儀悉善，行步來往、屈申俯仰、著衣持鉢，不失禮節；得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

“時惡行比丘便作是念：‘此眾多比丘精進、修善法，於沙門成沙門行、於梵行成梵行，威儀具足，行步來往、屈申俯仰、著衣持鉢，皆悉備^{bèi}具；是得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皆已備^{bèi}具。我今可入彼眾中，我亦當得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

“時惡比丘——修惡法；無沙門行，言是沙門；無梵行，言修梵行；少聞；有諸惡見——便入彼眾多精進比丘所，欲効^{xiào}彼威儀禮節——行步來往、屈申俯仰、著衣持鉢——如彼微妙比丘精進、修善法、行步來往、屈申俯仰、著衣持鉢，便作是言：‘我是沙門、我是沙門。’時微妙比丘皆悉證知，此

比丘不精進，言精進；非沙門，言是沙門；不修梵行，言修梵行；不多聞；有諸邪見。時諸微妙比丘便擯bìn出界外：‘汝速出去，莫住我眾。’譬如彼群牛，志性調良，驅出彼驢。

“是故，諸比丘！非沙門行、非婆羅門行，當捨離之；諸沙門善行、及婆羅門善行，當善諷誦、持。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群牛譬經

佛說大魚事經

東晉天竺三藏竺曇無蘭譯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往昔時，有一水饒ráo諸大魚。

“爾時，大魚勅chì小魚曰：‘汝等莫離lí此間往他處所，備bèi為惡人所得。’

“爾時小魚，不從大魚教，便往至他處所。

“爾時魚師，以飯網羅luó線xiàn捕諸魚，諸小魚見，便趣大魚處所。

“爾時大魚見小魚來，便問小魚曰：‘汝等莫離此間往至他所。’

“爾時小魚便答大魚曰：‘我等向者以至他所來。’

“大魚便勅小魚曰：‘汝等至他所，不為羅網取捕耶？’

“小魚答大魚曰：‘我等至彼，不為人所捕，然遙見長線尋我後。’

“大魚便語小魚曰：‘汝等以為所害，所以然者，汝所遙見線xiàn尋後來者，昔先祖父母，盡jìn為此線所害。汝今必為所害，汝非我兒。’

“爾時小魚盡jìn為魚師所捕，舉著岸上，如是小魚、大魚有死者。

“此亦如是。或有一比丘，在他聚落遊行，著衣持鉢，周行乞食，福度眾生；不守護身，不守護口、意，不具足諸根，意不專zhuān一，即於彼村落乞食。

“時見諸女人端正無雙shuāng，色猶桃華，見已便起婬心，以此婬心，身、口、意熾chì然。

“彼以身、口、意熾然，即於村落乞食，還所止處，故發

欲想。

“便往尊比丘所，以此因緣，具向諸比丘說。

“諸尊大比丘告此比丘言：‘汝起姪想，此不為淨。汝比丘！當惡露觀。’尊大比丘語復至再三。

“爾時彼比丘，身、口、意熾chì盛，復至彼村落乞食，遙見女人端正無比，色猶桃華，見已便起姪心。以此姪心，身、口、意熾然，彼以身、口、意熾然故，即於彼村落乞食已，還所止處，往尊大比丘所，以此因緣，具向諸比丘說。

“彼尊比丘告此比丘言：‘汝往，非我眾中比丘。’

“爾時，此比丘不捨禁戒，便著俗服，樂愛欲中，是謂比丘魔得其便，隨波旬所欲，亦不脫生老病死、愁憂苦惱。如是，諸比丘！利養具，甚為難，甚為苦，甚為恐懼，墮入惡趣，不生無上處。”

“是故，諸比丘！當作是學：已得利養當捨離之，未得利養不起貪意。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魚事經

大寶積經寶梁聚會

北梁沙門釋道龔譯

沙門品第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八千人俱。菩薩摩訶薩萬六千人，皆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盡是一生補處，悉從十方諸佛世界而來集會。

爾時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所言沙門，云何為沙門？」

佛告迦葉：「所謂沙門者，寂滅故，調伏故，受教故，戒身淨故，入禪定故，得智慧故，解如實義得解脫故，於三脫門無所疑故，安住聖人所行法故，善修四念處故，離一切不善法故，安住四正勤故，善修四如意足故，成就信根故，信佛法僧故，成就堅信於佛法僧故，不信餘道法故，勤行離一切煩惱故，善修七菩提分離一切不善，如實修一切善法故，善知正念正智方便故，專念一切諸善法故，善知定慧方便故，成就五力故，不為一切煩惱之所亂故，善修七菩提分故，善知一切法中因緣方便故，善知聖道方便故，善知正見正定方便故，得四辯力不信外道故，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法不依人故，離四魔故，善知五陰故，斷一切煩惱故，得最後身故，離生死道故，離一切愛故，勤行知苦斷集證滅修道故，善見四聖諦故，於佛法中不信餘道故，所作已辦故，斷一切漏故，修八背捨故，釋梵天王之所讚故，從本已來專心行道故，樂阿蘭若處故，安住聖法中故，樂佛法儀式故，心不傾動故，不親近出家在家眾故，心樂獨行如犀角故，畏於人眾多惱亂故，樂住獨處故，常怖畏三界故，得實沙門果故，離一切惴望故，離世八法故所謂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堅心不動如地故，護彼我意無所犯故，不濁故，正行故，心行成就如虛空故，於諸形相心無染著如虛空中動手無所礙故。迦葉！若能成就如是行法，是名沙門。」

爾時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如來善說沙門德行。世尊！若未來世有諸沙門，非實沙門自言我是沙門、非梵行人自言我有梵行。如是之人，即已侵損如來無量阿僧祇劫所修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告迦葉：「如是侵損如來菩提之罪，說不可盡。迦葉！

我滅度後，汝及餘大弟子等亦皆滅度，又此世界諸大菩薩皆至他方諸佛世界。爾時於我法中，當有比丘於諸所行心多諂曲。迦葉！我今當說沙門之垢、沙門過罪。迦葉！後末法中當有比丘，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癡如小兒，向於闇冥而無所知，心不調伏成沙門垢。

「迦葉！云何沙門垢？迦葉！沙門垢有三十二，出家之人所應遠離。何等三十二？欲覺是沙門垢，瞋覺是沙門垢，惱覺是沙門垢，自讚是沙門垢，毀他是沙門垢，邪求利養是沙門垢，因利求利是沙門垢，損他施福是沙門垢，覆藏罪過是沙門垢，親近在家人是沙門垢，親近出家人是沙門垢，樂於眾鬧是沙門垢，未得利養作方便求是沙門垢，於他利養心生惓望是沙門垢，自於利養心不知足是沙門垢，於他利養中心生嫉妬 dù 是沙門垢，常求他過是沙門垢，不見己過是沙門垢，於解脫戒而不堅持是沙門垢，不知慚愧是沙門垢，無恭恪 kè 意心慢掉動無有羞恥是沙門垢，起諸結使是沙門垢，逆十二因緣是沙門垢，攝取邊見是沙門垢，不寂滅不離欲是沙門垢，樂於生死不樂涅槃是沙門垢，好樂外典是沙門垢，五蓋覆心起諸煩惱是沙門垢，不信業報是沙門垢，畏三脫門是沙門垢，謗深妙法不寂滅行是沙門垢，於三寶中心不尊敬是沙門垢。迦葉！是名沙門三十二垢。若能離此諸垢，是名沙門。

「迦葉！又有八法覆沙門行。何等八？一者不敬順師長；二不尊敬法；三不善思惟；四所未聞法聞已誹謗；五聞無眾生無我無命無人法已心生驚畏；六聞一切行本來無生已，而解有為法不解無為法；七聞說次第法已墮大深處；八聞一切法無生無性無出已而心迷沒。迦葉！是名八法覆於沙門行。如是八法，出家沙門應當遠離。迦葉！我不說剃頭法服名為沙門，所謂有功德儀式具足者乃名為沙門。

「迦葉！沙門身服袈裟，心應遠離貪恚癡行。何以故？心無貪恚癡行，我乃聽著袈裟。迦葉！若心有貪恚癡法而身著袈裟，除專心持戒，餘不持戒人則為燒滅袈裟。何以故？聖人表式，隨順寂滅行慈悲心離欲滅者之所應服。迦葉！汝今聽我說，聖人表式有十二事。何等十二？迦葉！持戒是聖人表式，禪定是聖人表式，智慧是聖人表式，解脫是聖人表式，解脫知見是聖人表式，入四聖諦是聖人表式，能解十二因緣是聖人表式，行四無量心是聖人表式，行於四禪是聖人表式，行四無色定是聖人表式，入四向正定是聖人表式，斷一切漏是聖人表式。迦葉！是名聖人十二表式迦葉。若有比丘不具足聖人十二表式身服袈裟者，我說此比丘是邪法行、非寂滅行、離佛法行，不近涅槃順生死行，為魔所鈎不度生死，於正法退而行邪法。」

「迦葉！是故出家比丘身服袈裟時，若未得沙門果者，應以八法敬重袈裟。何等八？於身袈裟，應起塔想、世尊想、寂滅想、慈想、敬如佛想、慚想、愧想、令我來世離貪恚癡具沙門法想。迦葉！是名八法敬重袈裟。迦葉！若有於四聖種不行知足離沙門法，亦不以此八法敬重袈裟者，而彼別有似沙門數墮小地獄。迦葉！彼地獄中似沙門者於中受罪，衣鉢支體皆悉熾然。坐臥之處凡有所用物，亦皆熾然如火聚。似沙門者受如是罪。何以故？成就不淨身口意業故墮是罪處。」

「迦葉！若非沙門自言我是沙門非梵行者、自言我有梵行，若有持戒功德具足人所右邊恭敬尊重者，若破戒比丘受其禮敬供養而不自知惡，彼惡比丘以是不善根故得八輕法。何等八？一作愚癡，二口瘡瘻，三受身矬 cuó 陋，四顏貌醜 chǒu 惡，其面側戾 lì 見者蚩 chī 笑，五轉受女人身作貧窮婢使，六其形羸瘦夭損壽命，七人所不敬常有惡名，八不值佛世。迦葉！是破戒比丘受持戒者禮敬供養，得如是八種法。迦葉！破戒比丘聞

如是法已，應當不受持戒比丘禮敬供養。迦葉！若有非沙門自言我是沙門、非梵行自言我有梵行，於此大地乃至無有涕唾分處，況舉足下足去來屈伸。何以故？過去大王持此大地施與持戒有行德者，令於中行道。迦葉！是破戒比丘舉足下足處，一切信施不及此人，況僧坊及招提僧舍經行之處。若有房舍床敷園林，所有衣鉢臥具醫藥一切信施，所不應受。迦葉！我今當說。若有非沙門自言我是沙門、非梵行自言我有梵行，不能必報信施如一毛端。何以故？聖眾福田猶如大海最妙最勝，於中若有施主淨心信故，以施種子種福田中，如此施主起無量施想。迦葉！若有破戒比丘，如分一毛以為百分，若惡比丘受信施如一毛分，隨所受毛分即損失施主爾所大海福報之分，不能畢報。迦葉！是故應淨其心受他信施。迦葉！應如是學。」

爾時眾中有淨行少欲離垢比丘二百人，聞說是已捫淚而白世尊：「我今當死，不欲以不得沙門果受他信施乃至一食。」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如是慚愧畏於後世，喻如金剛，即是現世瓔珞。善男子！我今當說。世有二人應受信施。何等二？一者勤行精進，二者得解脫者。」

佛告比丘：「若有比丘得解脫者、行善法者，如我所說堅持戒者，觀一切行無常苦一切法無我者，觀涅槃寂滅願求欲得，如是比丘受他信施搏如須彌，必能報是信施之福。若有比丘受信施主施，令此施主得大利益得大果報。何以故？常生福德。有三種福：一常施食，二僧坊舍，三行慈心。此三福中慈心最勝。」

佛告比丘：「若有比丘從施主受施，若衣鉢臥具飲食湯藥受已，若入無量定，令彼施主得無量福得無量報。迦葉！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大海尚可竭盡，而此施主所得福報不可得盡。迦葉當知，破戒比丘損於施主爾所福德。若受施主施已，行於

惡法損他信施。迦葉！如是說沙門垢、沙門過罪、沙門諂曲、沙門中賊。迦葉！持戒比丘應當專念，遠離如是一切惡法。

「迦葉！所謂沙門者，眼不流色中，耳鼻舌身意不流法中，是故謂之沙門。選擇六入、了達六通、專念六念、安住六敬法、行六重法，是謂沙門。」

比丘品第二

爾時佛告迦葉：「所言比丘，比丘者能破煩惱，故名比丘。破我想、眾生想、人想、男想、女想，是謂比丘。復次迦葉！有修戒修慧，是名比丘。復次迦葉！離恐懼故、度三有四流故、見有及流諸過患故、離一切有及流故、安處無畏道故，是名比丘。迦葉！若有比丘自知不成就如是之法及餘善法，又離是法行於餘道，迦葉！彼比丘非我弟子、我非彼師。迦葉！多有惡比丘壞我佛法。迦葉！非九十五種外道能壞我法，亦非諸餘外道能壞我法，除我法中所有癡人。此癡人輩能壞我法。迦葉！譬如師子獸中之王，若其死已，虎狼鳥獸無有能得食其肉者。迦葉！師子身中自生諸蟲，還食其肉。迦葉！於我法中出如是等諸惡比丘，貪惜利養為貪利所覆，不滅惡法、不修善法、不離妄語。迦葉！如是比丘能壞我法。」

「迦葉！有四法成就，當知是惡比丘。何等四？貪恚癡及我慢者，是名惡比丘。」

「復有四法成就，當知是惡比丘。何等四？傲慢自大、無慚、無愧、不慎口過，是名惡比丘。」

「復有四法成就，當知是惡比丘。何等四？掉動、輕他、貪求利養、多行非法，是名惡比丘。」

「復有四法成就，當知是惡比丘。何等四？多有姦 jiān 偽、

幻惑於人、多行邪命、多說惡言，是名惡比丘。

「復有四法成就，當知是惡比丘。何等四？現受他恩不知報之、小恩於他責望大報、先受他恩而不憶念、侵損親友，是名惡比丘。

「復有四法成就，當知是惡比丘。何等四？受人信施失他福報、不善護戒、輕所受戒、不堅持律，是名惡比丘。

「復有四法成就，當知是惡比丘。何等四？有我論、有眾生論、有命論、有人論，是名惡比丘。

「復有四法成就，當知是惡比丘。何等四，不敬佛、不敬法、不敬僧、不敬戒，是名惡比丘。

「復有四法成就，當知是惡比丘。何等四？若僧和合而心不悅、不樂獨處、樂於眾中、常論世俗所有言說，是名惡比丘。

「復有四法成就，當知是惡比丘。何等四？求於利養、求大名稱、求多知識、不住聖種，是名惡比丘。

「復有四法成就，當知是惡比丘。何等四？繫屬於魔、為魔所害、多於睡眠、作善不喜，是名惡比丘。

「復有四法成就，當知是惡比丘。何等四？於佛法中朽敗、心懷諛諂、為煩惱所害、離沙門果，是名惡比丘。

「復有四法成就，當知是惡比丘。何等四？為婬欲所燒、瞋恚所燒、愚癡所燒、亦為一切煩惱所燒，是名惡比丘。

「復有四法成就，當知是惡比丘。何等四？多遊婬里不知過惡、不知知足、雖多學問不知知足、於所須物常懷嫉心不能施他，是名惡比丘。

「復有四法成就，當知是惡比丘。何等四？從闇入闇從癡入癡、不見聖諦多生疑惑、常為生死之所繫縛、閉涅槃門，是名惡比丘。

「復有四法成就，當知是惡比丘。何等四？身多姦 jiān 行、

口多姦行、意多姦行、儀式多姦行。云何身多姦行？安詳而行是身姦行，不左右視是身姦行，若左右視不過一尋是身姦行，邪命著衣是身姦行。諛諂行於空閑之處，不求空閑所行之法；諛諂乞食不觀乞食相；諛諂著糞掃衣，不知為慚愧故；諛諂行於山窟樹下，不知分別十二緣行；諛諂服於陳故棄藥，不求甘露法藥。迦葉！是名身多姦行。迦葉！云何口多姦行？他識我他請我，如所求我已得，我不求利養而他送與我，細妙供養我皆得，多利養我亦得，我常行善法應受供養，我善問答，我能順法相，我能逆法相，我於一切法解義非義；他若如是問我，我能如是答，答已伏彼令其默然；我說是已能令大眾一切喜悅，亦令一切歎言善哉。令彼眾人請我供養，得供養已復令施主請言數來。迦葉！若有不調伏口而有所說，一切所言皆非正言，是口多姦行。迦葉！是名口多姦行。迦葉！云何意多姦行！心所牽連貪求利養、衣鉢臥具飲食醫藥，而口說言一切利養我所不須，心實多求而詐言知足，是名意多姦行。」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心求利養， 口言知足， 邪命求利， 常無快樂。

其心多姦， 欺誑一切， 如此之心， 都不清淨。

諸天龍神， 有天眼者， 諸佛世尊， 咸共知見。

「迦葉！如是惡比丘，離善法儀式、作邪命行，墮三惡道。」

旃陀羅品第三

佛告迦葉：「云何旃陀羅沙門？迦葉！譬如旃陀羅，常於塚間行求死尸，無慈悲心視於眾生，得見死尸心大喜悅。迦葉！如是沙門，旃陀羅常無慈心，至施主家行不善心，所求得已生貴重心。從施主家受利養已，不教施主佛法毘尼，為利養故親近在家，不為法故亦無慈心常求利養。迦葉！是名沙門旃陀羅。迦葉！如旃陀羅為一切人之所捨離，所謂大臣長者及諸小王、剎利婆羅門并餘庶民，乃至下賤之所遠離，不欲共作知識。迦葉！如是沙門旃陀羅，亦為一切之所遠離。所謂持戒有德人所敬者，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鬼神及乾闥婆，知其破戒行惡法故。迦葉！是名沙門旃陀羅。迦葉！如旃陀羅，所有衣服飲食諸所用物，盡非好人之所愛樂亦不受用。迦葉！如是沙門旃陀羅，若有衣鉢所用之物，皆是破戒非法身口意業諛諂所得。持戒沙門婆羅門捨不愛樂亦不受用，於此人所生哀愍心。迦葉！是名沙門旃陀羅。迦葉！如旃陀羅，以愧恥心持所用器從他乞食。迦葉！如是沙門旃陀羅，以愧恥心入於房舍，及至他家或到眾中，亦以愧心至於佛所，亦以愧心禮如來塔，亦以愧心去來屈伸，亦以愧心行住坐臥。一切所行皆有愧心，覆藏惡法故。迦葉！我今當說，旃陀羅人所至之處不到善處。何以故？自行惡法故。迦葉！如是沙門旃陀羅所至之處亦不到善道，多作惡業無遮惡道法故。迦葉！是名沙門旃陀羅。

「迦葉！云何沙門敗壞？迦葉！譬如好酒香味具者，是酒之醞 tǐ 醐接取已盡下有糟 zāo 滓 zǐ，人所惡賤無所施用。迦葉！如是敗壞沙門，離於法味取煩惱滓，人所惡賤無所施用。離持戒香嗅諸煩惱，若有至處不能自利亦不益他。迦葉！是名敗壞

沙門。迦葉！敗壞者如有所食變為糞穢，臭惡不淨人所厭離。迦葉！如是敗壞沙門猶如糞穢，以身口意業不清淨故。迦葉！是名敗壞沙門。迦葉！譬如敗種種大地中終不生牙實。迦葉！如是敗壞沙門，雖在佛法不生善根，不得沙門果。迦葉！是名敗壞沙門。

「迦葉！云何沙門篋 qiè？迦葉！譬如畫篋巧工所成，中盛臭穢種種不淨。迦葉！如是沙門篋，外現成就似沙門行，內有種種垢穢行諸惡業。迦葉！是名沙門篋。

「迦葉！云何沙門枸欄荼？迦葉！譬如枸欄荼華色貌鮮好，其體堅韌 yìng 猶如木石，其氣臭穢猶如糞塗。有智之人若見此華，不近不觸遠避而去。愚人若見，不知過患近而嗅之。迦葉！如是沙門枸欄荼，現似沙門行而有麤 cū 獷，傲慢自高臭穢不淨，又作破戒無儀式行破於正見。迦葉！如是沙門枸欄荼，智者不親近不禮敬右邊，以惡人故而遠離之。迦葉！若有癡如小兒，彼諸癡人之所親近，禮敬右邊信受其語，如枸欄荼華為癡人所捉。迦葉！是名沙門枸欄荼。

「迦葉！云何沙門求利？迦葉！譬如諛諂之人，心常慳惜為貪所覆，若見他財物悵望欲得，畜利刀杖無慚愧心，無哀愍心常有害心。若行空澤山林聚落發如是心，於他財物希求欲得，常自藏身不令他見。迦葉！如是沙門求利，心常慳惜為貪所覆，於所得利心無知足，於他財物悵望欲得。有所至處聚落城邑，常為利養不為善法。覆藏諸惡，謂善比丘知我破戒，知己若說戒時或驅我出。於善比丘但生恐懼，心常諛諂現行儀式。一切天龍鬼神有天眼者知此比丘，來時賊來、去時賊去、行時賊行、坐時賊坐、臥時賊臥、取衣時賊取衣、著衣時賊著衣、入聚落時賊入聚落、出聚落時賊出聚落、食時賊食、飲時賊飲、剃髮時賊剃髮。迦葉！如是癡人去來儀式，皆為天龍鬼神之所知見，

見已訶罵：『如此惡人即為壞滅釋迦牟尼佛法。』作是訶責諸惡比丘。又彼諸天龍鬼神見持戒梵行沙門婆羅門，增益信心禮敬尊重，此人於佛法中應受利養者。迦葉！此沙門求利，於佛法中出家，不能生一念寂滅離欲之心，況得沙門果。若有得者，無有是處。迦葉！是名沙門求利。

「迦葉！云何稗**bài**沙門？迦葉！譬如麥**mài**田中生稗麥，其形似麥不可分別。爾時田夫作如是念，謂此稗麥盡是好麥。後見穢**suì**生爾乃知非，不得名言一切是麥。迦葉！如是稗沙門在於眾中，似是持戒有德行者，施主見時謂盡是沙門。而彼癡人實非沙門言是沙門、非梵行人自言梵行，先來敗壞離於持戒亦不入眾數，於佛法中無智慧命，當墮惡道。猶如稗麥在好麥中。爾時天龍鬼神有天眼者，見彼癡人墮於地獄，見已各相謂言：『此是癡人，先似沙門行不善法，今當墮於大地獄中，從今已後終不能得沙門德行及沙門果。猶如稗麥在好麥中。』迦葉！是名稗沙門。

「迦葉！云何逋生沙門？迦葉！譬如逋生稻苗，以不熟故名為逋生。以無實故風所吹去，無堅重力似稻非稻。迦葉！如是逋生沙門，形似沙門無人教呵，無有德力為魔風所吹，亦無血氣持戒之力，離於多聞損失定力亦遠於智，不能破壞諸煩惱賊，名如是人輕劣無力，繫屬於魔為魔所鉤**gōu**，沒在一切煩惱之中，為魔風所吹如逋生稻。迦葉！逋生之稻不中為種亦不生牙。迦葉！如是逋生沙門，於佛法中無道種子，於賢聖法中不得解脫。迦葉！逋生沙門者，所謂破戒行惡，是名逋生沙門。

「迦葉！云何似沙門？迦葉！譬如巧工以金塗銅，其色似金價不同金，若揩磨時乃知非金。迦葉！如是似沙門者好自嚴飾，常澡浴身齊整著衣，沙門儀式一切具足，去來屈伸常正儀式。而彼常為貪恚癡所害，亦為利養禮敬讚歎所害，亦為我慢

增上慢一切煩惱所害。雖為人所貴無貴重法，常勤嚴身恠望飲食，不求聖法不畏後世，現見尊重非將來尊重，但長肌肥依於利養非依於法。種種繫縛勤作家業，順在家心亦隨受，苦時受苦、樂時受樂，為愛憎所害。於沙門法無心欲行離諸儀式，必當墮於地獄、餓鬼、畜生。彼人無沙門實、無沙門稱，不與沙門等。迦葉！是名似沙門。

「迦葉！云何失沙門血氣？迦葉！譬如男子若女人，若童男若童女，非人飲其血氣，彼人羸瘦無有色力，由失血氣故。迦葉！如是之人失血氣故，諸藥呪術及諸刀杖所不能治，必至於死。迦葉！如是沙門無有持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血氣，及慈悲喜捨血氣，亦無行施調伏護身口意業血氣，亦無安住四聖種血氣，無有儀式血氣，亦無淨身口意血氣。迦葉！是名沙門失於血氣。迦葉！如失血氣沙門，雖受如來法藥不以自度。法藥者，所謂若起婬欲應觀不淨，若起瞋恚應行慈心，若起愚癡應觀十二因緣，於諸煩惱應正思惟，離於樂眾捨我所有。出家三事應當愛護。三事者，所謂持戒清淨、其心調伏、入定不亂。迦葉！如是法藥我之所說、我所聽服，雖受此藥不以自度。迦葉！又有出世法，所謂空觀無相無作觀、陰界入知、四聖諦及十二因緣。迦葉！如是法藥，彼人亦復不以自度。迦葉！如是沙門臭穢不淨，以破戒故、薄福德故。生極下處，以憍慢故。於此命終不生餘處，必當墮在大地獄中。如人失於血氣必定至死，如是沙門於此命終必墮地獄。迦葉！是名失血氣沙門。」

如是說已，五百比丘捨戒還俗。爾時有諸比丘呵彼比丘言：「若大德於佛法中退還家者，如是非善、如是非法。」

佛告諸比丘：「莫作是語。何以故？若如是者名為順法。若比丘不欲受人信施退還家者，是名順法。彼諸比丘信解心多故生悔心。」

說此語時，彼得聞已作如是念：「我等或能行不淨行受他信施，應生悔心退而還家。」

「迦葉！我今說此諸比丘等，於此命終生兜率天彌勒菩薩所。彌勒如來出於世時，彼諸比丘在初會數中。」

營事比丘品第四

爾時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云何比丘能營眾事？」

佛告迦葉：「我聽二種比丘得營眾事。何等二？一者能淨持戒，二者畏於後世喻如金剛。復有二種。何等二？一者識知業報，二者有諸慚愧及以悔心。復有二種。何等二？一者阿羅漢，二者能修八背捨者。迦葉！如是二種比丘，我聽營事自無瘡疣。何以故？迦葉！護他人意此事難故。迦葉！於佛法中種種出家、種種性、種種心、種種解脫、種種斷結，或有阿蘭若、或有乞食、或有樂住山林、或有樂近聚落清淨持戒。或有能離四扼、或有勤修多聞、或有辯說諸法、或有善持戒律、或有善持毘尼儀式、或有遊諸城邑聚落為人說法。有如是等諸比丘僧，營事比丘善取如是諸人心相。迦葉！若阿蘭若比丘樂空閑處，營事比丘一切役使不應令作。有時阿蘭若比丘在比丘僧次役使，而營事比丘應當代作。若自不作，應倩他人令代為之。不應役使阿蘭若比丘，若非行道時可少令作。迦葉！若有乞食比丘，彼營事比丘於乞食比丘應與好食。若有比丘能離四扼，營事比丘隨所須物應當供給，所謂衣服飲食臥具醫藥。若離扼比丘所住之處，營事比丘於其住處不應高聲大喚，亦不令他高聲大喚，欲防護離扼比丘故。營事比丘於離扼比丘應生尊敬如世尊想，生如是念：『如是比丘於佛法中能作法柱，當隨所須而供給之。』迦葉！若有勤修多聞比丘，營事比丘應當勸喻，作如是言：『大

德勤修多聞讀誦令利，我當為諸大德供給使令。若諸大德勤修多聞，於比丘僧中是好瓔珞，能昇高座廣說正法，亦自生智慧。』營事比丘不應非時役使，應當擁護令修多聞。迦葉！若有說法比丘，營事比丘應事事供給，應將說法比丘至城邑聚落，勸喻諸人令就聽法，說法之處亦應供給，為說法人敷好高座。若有比丘強自以力欲壞說法者，營事比丘應往和解，亦應數往說法人所稱言善哉。迦葉！若有比丘善持戒律、善持毘尼義，營事比丘應往其所數數問義：『我云何營事令不得罪，自無所損不害於他。』持毘尼義比丘應觀營事者心，隨所營事而為說法，所謂是應作、是不應作。營事比丘於持律人所，一心生信禮敬供養。若比丘僧所有分物，應當隨時供給於僧不應藏舉，隨僧所須，應當分與應與時與，不惡心與、不以非法與、非欲心與、非瞋心與、非癡心與、非畏心與，隨僧法行非隨在家行，隨僧制行非自隨制行。不於僧物生自在想，乃至小事與僧共斷非自在斷。若所用物，所謂常住僧物及與佛物、若招提僧物，彼營事比丘應當分別，常住僧物不應與招提僧，招提僧物不應與常住僧，常住僧物不應與招提僧物共雜，招提僧物不與常住僧物共雜。常住僧物、招提僧物不與佛物共雜，佛物不與常住僧物、招提僧物共雜。若常住僧物多而招提僧有所須者，營事比丘應集僧行籌索欲，若僧和合應以常住僧物分與招提僧。迦葉！若如來塔或有所須、若欲敗壞者，若常住僧物、若招提僧物多，營事比丘應集僧行籌索欲，作如是言：『是佛塔壞，今有所須。此常住僧物招提僧物多，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若僧不惜所得施物，若常住僧物、若招提僧物，我今持用修治佛塔。』若僧和合，營事比丘應以僧物修治佛塔。若僧不和合，營事比丘應餘勸化在家人輩，求索財物修治佛塔。迦葉！若佛物多者，營事比丘不得以佛物分與常住僧及招提僧。何以故？於此物中

應生世尊想。佛所有物乃至一線 xiàn，皆是施主信心施佛，是故諸天世人於此物中生佛塔想，而況寶物。若於佛塔先以衣施，此衣於佛塔中寧令風吹雨爛破盡，不應以此衣貿易寶物。何以故？如來塔物無人能與作價者，又佛無所須故。迦葉！有如是善淨營事人者，三寶之物不應令雜。又於自利養心常知足，三寶物中不生我所有想。迦葉！營事比丘若生瞋心，而於持戒大德人所右遶禮敬之者，以自在故驅令役使。是故營事比丘以瞋心緣故，墮大地獄。若得為人，作他奴僕，常為其主苦驅役使人所鞭打。

「復次迦葉！若營事比丘以自在故，更作重制，過僧常限適 zhé 罰比丘非時令作。是營事比丘以此不善根故，墮於多釘小地獄中。生此中已，以百千釘釘挖 zhā 其身，其身熾然出大火焰如大火聚。若於持戒有大德者以重事怖之，以瞋心語故，彼營事比丘生地獄中，其所得舌長五百由旬，以百千釘而釘其舌，一一釘中出大火焰。迦葉！若營事比丘數得僧物慳惜藏舉，或非時與僧、或復難與、或困苦與、或少與或不與、或有與者或不與者。營事比丘以此不善根故，墮穢惡餓鬼常食糞丸。此人命終當生是中，爾時更有餓鬼以食示之而復不與。此鬼爾時悵望欲得，諦視此食目不曾眴，受飢渴苦於百千歲中常不得食，或時得食變為糞屎、或作膿血。何以故？有持戒人人所敬禮，僧所有物以自在故而難與之。迦葉！若營事比丘以常住僧物、若招提僧物及以佛物輒自雜用，得大苦報，若受一劫若過一劫。何以故？以侵三寶物故。迦葉！若營事比丘聞如是罪、知如是罪，而故生瞋心於持戒者。我今說此，諸佛世尊所不能治。迦葉！是故營事比丘聞如是非法罪已，應當善護身口意業，自護亦護他。迦葉！營事比丘寧自噉身肉，終不雜用三寶之物作衣鉢飲食。」

爾時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如來自以慈心說如是法，為無慚愧者說無慚愧法，有慚愧者說慚愧法。」

阿蘭若比丘品第五

爾時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自言阿蘭若比丘，世尊！齊 qí 幾所名阿蘭若比丘？齊幾所名乞食比丘？齊幾所名畜糞掃衣比丘？齊幾所名樹下比丘？齊幾所名塚 zhǒng 間比丘？齊幾所名露處比丘？」

佛告迦葉：「阿蘭若比丘，必樂阿蘭若處、住阿蘭若處。迦葉！若阿蘭若處，所謂無大聲，無眾鬧聲，離麀鹿虎狼及諸飛鳥，遠諸賊盜及牧牛羊者。順沙門行處如是阿蘭若處，應於中修行。彼比丘若欲至阿蘭若處，應當思惟八法。何等八？一者我當捨身，二者應當捨命，三者當捨利養，四者離於一切所愛樂處，五者於山間死當如鹿死，六者阿蘭若處當受阿蘭若行，七者當以法自活，八者非以煩惱自活。迦葉！是名八法，阿蘭若比丘所應思惟，思惟已當至阿蘭若處。迦葉！阿蘭若比丘至阿蘭若處已，行阿蘭若法，以八行行慈，於一切眾生生慈心。何等八？一者以慈利益，二者以慈樂，三者無害慈，四者正慈，五者無異慈，六者順慈，七者觀一切法慈，八者淨如虛空慈。迦葉！以如是八行於諸眾生生慈心。迦葉！阿蘭若比丘至阿蘭若處已，應如是思惟：『我雖至遠處獨無伴侶，若我行善若行不善無人教呵。』復作是念：『此有諸天龍鬼神、諸佛世尊，知我專心，彼為我證。我今在此行阿蘭若法，我不善心不得自在。若我至此極遠之處，獨無伴侶無親近者無我所有，我今當覺欲覺患覺惱覺，餘不善法亦應當覺。我今不應不異於樂眾者，亦不應不異近聚落人，若如是不異，我即為誑諸天龍鬼神已，

諸佛見我亦不歡悅。我今若如阿蘭若法，則諸天龍鬼神不見呵責，諸佛見我即亦歡悅。』迦葉！阿蘭若比丘住阿蘭若處行阿蘭若法，一心堅持解脫禁戒、善護戒眾，淨身口意無諛諂行，淨於正命，心向諸定，如所聞法，應憶念之勤正思惟，趣向離欲寂滅涅槃。畏於生死觀五陰如怨家，觀四大如毒蛇，觀六入如空聚。善知方便，觀十二因緣離斷常見，觀無眾生無我無人無命，解法空相行於無相，漸損所作而行無作。心常驚畏於三界行，常勤修行如救頭然，常行精進終不退轉。觀身實相，應生如是心觀如是法，當知苦本、斷一切集、證於滅盡、勤修於道。行於慈心安住四念處，離不善法入善法門，安住四正勤、入四如意足、護五善根，於五力中而得自在。覺七菩提分、勤行八聖善道分，受持禪定，以慧分別諸法之相。迦葉！說如是法以嚴飾阿蘭若比丘。作是嚴飾已住於山林，初夜後夜勤修諸行不應睡眠，常念欲得出世之法。迦葉！阿蘭若比丘凡所住處常修行道，不自嚴身及諸衣服，拾乾枯草以用敷坐自用坐具，離常住僧及招提僧物。於阿蘭若處，衣服知足趣得覆身，為行聖道故。

「迦葉！阿蘭若比丘若為乞食至城邑聚落，應作是念：『我從阿蘭若處至是城邑聚落，若得食若不得心無憂喜。』若不得食者，應生喜心念宿業報，我今當勤修習福業，又念如來乞食亦不得。彼阿蘭若比丘入於城邑聚落乞食，應以法莊嚴，法莊嚴已然後乞食。云何法莊嚴？若見適意色不應染著，見不適意色亦不生瞋。若聞適意聲不適意聲、若嗅適意香不適意香、適意味不適意味、適意觸不適意觸、適意法不適意法，心無染著亦不生瞋。攝護根門諦視一尋調伏其心，本所思法不令離心，不以食污心而行乞食，應次第乞食。若得食處不應生著，不得食處不應生瞋。若至十家若過十家，不得食者不應生憂，應作

是心：『此諸長者及婆羅門，多有諸緣不與我食。又此長者諸婆羅門，乃至未曾生心念我，況與我食。』迦葉！阿蘭若比丘若能如是，於乞食中不生驚畏。迦葉！阿蘭若比丘乞食時，若見眾生若男若女若童男童女，乃至畜生，應於是中生慈悲心：『我行如是精進，作如是願。若眾生見我及與我食者皆生天上。』迦葉！阿蘭若比丘若得麤食若得細食，受是食已應觀四方，此村邑中誰貧窮者，當減此食以施與之。若見貧人所可乞食即分半與，若不見貧者應生是心：『我眼所不見眾生，我所得食於中好者願施與之。我為施主彼為受者。』

「迦葉！阿蘭若比丘乞食，得受食已，持至阿蘭若處淨洗手足，淨沙門儀式具一切淨法，如法取草已結加趺坐，坐已而食，心無愛著亦無貢高，無有瞋心無濁亂心。臨欲食時如是思惟：『今此身中有八萬戶蟲，蟲得此食皆悉安樂，我今以食攝此諸蟲。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以法攝取。』」迦葉！又時阿蘭若比丘食或不足，應作是念：『我今身輕能修忍辱，斷除諸惡少大小便，得身輕已亦得心輕，又得少睡亦不起欲想。』應作如是思惟。迦葉！阿蘭若比丘若乞食得多，應生知足想。應於食中減取一搏置淨石上，如是思惟：『有諸鳥獸能噉食者，我以施之，彼為受者。』」迦葉！阿蘭若比丘食已洗鉢漱口洗手，淨滌應器手拭令乾，舉僧伽梨依阿蘭若處行，不離本所思惟法相。迦葉！阿蘭若比丘行阿蘭若行時，若是凡夫未得沙門果，或時虎狼來至其所，若見不應生畏，作如是念：『我本來至阿蘭若處時已捨身命，我不應驚畏，應修慈心離一切惡亦離怖畏。若諸虎狼斷我命根噉我身肉，當生是念，我得大利，以不堅身當得堅身。此諸虎狼我不與食，今噉我肉已身得安樂。』」迦葉！阿蘭若比丘行阿蘭若法，應如是捨身命。

「迦葉！阿蘭若比丘行阿蘭若法，若有非人或作好色、或

作惡色來至其所，於此非人不生愛心不生瞋心。迦葉！或有曾見佛諸天來，至阿蘭若所作諸問難。問難已，阿蘭若比丘隨力所能隨所學法為諸天說。或時諸天有深問難，阿蘭若比丘若不能答，不應生於憍慢之心，應作是言：『我不多聞，汝莫輕我。我今當勤修學佛法，或時我得通佛法已，能一切答。』又應勸請諸天：『汝等今當為我說法，我當聽受。』又應如是報謝言：『願勿嫌也。』復次迦葉！阿蘭若比丘行阿蘭若法，善修阿蘭若想。猶如草木瓦石無主無我亦無所屬，此身亦爾，無我無命無人無眾生無諍訟，此法皆從緣合而生。於此法中若善思惟，我當得斷一切諸見，常應思惟空無相無作法。迦葉！阿蘭若比丘行阿蘭若法時，若草藥草及諸樹林，云何和合？云何散滅？如此外物，無主無我無有所亦無諍訟，自生自滅無生滅者。迦葉！如草木瓦石無我無主亦無所屬，此身亦爾，無我無命無人無眾生無諍訟，從眾緣生緣離則滅，此如實中無有一法若生若滅。迦葉！如是法，阿蘭若比丘至阿蘭若處所應修行。迦葉！阿蘭若比丘行如是法，若學聲聞乘疾得沙門果，若有障法現世不得沙門果者，不過見一佛二佛三佛，必定得斷一切諸漏。若學菩薩乘，現世得無生法忍得無障法，必見未來諸佛，疾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說此阿蘭若品時，有五百比丘斷一切漏心得解脫。

乞食比丘品第六

佛告迦葉：「云何比丘乞食？迦葉！若有比丘先安住本誓：『我依乞食出家。我今住先誓。』彼比丘專念無有諛諂，離一切請食、離一切僧中供養堅自莊嚴。乞食比丘於一切味中不應生好味想，又於上妙食中自勸其心生如是想：『我如旃陀羅，

應淨身心，不應淨飲食。何以故？食好食已，一切為糞。臭穢不淨故，我不應求好食。』如是調伏心已，若入城邑聚落次第乞食，不應生如是想：『男子與我食非女人、女人與我食非男子、童男與我食非童女、童女與我食非童男。應得細食非麤 cū 食、應得美食非不美食。時應故與食非不故、應易得食非不易、應速得食非不速。若入人村應得恭敬非不恭敬、應得新食非宿食、應得富家食非貧家食、男子女人眾應來迎我。』迦葉！乞食比丘如是不善法不應思惟。迦葉！乞食比丘應如是自莊嚴，此是乞食常所行法。若乞食時得與不得無有憂喜，不應生於麤 cū 細食想。何以故？多有眾生貪著美味，由著味故作諸惡業，惡業因緣故墮於地獄畜生餓鬼。若知足者不貪美味，應捨細食受取麤食，除舌著味其心知足，得極麤食亦當知足。彼若命終生於天上或生人中，生天上已食天美食。迦葉！如是乞食比丘離於味愛以調伏心，若七日噉豆亦不生憂。何以故？趣活身故，我今食已足以修道，以是故食。迦葉！乞食比丘得此食分墮鉢中者，如法所得如法利養，應與梵行比丘共食此食。迦葉！乞食比丘或時有病，無有使人不能乞食，此應如是調伏其心：『我獨無侶一身出家，法是我伴我應念法。今我病苦，如世尊說諸比丘應念於法。我所聞法應善思惟。云何善思惟？如實觀身。如實觀身已有智慧者，若獨一心能得初禪則有是處。』得初禪樂，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以禪為食其心歡悅。迦葉！乞食比丘行如是法若不得禪，應如是勤行安住善法中。有多人所知，諸天龍神送食與之，此是離扼報故。迦葉！或乞食比丘值天大雨或大風塵不能乞食，爾時以慈為食而自莊嚴，於所行法安住思惟。若二夜三夜不得食者，應生是念：『有多眾生墮餓鬼中，作惡業故苦惱所切，乃至百歲不得一唾。我今安住諸法門中，應生是念，身心羸劣今我堪忍飢渴，勤修聖道不應退轉。』迦

葉！乞食比丘不應親近在家之人，男子女人童男童女。迦葉！若乞食比丘令在家人擇去食中諸不淨物，於坐處坐，應為說法。乃至食淨還受食已，從坐起去。迦葉！乞食比丘不應自現諛諂。云何自現諛諂？若為他人說如是言：『我今乞得麤惡之食，又復不足與多眾共食。我食少，我今飢渴身力羸劣。』迦葉！是名自現諛諂。迦葉！乞食比丘如是之事應當遠離。

「迦葉！乞食比丘於一切事應生捨心。若食墮鉢中，若麤若細、若少若多、若淨若不淨，一切應受心無憂喜。常應淨心觀諸法相，趣得活身為行聖道，是故受食。迦葉！乞食比丘或時入於城邑聚落次第乞食，若不得食空鉢而出，應念如來有大威德，捨轉輪王位而行出家，斷一切惡法成一切善法，入村乞食尚空鉢出。況我薄福不種善根，不空鉢還也？是故不應生憂。何以故？不種善根能得麤食細食，無有是處。我不得食，或自有魔或魔所使，或魔覆蔽諸婆羅門居士，令我乞食不得。我當勤修離於四魔，斷一切煩惱。若我勤修如是道已，非魔波旬非魔所使能作留難。迦葉！乞食比丘應如是受持聖種。」

糞掃衣比丘品第七

佛告迦葉：「畜 xù 糞掃衣比丘，拾糞掃物作如是想：『為慚愧故，非以衣自嚴飾故，為障風吹日曝蚊虻蠶子諸惡觸故，安住佛教故，非求淨好故，於糞掃中拾取棄物。』取時應生二種想：何等二？一者知足想，二者易養想。復生二想：一者無慢想，二者持聖種想。復生二想：一者不以嚴身，二者令心淨故。迦葉！畜糞掃衣比丘於糞掃中拾取棄物時，若於是處見諸親族知識，見已即止不取，而作是念：『此諸人輩或呵責我言：「汝是不淨人。」』迦葉！我說是比丘不得淨行。何以故？畜糞掃

衣比丘心堅如石，外物不入亦不能動故。迦葉！畜糞掃衣比丘拾糞掃中物，應淨浣 huàn 濯 zhuó 令無垢膩，浣已好染，染已作僧伽梨，善合善綴善縫善受，受已應著莫令綻壞。迦葉！畜糞掃衣比丘安住不淨觀中著糞掃衣，為離欲故。慈心著糞掃衣，為離瞋恚故。觀十二因緣著糞掃衣，為離癡故。正思惟著糞掃衣，為斷一切煩惱故。攝護諸根著糞掃衣，為知六入故。不諛諂著糞掃衣，為令諸天龍神喜悅故。迦葉！何故名糞掃衣？迦葉！譬如死灰，人所不貪、不生我所心，法應除棄。迦葉！如是糞掃衣，非我非我所，是易得、非邪命、不求他、不觀他顏色。捨棄之物糞掃無異，亦無所屬，是故名糞掃衣。迦葉！糞掃衣是法幢，以大仙人故。是姓，以聖人故。是安住，以聖種故。是專念，以善法儀式故。是善護，以戒眾故。是向門，以定眾故。是安住，以慧眾故。是身，以解脫眾故。是順法，以解脫知見眾故。迦葉！如是畜 xù 糞掃衣得大福德，無所希求無所貪著，能離慢心能捨重擔。迦葉！若有比丘畜糞掃衣，以知足故，諸天龍鬼神貪樂欲見。迦葉！畜糞掃衣比丘若入禪定，釋梵四天王長跪合掌頭面作禮，況餘小天。迦葉！若有惡比丘勤求衣服以嚴飾身，外現淨行而內具足貪欲恚癡。雖作如是好嚴飾身，而諸天龍神不至其所禮敬供養。何以故？知此比丘勤求衣服以嚴飾身，不除心心數法垢。諸天知故則遠捨去。

「迦葉！汝見周那沙彌拾不淨臭穢糞掃中物，乞食已至阿耨大池欲浣 huàn 濯 zhuó 之。爾時池邊有常住諸天，皆遠奉迎頭面作禮。彼諸天等皆樂淨潔 jié，而取周那沙彌所捉不淨糞掃衣而為浣之令無垢穢，又取浣汁自以洗身。諸天知周那能持淨戒，入諸禪定有大威德，是故奉迎恭敬作禮。迦葉！汝見須跋陀梵志著淨潔衣乞食已，欲至阿耨大池時，常住諸天於池四面各五里，遙遮梵志不令近池，恐以不淨食及以殘食污此大

池。迦葉！汝今現見此事，以聖人正行威德故得是果。周那沙彌所有不淨糞掃中物，而諸天取之為浣，亦以浣汁自洗其身。須跋陀梵志去池五里不令近之。迦葉！誰聞是已，於聖法中不勤修學？彼諸聖人諸天世人，皆來頭面禮敬供養。迦葉！欲求如是聖德故，畜 xù 糞掃衣。迦葉！畜糞掃衣比丘，安住聖種不應生憂，於糞掃衣應生塔想、應生世尊想、應生出世想、應生無我無我所想，如是觀已著糞掃衣，應如是調伏其心。由心淨故得身淨，非身淨故得心淨。迦葉！是故當淨其心，莫嚴飾身。何以故？由心淨故，於佛法中得名梵行。迦葉！如是畜糞掃衣比丘能如是學，則為學我亦學於汝。迦葉！若汝能畜如是毳衣，則便知足行於聖種。迦葉！汝僧伽梨若著床上、若在坐處，著憂多羅僧經行，則有千萬諸天禮汝僧伽梨，此僧伽梨是戒定慧所薰者覆身之衣。迦葉！當知汝衣尚得如是尊重禮敬，況汝身耶。迦葉！我捨轉輪王位出家學道，先所著好上妙繒衣、頭羅衣、好細疊 dié 衣、諸上妙衣，一切著已。我今知足行於聖種，為餘人故身捨好服畜塚 zhǒng 間衣。若當來比丘聞我此法，即得學我。迦葉！汝本有金縷上衣，我從汝索，汝持與我。迦葉！我愍汝故即為汝受，非以貪故、非以嚴身故。迦葉！有惡比丘，不能學我亦不學汝，為貪所覆，多畜衣鉢積聚飲食藏舉不捨，亦畜 xù 金銀琉璃穀 gǔ 米牛羊鷄猪驢馬車乘犁具，家業所須皆求畜之。迦葉！有智之人雖在於家能增善法，非癡人出家得是善分。云何智人在家能增長善法？迦葉！若有出家以袈裟邊項，無沙門行多有緣事，種種繫縛求好衣食。著袈裟已在家人見，禮敬給施衣服飲食臥具湯藥，來去迎送。迦葉！在家之人得如是善法。彼出家人無有是事。何以故？彼出家人多求所須，不能施他故。迦葉！當來有比丘多畜衣鉢多有諸物，時彼比丘多為諸在家人所見禮敬尊重讚歎。何以故？謂是比丘多受他施或

持與我，我有所須能時時與。迦葉！或有比丘持戒見世過患，勤修善法離一切漏如救頭然，其心知足少諸緣事，勤修自利離於一切習惡緣者。而彼比丘無人往至其所無親近者，無禮敬尊重讚歎者。何以故？彼在家人輕躁淺薄，見現世利不見後世利。彼在家人生如是心：『此比丘邊不得利益，用親近為？用禮敬尊重讚歎為？』除貧窮人少善根者、宿緣應敬者，迦葉！如是人等親近禮敬尊重讚歎持戒比丘以為善知識。迦葉！如是說已稱可二種人意。何等二？一者若見四聖諦，二者若見生死過患。復有二：一者勤行欲離四扼，二者欲得沙門果。復有二：一者專念業報，二者欲知諸法相義。迦葉！我今閉塞一切懈怠者門，所謂不知業不知業報者，離善儀式者，不見後世過惡喻如金剛、見現世利不見後世利、不生一念向解脫門者。迦葉！我今說彼惡比丘不應希望，若說如是法、若遇如是法。聞如是法已自知所行，不解深法而誹謗之，謂非佛說，是論師作，或魔所說，用教餘人。彼惡比丘如是自害亦復害他，自染垢污亦垢污他。是惡比丘不能自利亦不利他。」

爾時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如諸佛大悲故，說專行比丘於諸法中得自在者，如來於此經中已廣說竟。世尊！若有眾生聞此經已，信解讀誦向如實法，當知是諸眾生已為諸佛之所攝取。」

爾時佛告阿難：「若有受持是經者，已於先佛種諸善根故，今欲得此經讀誦通利、欲得解脫，所謂善男子善女人，若出家學若在家學，此法門能斷諸漏亦得涅槃。」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欲受持此經。當何名此經？云何受持？」

佛告阿難：「此經名『選擇一切法寶』，亦名『安住聖種儀式』，亦名『攝取持戒者』，亦名『節解破戒者』，亦名『寶梁』，

亦名『寶取』，亦名『寶藏』，亦名『諸寶法門』。」

摩訶迦葉問大乘寶梁經竟，諸比丘眾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寶積經寶梁聚會